

屈原

屈原

——五幕史劇及其他



原 屈

(他其及劇史幕五)

著 若 沫 郭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月 十 年 六 四 九 一

目 錄

屈原——五幕史劇	一
第一幕	五
第二幕	二三
第三幕	四一
第四幕	六二
第五幕	八〇
屈原思想及其他	一〇一
寫完五幕劇『屈原』之後	一〇二
蒲劍、龍船、鯉幟	一一〇
關於屈原	一一三
革命詩人屈原	一一六
屈原考	一一九

屈原的藝術與思想·····	一三二
屈原思想·····	一四二
「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一六八
詩 訊·····	一七一
封面設計·····	傅 揚

屈 原

— 五幕史劇

時代：楚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年）

地點：楚國郢都

人物：屈原——三閭大夫，年三十左右。

宋玉——屈原之弟子，年十八。

嬋娟——屈原之侍女，年十六。

靳尚——上官大夫，楚懷王之佞臣，年三十以往。

子蘭——楚懷王之稚子，年十六七。

南后——鄭袖，子蘭之母，懷王之寵姬，年三十以往。

楚懷王——年五十歲。

張儀——秦之丞相，連橫家，年四十以往。

令尹子椒——昏庸老朽之佞臣，年六十左右。

招魂老人——年可六十左右。

阿汪——屈原之老闍人，年可六十左右。

阿黃——屈原之老灶下婢，年可五十餘。

釣者河伯——年可三十左右。

漁父——年可五十左右。

衛士——僕夫，年可二十以往。

鄭詹尹——太卜，鄭袖之父，年六十以往。

4
老嫗、更夫各一人。

女官、羣衆、衛士、舞樂者各若干人。

第一幕

景：清晨的橘園。暮春天氣，尚有若干殘橘，剩在枝頭。園後爲籬柵，有門在正中偏右，門開放着；園外是一片田疇。左前別有園門一道通內室。園中右側有涼亭一，離園地可高數段。亭之階段正向左，階上各陳蘭草一盆。階下置一竹筴，園中除橘樹外，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

屈原，年三十左右，尚無鬚，著白色便衣，巾績，由左門出場，左手執帛書一捲，在橘林中略作逍遙，時復攀弄金黃的橘子，聞其香韻，最後於不經意之間摘其一枚置於右手掌上把玩。徐徐步上亭階，在階之最上段坐下，一時把玩手中橘子，聞其香韻，一時復舉首四望。有間，將橘置於階上，展開帛書，乃用古體篆字所寫成之『橘頌』。字係紅色，用硃寫成。徐徐地放聲朗誦，讀時兩手須一舒一捲。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圜果搏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粉纒宜修，媵而不醜兮。」

讀至此中綴，置書卷膝上。復將橘子取置掌中把玩，閉目玩味其香韻，終復張目，若有意若無意地將橘劈爲兩半，但並無啗食之意，僅只把玩吟味而已。

此時宋玉抱一小黃犬由外園門入，年可十八九，著短衣，頭上挽兩捲髻。見屈原，即奔至其前。

宋玉（立階下）先生，你出來了。

屈原 啊，我正在尋你。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宋玉 我把園子打掃了之後，便抱着『金貌』（小犬名）到外邊去跑了一趟回來。

屈原 那很好，你們年青人有起早的習慣，更能够時時把筋骨斃勞一下，是很好的事。（徐徐將兩半橘子合而爲一，一手握橘，一手執書，起立）我爲你寫了一首詩啦，我們到亭子上去坐坐吧。（步入亭中，就左後隅倚欄而坐，隨手將橘子置於欄上。宋玉隨上，立於左側。）把金貌交給我，你可唸唸我這首新詩。（將書卷授宋玉，宋玉亦將金貌遞與其師，屈原置金貌於膝上，撫弄不置。）

宋玉（展開書卷前半，默默唸一次，舉首向屈原。）先生，你這是在詠橘子啦。

屈原 是的，前半是這樣，下半就不同了，你再讀下去吧。

宋玉（繼續展讀，發出聲來：）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讀罷有些惶恐，復十分喜悅）先生，你這真是爲我寫的嗎？

屈原 是的，是爲你寫的。

宋玉 我怎麼敢當得起呢？

屈原 我希望你敢當得起。（以右手 指園中橘樹）你看那些 橘子樹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訓呀！它們

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怯懦，一點也不懈怠，而且一點也不遷就。（稍停）是的，它們喜歡太陽，它們不怕霜雪。它們那碧綠的葉子，就給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它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也絲毫不現些兒愁容。時候到了，便開花，那花是多麼的香，多麼潔白呀。時候到了，便結實，它們的果實是多麼的圓滿，多麼的富於色彩的變換呀。由青而黃，由黃而紅，而它們的內部——你看却是這樣的有條理，又純粹而又青白呀。（隨手將劈開了的 橘子分示其內部）它

們開了花，結了實，任隨你什麼人都可以吃，香味又是怎樣的適口而甜蜜呀。有人吃，它們並不叫苦，沒有人吃，它們也不怨恨，完全是一片的大公無私。但你要說它們是萬事隨人意，絲毫也沒有骨梗之氣的嗎？那你是錯了。它們不是那樣的。你先看它們的周身，那周身不是都有刺的嗎？它們是不容許你任意侵犯的。它們生長在這南方，也就愛這南方，你要遷移它們，是不很容易的事。你不會聽見說過『橘踰淮而北，爲枳』的話嗎？橘子樹遷過了淮水以北，即使還能够活下去，也結不出什麼好的果實了。這是一種多麼獨立難犯的精神。你看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榜樣呢？

宋玉 是的，經先生這一說，使我感受了極深刻的教訓。先生的意思是說：樹木都能够這樣，難道我們人就不能够這樣嗎？人是能够這樣的。

屈原 是的，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你是一位聰明的孩子，你年紀青青就曉得好學，也還專心，不怕

就有好些糊塗的人要引誘你去跟着他們胡混，你也不大肯去，這是使我很高興的事。（稍停）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像這橘子樹一樣，獨立不倚，凜冽難犯。要虛心，不要作無益的貪求。要堅持，不要同乎流俗。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要抱着一個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心懷，那你便不會有什麼過失，而成爲頂天立地的男子了。（再停）你能够這樣，我願意永遠和你做一個忘年的朋友。你能够這樣，不，你年紀還小，你也可以做一般人的師長的。（略停）不過也不要過分的矜持了，總要正直而通情理。但，遇到大節臨頭的時候，你却要絲毫也不苟且，不可遷就，你要學那位古時候的賢人，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那樣，就是死也不要失節。我這些話你是明白的吧？

宋玉 是，我很明白。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地要學先生，先生的文章學問我要學，先生的爲人處世我也要學，不過先生的風度太高，我總是學不像呢。

屈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低，這是很要緊的。我自己其實是很平凡的一個人，不過我想任何人生來怕都是一樣的平凡吧，要想不平凡，那就要靠自己發奮。（稍停）我們最好要把自己的模範懸高一些，最好是把歷史上成功的人作爲自己的模範，盡力去追趕他，或者能够存心去超過他，那樣不斷的奮發，我想自己一定是可以有成就的。北方有一位學者孟軻，我最近聽到他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好。他說：『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這真是很好的一個教條。我們誰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但他是什麼呢？不是人嗎？我又是什麼呢？不是人嗎？他能够做到那樣了不起的地步，我難道就做不到嗎？做得到的，做得到的，凡事都在人爲。水都還可以把石頭滴穿，繩子還可以把木頭鋸斷呢。總要靠自己發奮，靠自己不斷的發奮才行。

宋玉 先生的話我要牢牢地記着的。不過我時常感覺到，要學習古人，苦於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下手。古人已經和我們隔得太遠，他的聲音笑貌已經不能够再恢復轉來，我們要學他，應該從什麼地方學起呢？我時常在先生的身邊，先生的聲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但我存心學先生，學先生，却絲毫也學不像呢。

屈原（微笑）你要學我的聲音笑貌做什麼的？專學人的聲音笑貌，豈不是個猴子？（起立在亭中徘徊）學習古人是要學習古人的精神，是要學習那種不斷奮發的精神。始終要鞭策着自己，總要存心成爲一個好人。（稍停）我們每一個人人生來都是一樣平凡的，而且在我們的身上還隨着帶來了

很多不好的東西。比如我們每一個人都愛爭強鬪狠，但是又愛貪懶好閒，在這兒便種下了墮落的種子啦。爭強鬪狠也並不就壞，認真說這倒是學好的動機。因為你要想比別人強，或者比最強的人更強，那你就應該拼命地努力。實際上做到比別人家更強的地步。要你的本領真正比人強，你才能够強得過別人，這是毫無問題的。

宋玉 是的，真是不成問題的。

屈原 但是問題却在這兒出來了。能強過別人是很高興的事，但努力却又是苦的事體，因此便想來取巧，不是自己假充一個強者，虛張聲勢；便是更進一步去陷害別人，陷害比自己更強的人。這就是虛偽，這就是罪惡，這就是墮落。（聲音一段提高之後，復放低來。）人的貪懶好閒的這種根性，便是自己隨身帶來的墮落的陷阱啦。我們先要盡量的把這種根性除掉，天天拔除它，時時拔除它，毫不容情的拔除它。能够這樣，你的學問自然會進步，你的本領自然會強起來，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會健康了。你說，你苦於無從下手，其實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稍停）不過我們也應該向別人學習，向我們身外的一切的一切學習。我們生來是一無所有，不僅身子是赤條條，便是心子也是赤條條，隨身帶來的一點好東西，就是——能够學習。我們能够學習，就靠着能够學習，使我們身心兩方逐漸地充實了起來。可以學習的東西，四處都是。比如我們剛才講到的那些橘子樹（向樹林指示），不是我們很好的老師嗎？又比如立在我面前的你，我也是時常把你當成先生的。

宋玉（有些惶恐）先生你這樣說，我怎麼受得起？

屈原 不，我不是在同你客氣。凡是你們年青一輩的人都是我的先生。人在青年的時候，好勝的心

強，貪懶的心還沒有固定，因此年青人總是天真活潑，慷慨有爲，沒有多麼人的私心。這正是我們所想學習的。（復就座於亭欄上）就拿做詩來講吧，我們的年紀大了，閱歷多了，詩便老了。在謀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辭上，是堂皇了起來，但在着想的新鮮、純粹、素樸上，便把少年時分的情趣失掉了。這是使我時時感覺着發慌的事體。在這一點上，彷彿是年紀愈大了便愈糟糕。（稍停）所以我盡力的在想向你們年青的人學，盡力的在想向那真純、樸質的老百姓們學，我要盡力保持着我年青時代的新鮮、純粹、素樸。這些話，我對你說過不僅一次，你應該記得的嗎？

宋玉 我是時常記着的。

屈原 所以有許多人說我的詩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頌的正聲，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我在盡量的學老百姓學小孩子，當然會俗。我在盡量的打破那種雅頌之音，當然也是放肆。那種雅頌之音，古古板板的四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讓老百姓和小孩子們聽見了，就好像是在聽天書，在我看來，那倒真正正地是把人性都失掉乾淨了的啦。不過話又說回頭，我自己究竟要比你們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時代是受過典謨訓話、雅頌之音的熏陶的，因此我的文章一時也不容易擺脫那種格調。就拿這「橘頌」來說吧——你再把它展開來看看啦。（復起立徘徊）

宋玉 （展開帛書仍隨展隨捲。）先生的意思是說：這依然保存着四字句的格調嗎？

屈原 是的，除掉我在盡量採用民間體的兮字調之外，主要還是四個字一句的古板調子。這就給奴隸們頭上的烙印一樣，雖然奴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終是除不掉。到了你們這一代就不同了，你們根本就沒有受過烙印，所以你們的詩，徹內徹外，都是自己在作主人。這些地方是使我羨慕你們這一代的。

宋玉 這正是先生的不斷發奮，不斷學習的精神，我今天實在領受了最可寶貴的教訓啦。先生這首『橘頌』是可以給我的吧？

屈原 當然是給你的。我爲你寫的詩，怎麼會不給你？

宋玉（拱手）我實在多謝先生，從今以後我每天清早起來便要朗讀一遍。

屈原 倒也不必那樣拘泥。就詩論詩的話，也並不怎麼好，總之你存心學古人好了。

宋玉 多謝先生的指示，不過我總想學先生，像伯夷那樣的人我覺得又像古板了一點。殷紂王本來是極殘忍的暴君，爲什麼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誅鋤了一個暴君，爲什麼一定要去餓死呢？這點我有些不大了解。

屈原 講起真正的史實上來的話，這裏倒是有問題的。我們到園子裏去走走，一而面走，一而面和你細談。（步下亭階，宋玉隨後）從真正的事實來講，殷紂王並不是那麼壞的人啦。特別是我們楚國本來是應該感謝他的，我們楚國，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殷紂王和他的父親帝乙，他們父子兩代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平定了這南方的東南夷，周人便趁機會強大了起來，終竟乘虛而入，把殷朝滅掉了。我們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時都受着壓迫，才逐漸從北邊遷移到南邊來。北方有個地名叫着『楚丘』，你應該是知道的吧，那就是我們祖先所在的地方了。假若沒有殷紂王的平定東南夷，我們恐怕還找不到地方來立腳，我們的祖先怕都化爲了周人的奴隸呢。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自然要把殷紂王說得特別的壞，造了些莫須有的罪惡加在他的身上，其實他是並不那麼壞的。伯夷要反對周武王，也就是證明了。

宋玉 啊，先生這樣說法，我真是聞所未聞啦，真是太新鮮，太有意義了。

屈原 不過這些古事，我們現在儘可以不用管它，像伯夷那種氣節，是值得我們景仰、學習的。他本來是可以做孤竹國的國君的，但他把那種安富尊榮的地位拋棄了，因為他是明白，在我們人的一世當中還有比那做國君更尊貴的東西。假使你根本不像一個人，做了國君又有什麼榮顯？是的，在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的時候，伯夷也儘可以不必死，救救衍衍地過活下去，別人也不會說什麼話的，更假使他再遷就一下，周朝的人或許還會拿些高官厚祿給他。但他知道，那種的高官厚祿，那種的苟且偷生，是比死還要可怕，所以他寧願餓死，不願失節，完成了他的一個「人」，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宋玉 我此刻弄明白了。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更加覺得伯夷這人是值得尊敬。

屈原 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裏生了來，在和平裏死了去，沒有什麼波瀾，沒有什麼屈折。但在大波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是不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貪生怕死。在應該生的時候，只是糊裏糊塗的生。到了應死的時候，又不能慷慨慨的死。一個人就這樣糟蹋了。（稍停）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也是大波瀾的時代，所以我特別把伯夷提了出來，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來做榜樣，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你懂得我的話麼？

宋玉 我懂得了，先生。

屈原 好的，我的話也說得太多。今天的天氣實在太好，我們再到外面的田野裏去走一會兒吧。

宋玉 我願意追隨先生。請先生把金貌交給我抱。

屈原 不要緊，我抱着它好了。

(二人徐徐向外園門走去。此時嬋娟導上官大夫靳尚入場，嬋娟年十六，靳尚年三十以
往。)

嬋娟 (趨前，呼屈原。) 先生，先生，上官大夫來了。(屈原與宋玉回身)

靳尚 (趨前，向屈原打拱手禮。) 三閭大夫，我一早便來打擾你來了。

屈原 (將金貌交與宋玉，忙忙答禮。) 承蒙你光降，我們是很高興的。讓我們到前庭客堂裏去坐
吧。

靳尚 不必客氣了，這兒滿好。我也很忙，有點事情要和你密談一下，這兒好談話嗎？

屈原 只要你不介意，當然是好談的。(向宋玉與嬋娟。) 你們兩個可以下去。

(二人應聲，鞠躬後向左側園門走去將下。)

屈原 宋玉，你再轉來。(宋玉回轉身來) 我書案上有一篇文章還未繕寫，你去把它繕寫好，我回頭
來再來校閱。

(宋玉應聲，與嬋娟同下。)

靳尚 老兄，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張儀打算到魏國去了。國王還是聽信你的話，不願意和齊國絕
交，因此張儀很失望，沒有面目回秦國，便打算到魏國去了。

屈原 那是很好的事，是誰告訴你這個消息的？

靳尚 就是南后鄭袖啦。她昨晚告訴了我，還叫我給張儀送了一千五百個刀幣去做路費。說是昨天
午張儀走去向國王辭行，還說要到魏國去尋找絕代佳人來獻給我們國王呢。

屈原 那個鬼東西！那樣我恐怕他還是在作怪。

靳尚 怎麼作怪？

屈原 哼，你相信他真會到魏國去的嗎？他是秦國的丞相，無原無故的便說是受了轍，跑到了我們這兒來，但他對我們國王所說的話却都是在替秦國說話，他公然要叫國王和齊國絕交呢。

靳尚 但是秦國不是有報酬給我們的嗎？秦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啦。

屈原 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話！

靳尚 其實國王也多少是有點相信的。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只要和齊國絕一下交，便可以得到六百里土地，你想，這樣便宜的事情誰個不高興？

屈原 天地間就是不會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嘍！你想，萬一我們同齊國絕了交，而秦國的土地不給你，你怎麼辦？秦國素來是不講信義的國家，我們關東諸侯如不一致聯合起來，給它一個致命的打擊，它終久會成爲中原的大患。我們在這未來大患之前是不好貪圖小便宜的。更何況張儀是有名的連橫家，他是專門拆散我們的聯合，替秦國打算的啦。

靳尚 總之你是佔了勝利啦，國王是相信你的話，不願意和齊國絕交了。

屈原 那真是楚國之福，也是中原之福。

靳尚 老兄，我倒羨慕你。你近來在國王面前是言無計從，你的文章又做得好，篇篇做去都討得國王歡心，我們是相形見拙啦。

屈原 多蒙老兄誇獎。不過我是誠心誠意爲我們楚國謀利益的，國王聽信了我的話，正是我們國王的賢明，不也就是我們大家的幸福嗎？

靳尚 是的，是我們大家的幸福，不過我希望你能够把這幸福切實地分一點兒給我。

屈原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靳尚 老兄，向來我是不求人的，不過今天我是非求你不可了。你是知道的，張儀來的時候，我曾經勸國王聽信他的話，去接受秦國的土地。現在國王是沒採納這項意見。昨天上午他叫我們兩個人草擬奉齊王的國書，要重申合縱的盟約。你素來是手筆快的，怕已經做好了？

屈原 做是做好了，但是沒有繕寫啦。

靳尚 我是連一個字也沒有做出，但我相信即使做出了，也做不過你的，這樣我便會更討得國王的不高興，我恐怕我的官職會要失掉呢。

屈原 那你是未免過慮吧？

靳尚 不，國王的脾氣你是曉得的，他是喜怒無常的人，變換很快，比天上的風雨晦冥還要不可測度。而且對於一個人是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啦。

屈原 就便那樣，我們謹慎些好了，本來一個人的吉凶禍福也是不可測度的。自古以來，忠心耿耿的人不必一定得吉，有時還遭凶；奸佞諂媚的人不必一定遇禍，有時還要受福。我們只求其自己問心無愧好了。假使自己是忠誠一片，就遭凶也沒有什麼，萬一落到了奸佞諂媚的小人的路徑，就受福又會有什麼呢？一時的榮華逃不掉千秋的清議！

靳尚 話雖是那樣說，我們自己也不能不未雨綢繆啦。我自己十分感覺着，我會要失掉國王的歡心。我出的主意近來總不投機，我做的文章又篇幅都不合式，這樣下去怎麼辦呢？老兄，我素來是不求人的，我今天特地來求教你，我要請你援助我一下。

屈原 我怎麼援助你呢？

靳尚 老兄：（向周圍回顧了一下，把聲放低了一些。）老兄，你那篇奉答齊王的國書，好不好借給我用，把這一次的面子送給兄弟啦？

屈原 你老兄是在和我開玩笑吧？我的稿子雖然擬好了，但還沒有經過國王的核准，用得用不得也還不能知道。萬一用不得，豈不是使你老兄擗過嗎？

靳尚 你的文章是斷然不成問題的，因為你素來是主張和齊國聯合的，你一定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我呢？要瞞你也瞞不了你，我素來是不大主張和齊國要好的人。現在要我來寫一篇重申縱約的文章，我簡直是一個字也寫不出啦。所以我希望你老兄在這一次務必把這個面子送給兄弟，讓我把你的文章拿到國王面前去，假充是自己做的，使我沾沾你的光。

屈原 不過——

靳尚 （見屈原將發言，又搶着補充一句。）你老兄的筆下很快，你就立刻再做一篇也不算一回事啦。

屈原 不過，那樣做恐怕有點欺君罔上吧？

靳尚 （有點失面子的神氣）唉，唉，好在這樣小小的蒙蔽一下，也並不是怎麼壞的事情。反正是你的文章啦。只要能夠把齊楚兩國的國交更加親密起來，不一樣是國家的幸福嗎？

屈原 好的，這點小忙，我倒很願意幫的。不過我的文章還沒有繕寫好，剛才你是聽見的，我叫宋玉去繕寫去了啦，等他繕寫好了，我就送給你吧。

靳尚 唔，宋玉在給你繕寫？那却不太方便了。我假如是拜借了的時候，豈不是會有第三人知道我是作假嗎？

屈原 我關照他不要多嘴好了。

靳尚 (凝了一下神，心機轉變，突然大笑起來。) 哈哈，老兄，我真真多謝你的厚意。其實一個人的文章那裡可以假得來，你有你的主張，你的筆調，你的辭藻，我也有我的主張，我的筆調，我的辭藻。『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你老兄此刻雖然沒有老婆，但是頂會咬文嚼字，文人的心理你應該是比任何人還要清楚的吧。

屈原 那麼，你認真在和我開玩笑了？

靳尚 哈哈，對不住，對不住，小小的對不住。今天中午國王要同張儀錢行，大概你會參加的吧？

屈原 我還不知道這個消息呢。

靳尚 早遲或許會有人來通知你。對不住，我的事體很忙，我要告辭了，打擾了你一大清早。(拱手告別。)

屈原 (答禮) 我送你到前面去吧。

靳尚 不必不必，我就從你這後門出去好了。從這後門走到我的後門還要近些吧。(說着同後門匆匆走去。)

屈原 (送至門次) 再見。

靳尚 再見。(下)

(屈原走回，步至亭前躡躡，有啼笑皆非之意。復不經意地步上亭去，順手將適才放置在欄上的兩半橘子拿起，在手中把玩，合之分之者數次，但無嚼食意。)

(此時嬋娟復導公子子蘭由左門入場。子蘭年十六，左脚微跛。)

嬋娟 先生，公子子蘭來了。

（屈原回身，子蘭起至亭前，敬立著下行拱手禮。）

屈原（略略答禮）你們可以到亭子上來坐坐。

（嬋娟導子蘭入亭）

屈原 你們隨意坐坐，不必拘禮。（但因屈原未坐，二人亦不敢就坐。）我這裡有一個橘子，是剛才從樹上摘下的，我送給你們。（二人接受）

子蘭 先生，你近來好嗎？

屈原 很好，我近來是很愉快的。好幾天不見你來了，是在家裡用功嗎？

子蘭 我沒有，先生。因為這幾天我有點兒傷風咳嗽，媽媽要我休息一下。我今天來，是媽媽要我來請先生的。（微微咳了幾下）

屈原 南后在叫我嗎？有什麼事體，你可知道。

子蘭 不，我也不十分知道。不過我想，恐怕是爲的張儀要走的事情吧，爸爸在今天中午要替他餞行呢。

屈原 好的，等我去把衣服換好來同你去，你們兩個就留在這兒。（向嬋娟）你就陪着公子在這兒玩耍一下。不過我希望你們不要折損花木啦。

子蘭 先生，你請放心。我是最愛惜花木的人，即使嬋娟要折，我也要干涉她的。

屈原 那很好，我回頭就可以轉來的。（徐徐步下亭階，向左側園門下。二人在亭口鵠立。）

子蘭（見屈原去後，立即放肆起來。以手攜嬋娟手，向亭欄引去。）嬋娟，我們坐着談談吧。

婢娟（引去其手）你不要這樣牽我，我自己纔得坐。

子蘭 好的，我是怕你立够了呢。（自行就亭階口上手欄緣坐下，面側向前左。

婢娟（坐於亭階上）公子，你也請吃橘子啦。（取出一瓣來嚼食）

子蘭 不，這橘子我不想吃。先生把這橘子一個人給我們一半，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半邊，你是半邊，合攏來不就是整個的嗎？

婢娟 你總愛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

子蘭 你說沒有意思？滿有意思呢。婢娟，我倒要問你：先生這幾天說過我什麼壞話沒有？

婢娟 先生沒有說過你什麼壞話，不過也沒有說過你什麼好話就是了。

子蘭 當然嘍，先生那裡會說我的好話！他喜歡的是那位專會在人面前討好，比你還要媚態的宋玉小
哥兒啦！一定又是怎樣的純真啦、勤勤啦、規矩啦。先生所喜歡的就是那種母性十足的漂亮小
哥兒啦。

婢娟 你一轉身就要說朋友的壞話！

子蘭 哎喲，我傷負了你心上的人，是不是？

婢娟（微微生怒）誰個是我心上的人！你瞎說！

子蘭 我才不瞎說呢，你怕我不明白！那母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兒，就是你心上的人！

婢娟 哼，我才不喜歡他呢。

子蘭（起立）你不喜歡他，喜歡誰？

婢娟 我喜歡我喜歡的人。

子蘭（俯身以顏面就之。）喜歡我吧，是不是？

嬋娟 我喜歡你，喜歡你受罪。（以手推之）

子蘭（欲擁抱之。）我就讓你受罪！

（嬋娟一閃身跑下臺階，子蘭撲空倒地，幾跌至階下。）

嬋娟（捧腹惡笑。）呵哈哈哈哈哈……跛脚王孫，真是受罪！真是受罪！

子蘭（起來，生怒地）你還黃毛丫頭，我怕我不能懲治你！（曳着微跛的脚急驟下階，於階下復失足倒地。）

嬋娟（已作勢欲遁，見子蘭倒地，復大笑。）呵哈哈哈哈哈……跛脚公子，你再來吧！你再來吧！有膽量？

子蘭（慢慢爬起來坐在最低一段的階段上，揉着右膝，表示沒有再追逐的意思。）唉，我的脚不方便，反正我也調皮不過你。

嬋娟（微露憐憫意，但也不想近身。恭喜你，恭喜你啦。右脚又跌着了嗎？兩隻脚都跛起來，那不就是就扯平了嗎？）（又笑）

子蘭（可憐地）你這刻薄鬼！我的脚不方便，你不曉得憐憫，偏要幸災樂禍，加倍的嘲笑，你曉得不？你們女人們愛笑，是不祥的事體啦。從前周幽王寵褒姒，在烽火臺上戲弄諸侯，褒姒一笑而失天下。齊頃公的母親，蕭同叔子笑了晉大夫卻克，蕭同叔子一笑而使齊國遭兵災。你笑我嘛，我看你將來是不得好死的。

嬋娟（莊重了起來）是你自己不好啦。

子蘭 好的，好的，就算我不好吧，我是受了懲罰了。我現在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作欲挺立而不能之勢）

蟬娟（躊躇）我來扶你，你可不要再胡鬧了。

子蘭 我不再胡鬧了，我央求你。先生就要出來了。

蟬娟（稍存警戒意，步至子蘭身邊。）好的，我就扶你起來吧。（扶之起立）

子蘭（方立定脚，復反身擁抱蟬娟而欲親其吻。）你這次總逃不掉了！好傢伙！

蟬娟（掙扎。）你這騙子！你這跛脚騙子！（用力將子蘭推開，反身向橋林中逃避。）

（子蘭追蟬娟，二人在橋林中穿插追逐。宋玉由左門出場。）

宋玉 公子子蘭！公子子蘭！

子蘭（罷追，喘息不定。）在這兒呀。

宋玉 先生已經把衣服換好，在外邊等你啦。

子蘭（向蟬娟，憤恨地。）好嘛，這一次算我上了你一個小當。（向宋玉走去。）

宋玉 你們在這兒做什麼玩意兒呀？

子蘭（仍在喘息）我們嗎？——我們嗎？——在這兒，唉，我們在這兒——捉迷藏啦。

蟬娟（狂笑）呵哈哈——！

（幕）

第二幕

景： 楚宮內庭。

正面四大圓柱並列，中爲明堂內室，左右有房，房前均有階，右爲賓階，左爲阼階。室後壁有奇古之壁畫，左右房與室之間及前側二面均有簾幕垂罩，可透視，房之後壁正中有門，門上有金獸銜環，門及壁上均有彩畫。（此在正南面柱用深紅色簾幕用綠色。）右翼爲總章內室之右房，亦有階有柱簾幕。壁畫等事，與正面同。（此在正西面，柱色同，簾幕用白色。）

左翼爲青陽內室之左房，佈置同。（此在正東面，柱色同，簾幕用青色。）正前隙地爲中齋。正中及左右建構不相銜接，其間有側道可通中齋。

明堂內室正中設有王位，較高大，左右兩側各設一位。

幕開，南后鄭袖立正中階上，指揮女史數人在室中佈置，於王位面以虎皮，其前亦以虎皮席地。於左右位面以狐皮，其前亦以狐皮席地，另有女史數人在左右房中拂拭編鐘編磬鼗鼓琴瑟等之陳設。

南后年三十四五，美豔而矯健，俟佈置停當之後，略加巡視，表示滿意。

南后 你們倒還敏捷。我還怕你們趕不上時候，現在算好，一切都算停當了。

女史之一 啓稟南后，那前面兩房的簾幕，是不是就揭開來？

南后 不，那等開筵，後再行揭開。歌舞的人都已經是準備停當了吧？

女史之二 都早已準備停當了，西邊是準備唱歌的，東邊是準備跳舞的。

南后 那很好，還要叫他們注意一下，不要就誤了時間，不要把次序弄凌亂了。

女史一與二 是的，我們一定要嚴密地督率着他們。

南后 我看你們應該把職守分開一下才好。（指女史一）你管堂上奏樂和行酒的事體。（指女

史二）你管堂下歌舞的事體，你兩個各自選幾位得力的人做你們的幫手。你們假使把今天的事辦得很好，我一定要獎賞你們的。假使辦得不好，那你們可是曉得我的脾氣的啦！

女史一二（表示惶恐，但亦顯得光耀）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全力來辦理的。

南后 要能那樣，就好。此外一些瑣碎的事體也用不着我吩咐了，你們都是有經驗的啦。總之要能夠隨機應變，一呼百諾，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在預定的節目內的，固然要準備，就是在預定的節目外的，也要有見機的準備。國王的脾氣你們也是很清楚的啦！萬一有什麼差池，責任是要落在你們頭上的。

女史一二 是，我們知道。

南后 好的，那末你們可以下去了。假使上官大夫是到了的話，趕緊把他引到這兒來，說我在這兒等他。

女史等（應命）是。（分別由左右階下堂，再行鞠躬，復向左右手側道下場。）

（南后一人由階下堂，在中甬中來回躑躅，若有所思。有間，女史一引靳尚由左翼側道上。啓稟南后，上官大夫來了。）

（南后回顧，靳尚趨前行禮。）

靳尙 敬請南后平安！

南后 (略略答禮，向女史) 你可以下去。

(女史應命，鞠躬由原道下。)

南后 (登上右翼總章右房之階段上) 上官大夫，我昨天晚上託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靳尙 啓稟南后，我是早就應該來稟報的。因為昨天晚上太遲，今早又奉了命令要準備中午的宴會，所以竟沒有時間來稟報。並且剛才國王出宮外去了，我疑他是去找三閭大夫，所以我特地跑到屈原那裡去探望了一下。好在國王並不在那兒，恐怕是到令尹子椒那裡去了啦。

南后 (略有慍色。) 你怎這樣的囉嗦，我在問你昨天晚上會張儀的事情啦！

靳尙 是的，南后，你聽我慢慢的向你陳述吧。所以我跑到屈原那裡去的原故，是怕國王到了他那裡，又受了他一番鼓吹，而且還怕國王要他今天中午來陪客，那事體就不好辦。好在我跑去看，國王並不在他那兒，我是剛從那兒跑回來的，我想國王一定是到令尹子椒那裡去了。要那樣就毫無問題，即使國王要叫令尹子椒來陪客，也是很好商量的。令尹子椒，那位昏庸老朽，簡直是活寶貝啦。

南后 哎，你趕快把我所問的事體直切了當地說吧，你到底要兜好多圈子！

靳尙 是，是，很快就要說到本題了。因為事體很複雜，也很要緊，要慢慢把頭緒理清楚，說來才不費事。南后，慢工出細貨，要想速成，卻愈要慢來才行啦。

南后 (生氣愈着急) 唉，我看你這人的話，真是大牯牛的口水，太長！

靳尙 (略略惶恐) 是，是，是，我就說到本題了。(向四面回顧了一下，把聲音放低了些) 我昨天晚

上到張儀那裡去，我把南后送給他的禮物，親手交給了他。我說：「閣下，南后命我來向閣下問安，送了這點菲薄的禮物來以備閣下及閣下的舍人們向魏國去的路費，真是菲薄得很，希望閣下笑納。」

南后 你不必把我當成張儀，不要這樣重皮疊髓的說！張儀到底表示了些什麼態度？

靳尚 張儀的態度嗎？是的，我看他接受了你送給他的禮物，他很高興。他說：「請你回去稟報南后，我張儀實在是萬分感激。因為此次是由秦國失職而來，沒有帶多的盤費，舍人們的衣冠都破爛了，簡直不能成個體統，得到南后這般的厚愛，實在是萬分感激。望你多多在南后面前爲我致謝。」

南后 哎呀呀，你又把你自己當成張儀了，真是糟糕，到底張儀對於我所要求的事體，他表示什麼意見沒有？

靳尚 他表示了很多意見啦，南后。你聽我說吧。我對他說：「南后問你是不是很快的便要到魏國去？」他說：「是的。」我又說：「南后聽說你到魏國去，有意思替敵國的國王，選些周鄰的美女回來。南后是非常感激的。……」

南后 我怎麼會感激？誰要你這樣對他說？

靳尚 唉，南后，你怎得聰明一世……唉，不好說得。

南后 你說我『糊塗一時』吧！我沒有你糊塗！

靳尚 你想，我在張儀面前，怎好直說出你不高興？你從前對待魏美人的辦法，我是記得的，你想我再嘮叨一下吧。從前我們的國王有一次喜歡那位魏國送來的美人。你絲毫也不表示你的嫉妒，反巨

特別加以優待，顯示得你比國王還要喜歡她。因此國王也照常的喜歡你，說你絲毫不嫉妬。後來你就對那位魏美人說：『國王什麼都歡喜你，只是不喜歡你的鼻子。你以後見國王的時候，最好把鼻子掩着。』那魏美人公然也就聽了你的話。到後來國王問你：『那魏美人見了我爲什麼一定要掩着鼻子？』你就說：『她是嫌國王有股臭氣。』這樣就使得我們的國王連把那魏美人的鼻子都割掉了啦。你那個辦法是多麼精明呀！

南后 哼，誰要你來恭維我！我現在的年紀已經不比往年，我急於要知道張儀的態度，而且急於要想法來挽救，你偏偏在那兒兜圈子。你是有意和我作弄嗎？

斬尙 南后，你用不着那麼着急。事情已經有了把握，所以我才這樣按步就班的告訴你。假使沒有把握我實在是比你還要着急呢！

南后 哼，你講，你的把握究竟在什麼地方？你講！你直切了當的講！

斬尙 那張儀究竟是個聰明人，他經我那麼一提，倒有點出乎意外。他問我：『那真是南后的意思麼？』我說：『南后確實是那樣子告訴我的，大概總不會是假的吧。』他躊躇了好一回，接着又說：他往魏國倒並不是本意。因爲他從秦國帶來的要求，國王不肯接受；國王不肯和齊國絕交，不肯接受秦國的土地，他就沒有面目再回到秦國去，所以也就只得跑回魏國了。（稍停）他就這樣把他的真心話說了出來，所以這個問題據我看來，倒不在乎他到不到魏國去找中原的美人，而是我們要設法使他能夠回到秦國。

南后 你反正還是囉嗦，這算得有什麼把握呢？國王已經聽信了屈原的話，要和齊國重中和親的盟約，已經叫你們在草擬國書了，而日國王回頭就要給張儀錢行送他回到魏國，你有什麼把握能夠

使他回到秦國呢？

靳尚 把握是有的，關鍵就在這兒了。我們所應當爭取的也就是這個中午了。我同張儀商量過一下，我們的意見是應該就在這短時間之內打破國王對於屈原的信用！（口舌帶着熱情地流利了起來。）這件事情，須得我同你兩個內外夾攻。國王的性情和脾味我們是摩得很熟的。我自己是早有成竹在心，不過在你一方面，要望你把你的聰明多多發揮一下啦！

南后 （呈出適意的神氣）哼，你有什麼成竹，你不妨講給我聽聽。（步下階來）

靳尚 南后，我希望你把耳朵借給我。

（南后以耳就靳尚，靳尚與之低語有間）

南后 （略略搖首）可是，你這把握，並不十分可靠。

靳尚 所以要希望你後援啦。

南后 哼，我老實告訴你，我也早就有我的把握的。我所關心的就是張儀的態度。只要他和我們卸在一起，有心回秦國，那問題就好說話了。

靳尚 是的，南后，你的把握，好不也讓我知道一些？

南后 那可不一。『機事不密則害成』你回頭慢慢看好了。三閭大夫是很快就會到我這兒來的啦。

靳尚 （驚異）怎麼？屈原會到這兒來？

南后 是的啦，我叫子蘭去請他去了，他是一定來的。

靳尚 （狐疑地）那麼，南后，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南后 我的意思，我也並不要你明白。我認真告訴你：國王確實是到令尹子椒那裡去了。去的時候

我同他說過，回頭我要派你去請他回來。你到子椒那裡，一方面也正好趁着機會，把你想要說的話對他說。你等子蘭回來，便可以走了。（突生警覺）外面已經有人的脚步声，你留意聽。（又低聲補說）還有，你引國王回來的時候從那邊進來。（指着左翼）一定要叫兩名女官先把門打開，再揭開簾幕，轉身下去，你們再走進來。千切要照着我所吩咐的做，不准有誤。

靳尚（點頭）……

（二人緘默傾聽，向左翼側道方面注視。）

屈原（在內）子蘭，南后是在什麼地方等我？

子蘭（同）媽說，在青陽內室呢，你跟我來吧。

（二人自左翼側道出場，見南后，即遠遠佇立。）

子蘭 媽，我把三閭大夫請來了。

南后（呈出極喜悅的面容，向屈原迎去）啊，三閭大夫，你來得真好。我等了你好一會了。

屈原（敬禮）請南后的午安，南后有什麼事體需要我？

南后 要大大的需要你幫忙呢。國王聽信了你的話，不和齊國絕交，張儀是決心回魏國去了。回頭國

王要替他錢行，我們準備了一些歌舞來助興這是非要你指示不可的。我們慢慢商量吧。（回向靳尚）上官大夫，你的任務，主要是在外面的周旋，你須得叫膳夫，庖人作好好的準備。說不定國王還要歃血爲盟呢，珠槃玉敦的準備也是不可少的。

靳尚（鞠躬）是，我一定要樣樣都準備得很周到。我便先行告退。（向南后行禮，又向屈原略略拱

手，將由右翼側道下。）

南后（向子蘭）子蘭，你去把那扮演「九歌」的十位舞師給我叫到這兒來，要他們通通都裝扮好。

子蘭 知道了，媽媽。（向南后及屈原打拱隨新尙下）

南后（向屈原）三閭大夫，你聽我說。我這個孩子真是難養呢，左腳不方便，身體又衰弱，稍一不注意便要生出毛病。這一向又病了幾天，先生那兒的功課又曠廢了好久啦。

屈原 那是不要緊的。公子子蘭很聰明，只要身體健康，隨後慢慢學都可以學得來。

南后 做母親的人一般總是希望很大的，一方面要孩子的身體好，一方面又要孩子的學問好。不過有時候這兩件事情也難得兼顧。所以我在一般人看來，恐怕不免對於我的孩子是有點嬌養吧。好在先生是他的老師。有你這樣一位好老師，我看他將來一定可以成器的啦。

屈原 多承南后的獎勵。子蘭公子，我是把他當成兄弟一樣在看待，我只希望他身體健康，心神愉快，將來能够更加發奮。我自己是要盡自己的全力來輔助他的。

南后 多謝你啦，三閭大夫，那孩子真真是幸福，得到你這樣一位道德文章冠冕天下的人做他的老師。事實上我做母親的人也真真感覺着幸福呢。

屈原 多承南后的獎勵。

南后 子蘭的父親也時常在說，我們楚國產生了你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人物，真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呢。

屈原（愈益恭謹）臣下敢當不起，敢當不起！

南后 屈原先生，你實在用不着客氣，現在無論是南國北國，關東關西，那裏找得出第二個像你這樣

的人呢？文章又好，道德又高，又有才能，又有操守，天下無論那一國的君長怕都願意你做他的
人臣，無論那一位少年怕都願意你做他的先生，而且無論那一位年青的女子怕都願意你做她的丈
夫呢。

屈原（有些惶惑意）南后，我實在有點惶恐。我冒昧地要請求南后的意旨，此刻要我來，究竟要我
做些什麼業務？

南后 啊，我太興奮了，你怕嫌我過於嘮叨了吧？我請你來，剛才已經說過，就是爲的歌舞的事情。
我們是已經叫他們把你的『九歌』拿來歌舞呢。經你改編過的那些歌辭，實在是極優美啦。我是
這樣佈置的，你看怎麼樣呢？（指點）在那明堂內室的左右二房中陳列樂器讓樂師們在那兒奏
樂。唱歌的就在這西邊的總章右房，跳神的就從那東邊的青陽左房出現。單獨的跳舞在房中各舞
一遍，共十遍；您的輪迴舞在這中霽中跳，把『禮魂』那首歌反復歌唱，唱到適度爲止。你覺得
這辦法好不好呢？

屈原 那是再好也沒有。

（在南后與屈原對話之中，子蘭引舞者十人由右翼側道登場，舞者均奇裝異服，頭戴面具，
與青海人跳神情景相彷彿。舞者第一人爲『東皇太一』，男像，面色青，極猛惡，右手執
長劍，左手執爵。第二人爲『雲中君』，女像，面色銀灰，犀眼，衣飾極華麗，左手執口，
右手執月。第三人爲『湘君』，女像，面白，眼極細，周身多以花草爲飾，兩手捧笙。第四
人爲『湘夫人』，女像，面色綠，餘與湘君相似，手執排簫。第五人爲『大司命』，男像，
面色黑，頭有角，手執太極圖。第六人爲『少司命』，女像，面色粉紅，手執掃帚，司戀

愛之神也。第七人爲『東君』，太陽神，男像，面色赤，手執弓矢，青衣白裳。第八人爲『河伯』，男像，面色黃，手執魚。第九人是一『山鬼』，女像，面色藍，手執桂枝。第十人爲『國殤』，男像，面色紫，手執干戈，身披甲。十人步至明堂內堂前，整列於階下，轉身向外。）

子蘭（俟南后與屈原之對話告一段落。）媽，這十個人我把他們引來了。

南后 好的（略作考慮）我看索性叫那些唱歌的，奏樂的，通統就位，預先來演習一遍的好啦。三閭大夫，你覺得怎樣？

屈原 那是很好的，待我下去吩咐女官們，叫他們就位好了。

南后（急忙攔住他）不，不好要你去。子蘭，你去好了。但是要叫沒有職務的女官們都不准出來！你也不准出來了！

屈原 子蘭走路太辛苦——（但他話未說完時，子蘭已跛着由右手側道跑下。）

南后 小孩子還是讓他勤勞一下的好，這不是你素常的教條嗎？（回顧十人）我看，你們蹲下去好了，站着不大美觀，本來是要讓你們由那東邊的青陽左房出場的，你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就蹲在那兒好了。（十人蹲下）每一個人的獨舞是要在房中跳舞的，時間不夠，我看就只跳那最後的一輪合舞好了。（又向屈原）三閭大夫，你覺得怎樣？

屈原 那樣要好些，的確時間是不夠了。

南后 是的，恐怕國王也快回來了。他是到令尹子椒家裡去了。你是知道他的，他每每喜歡做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出來。有好些回等你苦心孤詣把什麼都準備周到了，他會突然中止，但有時在你毫

無準備的時候，他又會突然要你舉辦什麼。真是弄得你星急火急。我看他的毛病就是太隨自己高興；不替別人着想啦。就是今天的宴會吧，也是昨晚才說起的。說要就要，一點也不能轉移。你看，這教人吃苦不吃苦呢？

屈原 南后，你實在太辛苦了，我在家裡絲毫風聲也不知道。剛才上官大夫到我家裡來，才把這消息告訴了我。我正想要來奔走一下的時候，公子子蘭便來叫我來了。絲毫也沒有出點力，心裡很惶恐。

南后 三閭大夫，你不必那樣客氣啦。我本來也想早些通知你的，要你來指導。不過我又想這樣瑣碎的事情不好來麻煩你。你們做詩的人，我自信是能够了解的，精神要愈恬淡，就愈好。你說不是呢？

屈原 有時候呢！——（想說『有時候是這樣』，但未說完。）

南后 所以我就決心不想麻煩你。我想到你的『九歌』，那調子是多麼的活潑，多麼的輕鬆，多麼的愉快，多麼的委婉呀！那裡面有好些辭句是多麼的芬芳，多麼的甜蜜，多麼的優美，多麼的動人呀！我想你做出了那樣的好詩，一定是很高興的。你使我們大家都高興了，我們也應該使你更加高興一下。因此我也就決心自己親自地來編排一次，讓你看看你所給予我們的快樂是多麼大。

屈原 啊，南后你是在太使我感激了。你請讓我冒昧地，說幾句話吧：我有好些詩，其實是你給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方值得我們讚美，有好些地方使我們男子有媿鬚眉。我是常常得到這些感覺，而且把這些感覺化成了詩的。我的詩假如還有些可取的話，容恕我冒昧啦，南后，多是你給我的！

南后

（表示極其善悅的情形）哦，真是那樣嗎？我真高興，我真幸福，我真感激你啦！不，我自己是明白的，你不一定且完全滿意我。像我這樣人，你怕感覺着不太純真，不太樸素，不太悠閒貞靜吧？是不是？

屈原

（躊躇着苦於回答）。

南后

你不說，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不過這是我的性格，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喜歡繁華，喜歡熱鬧，我的好勝心很強，我也很能够嫉妬，於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鬭爭，不是犧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犧牲他的生命。這我覺得便是我自己的生性。（略停）三閭大夫你怕會覺得我是太自私了吧？

屈原

（仍苦於回答）

南后

我看你不要想什麼話來答覆我吧，你不答覆我，我是最滿意的。你的性格，認真說，也有好些地方和我相同，你是不願意在世間上作第二等人的。是不是？（略停）就是你的詩，也不比一般詩人的那樣簡單，你是有深度，有廣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長江，你是東海，你不是一條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個人造的池水啦。你看，我這些話是不是把你說準確了？

屈原

（頗覺不安）南后，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你的好。不過我自己的缺點很多，我是知道的，我是想盡量地減少自己的缺點啦。

南后

也好。或許你能够甘於寂寞，我是不能夠甘於寂寞的。我要多開花，我要多發枝葉，我要多估領陽光，小草小花就讓他在我脚下陰死，我也並不憐憫。這或許是我們的性格不同的地方吧。

（在二人對話之中，唱歌及奏樂者已全部由內門入房就位，透過簾幕，隱約可見。至此南后始

轉過意念)哦。這樣的話說得太多了，歌舞的人都已經準備停當了，三閭大夫，我看我們就叫他們開始跳神吧。

屈原 好的，就讓他們跳『禮魂』吧。

南后 (向房中奏樂及唱歌者)你們聽見了吧，要你們試奏『禮魂』之歌。(又向舞者)你們可以站起來了。等我站到明堂的臺階上去，用手給你們一擺，你們的歌樂舞三種便一齊開始。要你們停止的時候也是這樣。(向屈原)三閭大夫，我們上階去吧。

(南后先由西階上(右手賓階也)，屈原改由東階上(左手阼階也)，相會於正中之階上。舞者十人前進至舞台前，向後轉。房中人均整飭作準備，注視着南后。南后将左手高舉，一揮，於是歌舞樂一齊動作。舞者在中醫中舞步成圓形旋轉，漸集攏，又漸散開。歌者在房中返復歌『禮魂』之歌：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伐舞，

姱女唱兮容興。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在歌舞中左側青陽左房之正中後門被推開，二女官走出復將房前簾幕向左右揭套於柱上。對於歌舞若無所聞見者然，復由後門退下。

此時南后復將左手高舉，一揮，歌舞樂三者一齊停止。

南后 啊，我頭暈，我要倒。（作欲倒狀）三閭大夫， 閭大夫，你，你快……（倒入屈原懷中）

屈原 （因事起倉卒，且左右無人，亦急將南后扶抱）……

（楚王借張儀，令尹子椒，上官大夫出現於青陽左房之門次。諸人已見

屈原扶抱南后在懷，但屈原未覺察，急欲將南后挽至室中之座位上）

南后 （口中不斷高呼）三閭大夫，三閭大夫，你，你快……（及見楚王已見己之情景，乃忽翻身用

力掙脫）你快放手！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你這是怎樣的行爲！啊，太使我出乎意外了！太使我出乎意外了！（飛奔向楚王跑去）

（屈原一時茫然，不知所措）

（楚王及餘人由東房急驟下階，迎接南后。南后由右階奔下，投入楚王懷抱）

南后 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太出乎我的意外了！

楚王 你心放宽些，不要怕！鄭袖呀！

南后 啊，幸虧你回來得恰好，不然是太危險了！我想三閭大夫怕是發了瘋吧 他在大庭 衆之中，

便做出那樣失禮的行動！

屈原 （此時始感覺受欺而含怒意地）南后，你，你，你怎麼……

楚王 （大怒）瘋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說話！

屈原 （怒形於色，無言）

南后 （氣稍放平）啊，我真沒有料到，在這樣大庭廣衆當中，而且三閭大夫素來是我所欽佩的有

道德的人。

楚王（擁扶着南后）你再放寬心些，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害怕。

（楚王扶南后上階，餘人亦隨後上階。）

屈原（見楚王走近身來，拱手敬禮。）大王，可否容我申訴？

楚王（傲然地）我不能再容你狂妄！哼，你這人真也出乎我的意外，我是把你當成一位頂天立地之人，原來你就是這樣頂天立地的！你在人前誇大嘴，說我怎樣的變遷無常，風雲莫測，這都可以容許你。你說楚國大事大計，法令規章，都出於你一人之手，我都可以容許你。你說人人都是讒譖奸佞，只有你一個人是忠心耿耿，我都可以容許你。但你在大庭廣眾之間，在我和外賓的面前，對於南后竟做出狂妄滔天的舉動，我怎麼也不能容忍。

屈原（毅然）大王，這是誣陷。

楚王（愈怒）誣陷？我誣陷你？南后誣陷你？我還能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假使方才不是我親自眼看見，我也不敢相信。哼，你簡直是瘋子，簡直是瘋子！我從前誤聽了你許多話，我好算把你發覺得早。你以後永遠不准到我宮庭裡來，永遠不准和我見面！

屈原 大王，那請你賜我死，我要以死表示我的清白！

楚王 賜你死？哼，你有面目值得去死！（回顧令尹子椒及靳尚）你們兩人把他監督着下去，不然他在宮廷裏面不知道還要幹出些什麼亂子。他的確是發了瘋，南后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我不想過分苛責他，你們也不必過分苛責他，把他的左徒官職免掉了。

子椒（鞠躬）是。

靳尚（同時）我們遵命。

（二人上前挾持屈原）

屈原（憤恨地）唉，南后！我真沒有想出你這樣陷害我！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先王先公，列祖宗，你陷害了的不是我一個人，是我們整個的楚國啊！（被挾持至西階，將由右翼側道下場，列仍充聲斥責。）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的赤縣神州呀！……

南后（仍在楚王懷中，聞屈原言爲之切齒，似恨復似畏。）……

楚王 唉，簡直是發了瘋，簡直是發了瘋。（扶南后坐左席）你不用害怕，好生休息休息一下。

南后（振作了起來。）不，大王我並不怕他，我怕的是對於張儀先生太失禮了。

楚王（此時彷彿才忽然記起張儀在自己身邊。）啊，是的，張先生，真是太失禮。請坐，請坐。（肅張儀就右席。）

張儀（拱手謙遜）豈敢，豈敢。

（張儀就坐，楚王亦坐正中座位。）

張儀 請恕客臣冒昧，這位就是南后鄭袖嗎？（對鄭袖作拱手狀）

楚王（忙作介紹）啊，是的，是的，這就是我的愛妃鄭袖。（向鄭袖）這位就是秦國的丞相張儀先生啦。我們在子椒那裏碰了頭，所以一直便把他拉來了。

（二人相互目禮）

張儀 我今天第一次拜見了南后，要請南后和大王再恕客臣的冒昧，我才明白——（欲語，但又躊躇）

圖。

南后 張儀先生，你有什麼話就請不客氣的說吧。反正我是南國的女人，不懂中原的禮節的。

張儀（再作道歉狀）要請恕我的冒昧，我今天拜見了南后，我才明白——屈原爲什麼要發瘋了。

楚王（大喜，狂笑。）呵，哈哈……真會說，真會說。

南后（微笑）張儀先生，你真是善於辭令。

張儀 真的。客臣走過了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國北國，關東關西，我們中國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過了。而且也過過各種各樣的生活，由一介的寒士做到一國的丞相，公卿大夫，農工商賈，豈隸台與，蠻夷戎狄，什麼樣的人差不多我都見過了。但要再請恕臣的冒昧（又作一次道歉狀）我實在沒有看見過南后你這樣美貌的人啊！

楚王（愈見高興）呵，哈哈……我原說過天地間實在是不會有第二個啦。

張儀 沒有，沒有，實在沒有。

楚王 你昨天還在替中原的女子鼓吹，你不是說：『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街衢，見者人以爲神』嗎？

張儀 唉，那是客臣的井蛙之見啦，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啦。我自己是周鄭之間的人，我見得更多的是周鄭之間的女子，可我今天開了眼界了。（又向南后告罪）南后，請你再恕我的冒昧，你怕是真正的巫山神女下凡吧？

南后（微笑）張儀先生，你真是善於辭令。

楚王 好了，好了，你們兩位不必再客套了。（起立，執張儀手一同起立。）總之，我看你是用不着到魏國去了，我也不希望你去找什麼美人。我是不再聽那個瘋子屈原的話了，我一定和齊國交，要同秦國聯合起來，接受秦國的商於之地六百里。

張儀 那真是秦楚兩國的萬幸！

楚王 （又至南后前執其手，使之起立。）今天你實在是勞瘁了。瘋子屈原做的東西，我現在再也不能忍耐。今天的跳神可以作罷。（稍停又一轉念）就是今天的宴會也可以作罷。我們同張儀先生此刻到龍門外去散步，也不要車馬，我們到東皇太一廟去用中飯，那倒是滿好玩兒的。（回向張儀）好，張儀先生我們就走？這些鬼鬼怪怪的東西（指中齋中之跳神者，因未奉命不能退場，只三三兩兩或坐或立，散佈於庭中。東皇太一與雲中君坐東房階上，山鬼立於其側，大司命與少司命坐西房階上，國殤立於其側。東君與河伯倚東房之柱而立。湘君與湘夫人倚西房之柱而立。）就儘他們來收拾好了。

（三人行至階前）

（令尹子椒與靳尚復由右手出場，在階上向楚王敬禮。）

子椒 啓稟大王，屈原已經解除了他的職位，放他走了。

靳尚 應該補充的是他走的時候仍然叫不絕口，而且在走之前把冠帶衣裳都當衆撕毀了。

楚王 （復厲聲大怒）唔，真是瘋了！你們把這些鬼鬼怪怪的東西，通通給我撤消下去！

（幕）

第三幕

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在中午過後不久。宋玉執竹筴在園中掃除。掃除畢後，復將竹筴倚置亭階前。背倚一株橘樹，從懷中取出『橘頌』帛書放聲朗誦。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讀至此，閉目暗誦，誦至『更壹志兮』不能記憶，乃復張目視書，立卽閉目暗誦，又將八句重誦一遍。然後再張目視書，繼續下文：

『曾枝剡棘，圓果搏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紛蘊宜修，姤而不醜兮。』

又閉目暗誦，至『精色內白』復不記憶，張目視書，復掉頭暗誦。誦畢又從頭誦起，雖途中略有停頓，但終於成誦。於是復繼續下文：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讀至此，復行閉目暗誦，此時公子子蘭偷偷由後門入場，輕腳走至宋玉身邊，宋玉未覺。子蘭以手抓宋玉左脛，學狗叫，宋玉大驚。

宋玉 啊，你駭了我一大跳。

子蘭（捧腹而笑）呵，哈哈……

宋玉 你怎麼又跑來了，先生呢？

子蘭 先生在明堂內室和我媽媽商量跳舞『九歌』的事體啦。『九歌』的跳神，我覺得是滿好玩兒的，我實在是很想看，但媽不要我看。今天真奇怪，平常凡是有歌舞的時候，都是准我看的，獨於今天連演習都不准我看，所以就偷着空兒跑到這兒來啦。

宋玉 你怕你媽媽嗎？

子蘭 哼，不僅是我，連我爸爸都還怕呢。我看宮庭裡面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怕她。就是上官大夫雖然和她感情很好，也是害怕她的。在她面前凡事都只好唯唯聽命的。

宋玉 我看，我們先生似乎不怕她。

子蘭 唉，不錯。先生好像不怕她。看來，使人害怕的人，自己總是不怕人的。除媽媽而外，先生也是使我害怕的一個。

宋玉 不過先生是威而不猛，南后恐怕是猛而不威吧？

子蘭 嚇，你公然有膽量說我媽媽的壞話了，你好大膽子！

宋玉（拱手謝罪）我是說順了口，有罪，有罪。

子蘭 你在我面前說說倒沒有什麼，不過你倒要謹慎，擔心你的脖子呢。你在讀什麼？

宋玉（以『橘頌』示之。）是先生今早做的一首詩。

子蘭（略略看看即退還宋玉）唔，『橘頌』。爲什麼不寫首『蘭頌』呢？那樣的時候，我就佔便宜了。

宋玉 先生的詩裡面，很多地方詠到蘭花上來，我看你佔的便宜已經不少了。

子蘭 那倒不錯，先生我看是很喜歡蘭花的，只是可惜不大喜歡我這個『蘭』。他常常說我不肯用功，他剝苦我，說我會變成著茅草，使我怪難爲情的。我有時倒很想改名字呢。

宋玉 你不肯用功，倒也是實在情形。我看你也用不着用功吧，你是王孫公子，反正你是變不成著茅草的。

子蘭 對嘍，蘭爲王者之香，說不定我還要變成爲楚國的國王呢。

宋玉 可惜你哥哥在做太子，現在還在秦國，還沒有死。

子蘭 他不會早死，你能够斷定嗎？況且我爸爸喜歡媽媽，我媽媽喜歡我，只要我媽媽高興要我做國王，你怕我做不成國王嗎？

宋玉（戲以帛書捲爲笏，向子蘭敬禮）啓稟國王，臣宋玉拜手稽首，對揚王休。

子蘭（儼然受之）要得嘛。我將來假使做了國王的時候，我一定要封你爲令尹啦。假使你不做令尹，也要封你爲左徒，就給現在先生的官職一樣，讓你專門管文筆上的事體。

宋玉 不，這層我倒是很願意的。文筆上的事體，我覺得很有把握。認真說，就是先生的文章，有些我也不好佩服。就像他這篇『橘頌』，你看還不是四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的老調子，而且有好些話說了又說，『深固難徙』就說了兩遍，有了『紛其可喜』，又來個『豈不可喜』，有了『獨立不遷』，又來個『蘇世獨立』，豈不是臺上築臺，屋上架房嗎？先生的脾氣總有些大刀闊斧的地方，他是右氣大了，寫出來的東西人家總說好，假使這『橘頌』換來是我寫的，人家一定要是說我幼稚了。

子蘭 你公然批評起先生來，倒也說得還有點道理。上官大夫和令尹子椒們也愛批評先生，不過他們的見解不同，他們是說他太新了，不老到。照我看來，我是喜歡新，不喜歡老到的。（心機轉變）囑，老實，嬋娟呢？怎麼不見人呢？

宋玉 她在前面用功啦，你來是特地找她的吧？

子蘭 假使是那樣，又會使得你不高興，是不是？

宋玉 我有什麼不高興啦，你不要任意村度人，你以為我喜歡那種沒兩的嗎？哼，我和我的派數不同。你們做王孫公子的人，專愛討便宜，想嘗嘗小家碧玉的味道，我們出身微的人，老實說是想高攀高攀一下的啦。愈難得到手的東西，才叫愈好吃。

子蘭 唉，你還有這一套，我倒沒有想出。那麼你是不喜歡嬋娟了。

宋玉 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不過喜歡她又怎麼樣呢？她那樣古古板板的人絲毫也不能幫助我。而且她是個丫頭出身啦。假使要拿來做老婆的話，豈不前途的障礙嗎？

子蘭 唉，你這個寶貝，原來比我還要勢利。你一向裝得那樣清高！好的，我從今天起和你做好朋

友了。我闖將來一定要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高興不高興？

宋玉 我當然是高興的。就給先生目前對於你爸爸是很大的幫助一樣，我將來對於你也一定有不小的幫助。特別是文字上的工作我是很有自信的。

（屈原散髮，着襲衣，以異常憤激之神態，匆匆由外園門入場。）

（宋玉與子蘭二人見之均大驚。匆匆迎接上去。）

宋玉 先生，你怎樣的？

子蘭 （同時）出了什麼事體嗎？先生！

屈原 （對於二人不加理會，憤憤走上亭階前停步，憤恨地。）哼，真沒想到，你會這樣陷害我！你

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的中國！！

（弟子二人畏縮地走至屈原身邊，欲有所問。）

屈原 你們不要接近我，我要爆炸！（以急驟的步武登上亭階，在亭欄上任意就坐。以兩手緊緊捧其

頭，時抓其散髮。默坐有間，復以拳頭擊膝，憤然而起，在亭中返復回旋。）

（弟子二人不敢近身，只虔立於階下，面面相覷，手足無所措。）

屈原 哼，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千秋自有判斷。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楚國，是我們整個的中國！

（此時籬棚之外已紛紛有人探視，但又不敢進園。屈原見有八在園外探視，乃匆匆步下

亭階，向內園門走去。）

宋玉 （膽怯地。）先生，好不讓我來扶你？

屈原 不，我此刻不願見任何人的面孔。人的面孔使我害怕！（憤憤然下場。）

（弟子二人茫然。）

（園外觀衆有惋惜，有詫異，亦有嗤笑者。）

宋玉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子蘭 看那樣子，先生好像失了本性啦。

宋玉 怎麼沒有人跟着他一道回來啦？

子蘭 奇怪，真奇怪！

宋玉 我看，你跑回宮裡去探聽探聽一下情形吧。

子蘭 好的，我正在這樣想。我在宮裡的時候，看見他同母親兩個人講得非常投機啦。該不是在路，遇着了瘋狗吧？

宋玉 就遇着瘋狗也不會有那樣快的啦。總之你還是回去探聽一下的好。

（園外羣衆將園門讓開，上官大夫入場，宋玉與子蘭迎接上去。）

靳尚 （一面前行，一面問。）怎麼樣，子蘭公子，你也在這兒？你們先生回來了嗎？

宋玉 剛才回來了。他說他不願意見任何人的面孔，見了要爆炸。

靳尚 哎，事情真是出乎意外。

宋玉 子蘭 （同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靳尚 真是出乎意外，不是親眼看見，恐怕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斬尙 你們要想曉得嗎？我告訴你們吧。子蘭你來，我先告訴你。（貼耳與子蘭私語。）

子蘭 嚇，先生會有那樣的事！！

斬尙 我原說不是親眼看見，誰也不會相信的啦。（信步走上臺階，故意選擇一地點向園外羣衆而坐。）

子蘭 （隨之而上）詳細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呢？

斬尙 讓我慢慢地同你們講吧，你不要着急。

（宋玉立階下，此刻返身驅逐羣衆。）

宋玉 你們這些沒事的閒人，請走開吧，沒有什麼好看的。

斬尙 （阻止之）宋玉，你讓他們聽聽啦。反正今天的事情在都城裡恐怕都已傳遍了，他們早遲也會曉得的。讓我親眼看見的人對他們說說，也免得以訛傳訛。你最好還是放他們進園子裡來！

（羣衆聞斬尙言擁擠入園，宋玉無法制止，只跑到內園門次，將門掩上。）

羣衆 三閭大夫是怎樣的，請告訴我們！

斬尙 （起立步至亭階）各位隣里，各位鄉長，你們都知道三閭大夫是最有德行的人嗎？

羣衆 一點也不錯——他是我們南國的聖人啦！

斬尙 你們都知道三閭大夫是最會做文章的人嗎？

羣衆 是的。——我們知道。——他是我們楚國最大的文豪！

斬尙 他把祭十種鬼神的『九歌』改遍了一遍，你們是知道的嗎？

羣衆 知道的。——他的新的歌詞我們都能够唱哪！

靳尚 你們都能够唱嗎？那『禮魂』的一首歌詞是怎樣？你們唱唱看！

羣衆之中的一位老者（出來，站上比靳尚低一段的階段上。）好的，我來喊一二三，喊到三，我們大家就唱。（稍停作勢）嗓子都調好了嗎？

羣衆之一部份 好了，請你喊吧！

老者（作勢）好，一——二——三！

羣衆（同聲合唱，同時並手舞足蹈。）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伐舞，

娉女唱兮容與，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靳尚（以兩手作勢制止）好了，不要再唱了。我現在把三閭大夫遇着的事情告訴你們。

羣衆 好啊！——我們很願意聽。

靳尚 今天中午，國王給秦國的丞相張儀餞行，我們的南后親身把三閭大夫的『九歌』排演出來，要讓張儀鑑賞。

羣衆之一部份 南后的本領真不小啦！

靳尚 南后還請三閭大夫去指導。還是叫這位公子子蘭親自到這兒來恭請的啦。

羣衆之少數 結果又怎麼樣呢？

靳尚 南后和三閻大夫在宮中導演的時候，叫我到令尹府上去，把國王請回來。國王是去和令尹商量事體去了的，我到了令尹家裡，碰着張儀也在那兒。國王便順便把張儀、令尹子椒和我一同約回宮裡。

羣衆之少數 又怎麼樣了呢？

靳尚 嚇，真是出乎意外。在我們回宮的時候『禮魂』歌剛好跳完，再奇怪也沒有的就是我們的三閻大夫了。你們猜，他是怎樣了？

羣衆 怎麼能够猜得出呢！——這是苦人所難了。——這怎麼猜得着！

老者 該不是因爲過於高興，便失了本性吧？

靳尚 猜得倒也差不多，不過原因却沒有猜着。沒有親眼看見的人誰也猜不着，而且在說出來之後恐怕是誰也不大相信的。

羣衆 究竟是怎樣的呢？

靳尚 (徐徐地。)唉，我們跟着國王回到宮裡的時候，『禮魂』歌剛剛跳完了，國王走到最前頭，張儀第二，令尹子椒第三，我在最後。我們親眼看見，我們的三閻大夫站在明堂內室的右階上，緊緊地把我們的南后抱着，要逼着和南后親嘴啦！

羣衆 (嘩然)唔，三閻大夫做出那樣！

靳尚 我原說過，沒有親眼看見的人恐怕是誰也不肯相信的。三閻大夫是那樣的有品行的人，地方呢是極其莊嚴的宮庭，人呢又是我們舉國敬仰的南后，那樣的事情怎麼會做得出來呢？(瞥見令尹子

椒趕至外門口）哦，令尹也到了，又是一位見證到了。你們趕快把路讓開。

（羣衆回頭，同時將路徑讓開。）

令尹子椒走入，宋玉自內園門次迎接上去。）

子椒 怎麼樣？三閭大夫沒有回來嗎？

宋玉 啓稟令尹，先生是回來了。不過他的精神很不好，他說他不願意和任何人見面。此刻大概在

前面休息吧。

子椒 （見靳尚與子蘭）你們兩位早到這兒來了。你們見到三閭大夫嗎？（步上亭階，宋玉隨上。）

子蘭 我是見到先生的，他衣服脫了，帽子也掉了，氣憤憤地不肯理我們，只是說要爆炸。又說是誰陷害了他，但陷害了的又不是他，是楚國。

子椒 我看他的病實在很深沉啦。（向靳尚）你來是沒有見到他的。

靳尚 我特別關心他，跑來，還是沒有見到。

子椒 （向宋玉）我恐怕最好去請位巫師來替他招招魂吧，他是失了本性的。

宋玉 令尹，先生對南后有失禮的行動是實在的嗎？

子椒 怎麼不實在呢。我同上官大夫都親眼看見，國王和秦國的丞相張儀也親眼看見的啦。不過我們幸好回去得早，看見他正摟抱着南后要 and 南后親嘴，南后正死死的掙持，喊他快丟手，快丟手。

他大約也是看見了國王，也就讓南后掙脫了身。結果嘴是沒有親到的。幸好我們回去得早，假使再遲得一刻，恐怕三閭大夫不僅是丟官，而且還會丟命的啦。你想，國王即便看在公族分上能够

容恕他，南后怎能够對他容恕？好在他是作惡未遂，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呢。

宋玉（嘆息）哎，我再也沒有想到我們的先生會走到這一步！

子椒 其實我早就勸過他的。他的太太去世了兩年多，我早就勸他再討一位，他總是拖延着。你想，一個快到三十歲的鰥夫子，又到了百花爛漫的春天，怎麼不出亂子呢？我本是要來看看他的，他現在雖然失掉了官職，但我們是同過事的，不過他現在既不想見了，我也不想去騷動他了。（向宋玉）宋玉，你是聰明的孩子，我看你聽我的話，務必要替他招招魂啦。能够使得他的本性回復，我也不枉和他做了多年的同事，你們也不枉做了一世的師生。

蒼者 是的，我們也不枉做了一輩子的隣里啦。（向羣衆）各位隣里們，你們快走兩位去幫割一個茅草人來吧！（羣衆中有二三人應聲下場。）宋玉小哥，（又回向宋玉）你快去把你先生的衣服取一件來。

宋玉（頗爲遲疑）……

子椒 宋玉，你照他的吩咐做去，你是你先生的得意門生，應該特別盡這一點孝心。

宋玉、不過我怕先生知道了，會生氣啦。

子椒 你悄悄叫婢娟把衣服給你，不要聲張好了。

宋玉 爲盡我的一點孝心，我也就照着這樣做吧，

子椒 那是很好的，我可不能在這兒久留了，我要趕着回去。

斬尙 我也同你一同走啦，令尹。（回顧子蘭）你怎麼樣？

子蘭 我要留在這兒看招魂，我也是要盡我一點兒孝心的啦。

子椒 很好很好，你也是先生的弟子，是應該的。萬一南后回來了，我一定要替你說明的啦。好，各位鄰里和各位鄉長，一切的事情就請費心了。

羣衆和老者 我們是一定要盡心的，請令尹放心。

靳尚 好，我們可以走了。

（子椒在前，靳尚在後，一面走，一面說，下亭，向園門走去。）

子椒 唉，真是天有不測的風雲嘍。人太固執了，也實在是招禍的事。

靳尚 不過你叫三閻大夫再討一個，也不是容易的事體。他是懸想過高，不是神女下凡，恐怕是不能滿足的。

子椒 那就是壞事的根本嘍。會做文章的人總愛胡思亂想，想到盡頭，還是自己害自己啦。何苦來。

靳尚 真是啦。『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不知滿足的人，實在是自取滅亡呀。（二人下）

老者 （待二人去後，）宋玉小哥，就請你快去，把先生的衣服取來。

宋玉 （向子蘭）公子子蘭，那內園門要請你照料一下。（二人向內園門走去。）

子蘭 你去好了，我還希望你把嫫娼也叫出來啦。

宋玉 叫，我可以。你叫，不過她出不出來我就不能担保。我看你恐怕也要讓這位老伯伯替你招招魂呢。

子蘭 你這刻薄鬼，先生瘋了，你才高興啦，現在沒有人能够蓋得過你了，是不是？

宋玉 哼，你真聰明。（下）

老者 （搖頭）哎，這些年輕人。真是，毫沒點真正的孝心！呵，茅草人也聚來了，你們真快。

（紮茅人者，由後園門跑回將茅人交與老者。）

其中之一人 我們能齊心，就幹得很快。

另一人 這樣不曉得合用不合用啦？

老者 現在是趕急，愈快愈好啦。（接受茅人在手，抱之入亭，倚立欄桿上。又返回羣衆。）你們大家先來做一番法式。你們圍成一個圈，等我開始施法的時候，你們就唱『禮魂』，要一面唱，一面跳。

（羣衆圍成一圈。）

（宋玉抱白衣一襲，嬋娟抱金貌同由內園門入場，老者奔下亭來接去白衣，復奔至亭上。）

老者 還要幾珠親人的血來滴在茅人上，要童男童女才行。三閭大夫沒有親人在場，我看嬋娟姑娘的血是可以用的啦。嬋娟姑娘你請來，把你的指頭刺破，滴幾珠血在這茅人頭上。

羣衆（見嬋娟躊躇）你連這點孝心都沒有嗎？我們都在幫忙啦。

（嬋娟將金貌交與宋玉，奔至亭上。）

老者（向羣衆唱）招魂開始，請先唱『禮魂』之歌。（持衣至茅人前行垂拱禮。）

（羣衆唱歌，返復三遍。停止，散立亭下。）

老者（唱）『禮魂』已畢，再請灌血。（領嬋娟至前，取小刀刺破其右手之中指，滴血數珠於茅人頭上。揮嬋娟下亭，嬋娟下。步至宋玉處，宋玉交還金貌。）

老者（持衣向空中招展。）東皇太一，赫赫明明，大小司命，雲中之君，請你們齊來鑒臨。今有楚大夫屈原，魂魄離散，隣里鄉黨，爲之招魂。敬求各人明神憐鑒，將其魂魄放還故鄉。

（祝畢，將衣裹於茅人身上，復行垂拱禮一次，將草人抱起，先向東方招展。拖長聲音唱喚）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同聲和之）你不要到東方，東方有十個太陽，把金石都要融掉，又有一千丈長的魔鬼，要把你的靈魂抓去的。

（再向南方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南方去吧，南方有吃人的蠻子，頭頂雕着花，牙齒是漆黑的，又有吃人的蟒，吃人的狐狸精，吃人的九頭蛇，都會把你吃掉的。

（向西方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西方去，西方有千里的流沙，你漩進去便會爛掉。又有和象一般的大紅螞蟻，和葫蘆一樣大的黑蠅，會把你蛙得精光的。

（向北方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北方去，北方有一片雪海冰山，草也不能生，木也不能長，你夫是要凍壞的。

（立亭正中向天上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天上去，天上有九重天門，都有虎豹據守呵還有九頭的怪神，趕着一大羣豺狼，專等人去便抓來投進深淵。上帝是不大管事的呀！

（走至亭口，將茅人向地下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地下去，地下有土伯把守，三隻眼睛兩隻角，頭如老虎身如牛，把人捉去當點心，背脊隆起血滿手，你千萬不要去吧。

（在亭中開始打回漩。）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回到你的故鄉來。你的橘子園在這兒你的亭臺在這兒，你的鄰里在這兒，你的婢媵在這兒，你的子蘭和宋玉在這兒你的小黃狗兒也

在這兒呀！

（回漩愈轉愈急。）三閻大夫，你快請回來呀！……（愈唱愈快，羣衆均齊聲和之）

（此時屈原身着黑色長衣，披髮突由內闌門走出。羣衆及宋玉子蘭因回旋呼唱嬋娟一人未加入，則因注意衆人行動，未及觀察。）

屈原（憤憤然）你們在這兒鬧些什麼！

（宋玉，嬋娟，子蘭及羣衆均大驚失措，向後部退却。屈原急急步至亭前。）

老者（趨下亭，向屈原行拱手禮。）三閻大夫，我們在替你招魂呢。

屈原 誰要你替我招魂！你們這些沒靈魂的！你們要聽那妖精的話，說鳳凰是鷄，說麒麟是羊子，說龍是蚯蚓，說靈龜是甲魚，誰要你們替我招魂！你們這些沒靈魂的！你們要聽那妖精的話，說芝蘭是臭草，說菊花是砒霜，說玉石是煤渣，說西施是嫫母，你們這些沒靈魂的，誰要你們替我招魂（急由老者手中將茅人奪去。）

老者（大驚，抱頭鼠竄）呵，真是瘋子！真是瘋子！要打人啦！

羣衆（亦大驚愕，爭向後門逃竄，異口同聲地。）瘋子要打人！瘋子要打人！……（一哄而散）

屈原（憤憤地望着衆人的背影，最後將茅人投擲於地。）唉，你陷害我，你陷害我。但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的楚國呵！（抱頭一轉身復急驟地走入內闌門，下。）

（宋玉，子蘭，嬋娟三人佇立望門內，默然有頃，宋玉一人拾茅人步上亭中，倚之於憑欄上，徘徊，有沉思之態。）

子蘭 呵，簡直把我駭倒了。這兒我是不敢再呆的，我也永遠不想再來了。嬋娟，你怎麼樣？

嬋娟 我怎麼樣？

子蘭 你不怕瘋子嗎？

嬋娟 你才是瘋子，我不相信你們的話！

子蘭 哼，擺在眼前的事情你都不相信嗎？

嬋娟 我說不相信就不相信，我們先生不是明明說遭了陷害嗎？不過我還不敢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罷了。

子蘭 剛才令尹子椒和上官大夫都來過，他們所說的話，可惜你沒有聽見。

嬋娟 他們說了些什麼話。

子蘭 他們本來是來看先生的，因為先生不願見人，他們便和我們大家說了一些話便走了。

嬋娟 究竟說了一些什麼話？

子蘭 他們說：他們親眼看見，先生在宮庭裡面抱着我的母親要親嘴呢。

嬋娟 瞎說，我才不相信這些鬼話！

子蘭 鬼話？哼，詳細說起來呢，恐怕也不由你不相信，今天清早我來請先生進宮裡去。你是曉得的，媽媽請他去，爲的要跳『九歌』神給張儀看，媽媽和先生在宮裡作準備。爸爸呢，到令尹子

椒家裡去了。時間快到了，媽媽叫上官大夫去把爸爸請回來，碰着張儀也到了令尹子椒的家裡，爸爸便同着張儀，令尹子椒，上官大夫一道回宮，誰個想到他們一走進宮裡，便看見先生就這樣

（作欲擁抱勢，嬋娟將退）樓抱着媽媽，媽媽也正和他死拼，你想，這還成什麼體統呢？好在先生一見爸爸就把媽媽丟了。爸爸生了氣，撤了先生的職。令尹子椒剛才說，他們回去得恰好，假使再

遲到一刻，恐怕先生俾備丟官還不能了事了呢！

嬋娟 他們真的是這樣說的？

子蘭 誰還騙你？你去問宋玉好了。對不住，我還有點要緊東西要去收拾。（入內園門）

嬋娟 （步至亭前）他們真是那樣說的嗎？

宋玉 可不是。而且前後不同時的來，前後不同時的說，說得來却是若合符契啦。

嬋娟 你肯相信？

宋玉 我現在正在爲這件事躊躇，覺得要想不相信也好像不由你不相信，先生鏝居了兩年多，又是春天啦。

嬋娟 哼，你也要侮辱先生！我早就曉得你這個人是靠不住的！

宋玉 你罵我好了，其實我也希望能夠不相信。你要說不相信的話，你又有什麼證據呢？

嬋娟 不是我親眼看見的，任你怎麼說，我也不相信。你說證據嗎？我自己就是一個證據啦。你想我朝夕都在先生近前服侍，先生待我完全就給自己的嫡親的女兒一樣，絲毫也沒有什麼苟且的聲色。這不就是鐵的證據嗎？

宋玉 （微笑）嚇，嬋娟姑娘，你也未免把你自已看得太高了！

嬋娟 什麼！你這樣說，你簡直是先生的叛徒！

宋玉 抱歉得很，實在也沒有辦法。我也感覺着在這兒呆不下去了。辜負了先生教育了我一場，不過我也算把先生的長處學到了。嬋娟，你請上來，我要送你一樣東西！

嬋娟 誰要你送我什麼東西！

宋玉 是先生寫的東西呢。

嬋娟 (跑上亭去) 先生寫的？

宋玉 (自懷中將「橘頌」取出。) 是今天清早先生寫的一首新詩。(授與嬋娟。嬋娟以金貌授之。)

嬋娟 (受書展視，呈喜悅色。) 啊，「橘頌」，橘子是我頂喜歡的東西。

宋玉 今天清早就在這座亭子上，先生把這首詩給了我，同時還給了我一席很長的教訓話呢。

嬋娟 把那教訓話也給我吧。

宋玉 太長了，我也記不清楚了，聽的時候倒覺得很深刻。現在呢？可又是一番感覺了。不過大意我是還記得的。先生要我把橘子樹來做老師，說橘子樹是怎樣的不怯懦，不懈怠，不遷就，就是把這詩裏面的意思來敷衍一遍的。

嬋娟 還說過什麼話沒有呢？

宋玉 還說過一些大波大瀾的時代。他要把我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來做榜樣，就是氣節要緊，說我們處在目前的大波大瀾的時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

嬋娟 哦，這話多麼好啊！

宋玉 是好啦。我清早聽見的時候，委實是刻骨銘心的，不過我現在是感覺着，說話倒還容易，做人實在是太不容易呀。

嬋娟 你的意思是說先生言行不符了？

宋玉 我只是我自己的感覺，你不要又扯到先生名下去。不過先生還告訴了我一些話，我實在是受益

不淺。

嬋娟 還告訴了些什麼話呢？

宋玉 是關於做詩的經驗啦。先生說他是拼命的在向老百姓學，在向小孩子們學，他教我不要把先生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嬋娟 哼，大約你現在很覺得比先生還要高些吧？

宋玉 不要儘是那樣挑眼兒啦，嬋娟，向老百姓學，實在是個寶貴的教訓。我不瞞你說，我剛才在這兒看見那位老頭子在給先生招魂的時候，我得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啦，停兩天我一定可以把它寫出來，就安個「招魂」的題目吧。我相信這一定可以成爲一篇傑作，比起先生的「九歌」來，是會毫無愧色的。

嬋娟 那真是恭喜你。不過希望你不要做來招你自己的魂。

宋玉 你高興要罵，你就罵吧。（下階亭）反正我在這兒呆不下去了。

（此時子蘭携若千古老竹帛卷冊復由內園門入場。）

（屈原之老闍人阿汪，及老灶下婢阿黃各携行李隨其後。）

嬋娟 （在亭上叫出）阿汪，阿黃，你們要到那裏去？

汪 對不住，我們在這兒呆不下去了。

黃 我害怕呢，嬋娟姑娘。

嬋娟 你們到底要往那裏去？

黃 子蘭公子犒憐我們……

汪 要把我們收進楚王宮裏去啦。

宋玉 (下階與子蘭對面) 公子子蘭，你也把我收進宮裏去吧。

子蘭 那不成問題。我媽媽也喜歡你，她一定是很高興的。

宋玉 放在先生這兒的書西，除這金琬之外，我想也一概不帶了。

子蘭 你還帶什麼，你怕宮裏少了你的使用嗎？我這些東西（示以所抱卷冊）你是曉得的，是從宮裏抱出來的楚國的國史『檣杌』啦，我不抱回去，那關係可太大。事實上連阿汪阿黃我都不帶他們帶行李的，而他們偏偏要帶，也就只好聽隨他們了。

宋玉 把『檣杌』讓我來抱一部份吧。

子蘭 好得很。（分一半與之）

（嬋娟一人立於亭口，將牙關緊緊咬定，心中有無限的悲憤、憎恨、淒涼、種種複雜的情緒湧湧，白臉上可以看出。）

子蘭 (步近亭階，故意鄭重的向嬋娟) 嬋娟姑娘，我要向你告辭了，不過在我臨走之前，我還要奉承你幾句。你允許我吧。

嬋娟 (仍鵝立不動，並緘默無言。)

子蘭 今天清早我在這座亭子上問過你，你到底喜歡什麼人？你答應我說：你喜歡你喜歡的人。現在我算確確實實地弄明白了。你喜歡的不是我這跛了脚的公子，你喜歡的是那失了魂的瘋子啦！

嬋娟 (怒極欲涕) 你們這些沒靈魂的，真是！

子蘭 你也不必那樣動怒。我還要告訴你一個使你也失掉靈魂的消息——先生已經失蹤了！！

嫵娟 (大驚) 什麼?

汪 是的，先生剛才從前門跑出去了!

黃 先生剛才從園子裏轉去的時候，便戴上一頂高帽子，佩着那把很長的寶劍，跑出去了。

嫵娟 先生要到什麼地方去，沒有對你講過嗎?

黃 他老是那樣氣洶洶的，什麼也不說。

汪 誰也不敢問他一聲啦。

宋玉 (初聞失蹤之說亦略表示吃驚，繼而沉靜下來，此刻更沉靜地) 我看先生這一出去，不是想

殺人，便是自殺啦!

嫵娟 (飛奔下亭，向內園門跑去，口中連呼) 先生，先生…… (即幕之後此呼聲尚未止息)

餘人 呵，快走，快走! 又出了一個瘋子! (向外園門跑去)

(幕)

第四幕

景：楚國郢都之東門外，右手一帶城牆，有城門一座，城門上篆書「龍門」二字。

以自然之小河爲濠，濠上有堤，遍栽楊柳。濠水在舞台上橫貫，折繞於左翼，有橋在左翼露出，與城門約略正對，橋之彼端隱沒。

堤上有翼隼城處有一中年人頗似隱士，在柳陰下垂釣。另有一老翁在橋頭近處守着一架四角網，時而舉出水面，時復放下。

太陽西斜的時候，天上雲霞，時刻改變顏色。嬋娟倉惶由城門跑出，四下張望，遇有老嫗一人，由橋頭過來，行將入城。

嬋娟 老媽媽，你 橋那頭的路上看見我們的先生沒有？

老嫗 你的先生是……？

嬋娟 三闖大夫啦。

老嫗 哦，聽說他瘋了，我沒有看見他啦。（入城）

嬋娟 站立路頭，躊躇有間，繼奔至橋頭向守四角網的漁翁發問。）

嬋娟 老伯伯，你在這兒看見過三闖大夫沒有？

老翁 我沒有看見過啦，聽說他發了瘋，不曉得是怎麼樣？

釣者（向漁翁）你們都說三闖大夫發了瘋，其實真是活天冤枉！

老翁 先生，我不過是聽見過路的人那樣說，我並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啦。

釣者 大家都在說：三閭大夫發了瘋，三閭大夫淫亂宮廷，唉，真是天曉得！

嬋娟 （向釣者走近）先生，你是曉得那詳細的情形嗎？

釣者 我是親眼看見的啦，姑娘。

嬋娟 好不好請你告訴我？

釣者 （把嬋娟打量了一下）姑娘，你是三閭大夫的什麼人？

嬋娟 我是服侍先生的嬋娟啦。

釣者 哦，是的。「九歌」裏面有你的名字。在「湘夫人」歌裏面，我記得有「女嬋娟兮爲余太息」的一句啦。我倒先想請教你，三閭大夫回去之後的情形是怎麼樣了？

嬋娟 先生回到家裏很生氣，不知道怎的，冠帶衣裳都沒有了。曾經休息過一下，任何人也不願意見。後來後園子裏面有很多隣里來替他招魂，都說他是瘋了，要把他的魂魄招轉來。聽說上官大夫和令尹都到過我們的後園來，也都說先生是瘋了。先生被大家鬧醒了，到園子裏來一看，更加生氣，他便跑到外面來了，不曉得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釣者 唉，大家那樣沒兄識，倒真的會把三閭大夫逼瘋呢！我是明白的，今天的事情實在够他忍受。
嬋娟 先生，務必請你告訴我，詳細的情形我還絲毫也不知道，我還沒有問過，因爲我不敢問啦。

釣者 好的，我就告訴你吧。嬋娟姑娘，你可知道秦國丞相張儀到了我們楚國來的這件事體嗎？
嬋娟 我是聽見先生說過，說他到我們楚國來，要我們和齊國絕交，並且和秦國要好啦。

釣者 是的，張儀就是那樣的一位連橫家，他專門挑撥我們關東諸侯自相殘殺，向秦國稱臣，好讓秦國來併吞六國。但是我們三閭大夫的主張和他恰恰相反，你是知道的啦。

嬋娟 是的，我早知道。我們先生是極力主張和齊國聯合，以抵抗秦國的侵略的。

釣者 是的，我們楚國就幸虧有我們三閭大夫，平常我們的國王也很聽信三閭大夫的話，這一次張儀來也沒有達到他的企圖，我們的國王是聽信了三閭大夫的話，不肯和齊國絕交，也不願和秦國要好。因此，張儀便想朝魏國了，魏國本來是他的祖國啦。

漁翁 張儀是魏國的人嗎？

釣者 可不是？他還是魏國的公族餘子呢。張儀要到魏國去。國王打算在今天中午替他餞行。

嬋娟 我也聽見過這樣的消息，但不知詳細情形是怎樣。

釣者 今天中午，國王打算替張儀餞行，南后便命令我們在明堂中庭跳神，就是跳三閭大夫的『九歌』，我扮演的是那河伯，姑娘，你知道，我是一位舞師啦，我是頂喜歡三閭大夫的歌詞的一個人。

嬋娟 哦，是那樣的，後來怎麼樣呢？

釣者 快到中午時分，公子子蘭來叫我們到中庭去，準備聽南后和三閭大夫的指示，我們到了那兒，看見南后和三閭大夫兩人立在那兒，南后回頭又叫唱歌的和奏樂的通同就位，便叫我們跳『禮魂』。南后和三閭大夫便立在明堂的階上看我們跳神。我也記不清跳了好幾個日子的时候，東首青陽左房的後門被推開了，有兩位女官走出來又把前面的簾幕揭起了，悄悄地又退了下去。接着南后便命令停止歌舞。我這時候剛跳到明堂階前，我是聽得清清楚楚的，我聽見南后對三閭大夫

說：「啊，我發暈，我要倒，三閻大夫，三閻大夫，你，你快，你快，你快！」便倒在三閻大夫懷裏去了。

婢娟 後來怎麼樣了呢？南后病了嗎？

釣者 你聽我慢慢的說吧。就在那個時候，國王和張儀令尹以及上官大夫在青陽左房裏出外了。嚇，就在那個時候，那南后，真兇，真毒辣，一個鴿子翻身，大聲喊着：「三閻大夫，你快，你快，你快放手，你太使我出乎意外了！在這樣大庭廣衆當中，你敢對於我這樣的無禮，你簡直是瘋子！」

婢娟 (切齒，扼腕。) 哎，南后，竟這樣，竟這樣陷害先生！

釣者 後來她就跑到國王懷裏去，國王也就大發雷霆，罵三閻大夫是瘋子，叫令尹和上官大夫兩人把他押下去，撤了他的官職，後來聽說三閻大夫的衣裳冠帶都是當着衆人自己撕毀了的呢。

婢娟 (愈見切齒，欲泣。) 這，這，先生一定是很危險。

釣者 真的啦，那樣的毒辣，連我們旁觀者的腦子差不多都震昏了。

婢娟 (同上) 先生一定很危險，一定很危險！(飛奔沿着城牆跑下)

漁翁 唉，不想竟有這樣冤枉的事體啦。

釣者 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只要當場問一下便可以弄明瞭的。但我們的國王在盛怒之下不僅不想問問我們當場的人——當場的人並不少，我們跳神的是十個，還有唱歌的和奏樂的，他不僅不想問問我們，連三閻大夫要想申訴幾句，他也全不允許。只是一味的痛罵，一味的責備，甚至連三閻大夫請他賜死，打算以一死自明心跡，他竟罵他連死都不配！就這樣生窟活奪的便加上了一個瘋子和淫亂宮庭的罪名。

漁翁 這怎麼受得了呢？不瘋也會瘋的！

釣者 你沒有當場聽見，三閭大夫在被押走的時候，說的那幾句侃侃諤諤的憤極的話呢。

漁翁 他是怎樣說的？

釣者 他說：『南后，沒想出你竟這樣的陷害我！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楚國，是我們整個的中原啦！』他這幾句話真是把我們全身的骨節臟腑都震撼了。

漁翁 就連我現在都還聽得毛骨悚然呢。

釣者 後邊有人來了，回頭再講吧。

（二人沉默。）

（屈原由左手登場，冠切雲之高冠，佩陸離之長劍，玄服披髮，顏色憔悴，與濟晨在橘園時風度判若兩人。頸上套一各種花草所編製之花環，口中不斷謳吟，時高時低，步至橋頭略略佇立，欲過橋，但又中止，仍沿着壕堤前進。）

（繼續可聞之歌詠乃九章『惜誦』之詞句，唯前後參差，不相連貫。蓋此時『惜誦』一章正在醞釀醞釀之中，尙未達到完成之境也。）

『曾與行其可迹兮，

情與貌其不變。

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晉申生之孝子兮，
父信讒而不好。
行婞直而不豫兮，
黜功用而不就。」

「懲熟藥而吐豔兮，
何不變此志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
猶有義之態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
行不羣以超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也。」

（返復謳吟，俯首徐行，行至垂釣者前。）

釣者

（起立）三閭大夫，三閭大夫，你不是三閭大夫嗎？

屈原

（初不理會，繼乃含愠地。）我不是三閭大夫，我已經不是三閭大夫了！

釣者 是的，屈原先生，請你恕罪，我是知道的，剛才有位嫵媚姑娘在這兒來找過你啦。

屈原 你是什麼人？

釣者 我是黃河的神。

屈原 （以爲受了玩弄）哼，你！沒靈魂的！

釣者 先生沒生氣，我是今天跳你『九歌』中的河伯的。

屈原 今天的事體你是在場啦。

釣者 我最能明白先生，你那一腔的冤曲。

屈原 唉，我多謝你。（拱手）我算第一次受着了真正的安慰。

釣者 我扮演河伯正跳到階前，南后對你說的話我聽得最清楚。

屈原 唉，我真不知道她爲什麼要那樣陷害我！

釣者 屈原先生，那原因我倒是很知道的啦。

屈原 你知道的？你怎麼會知道？

釣者 先生，你被他們強迫走了之後，國王和南后還和張儀談過好一陣話呢。

屈原 他們談了些什麼？

釣者 哼，那張儀真是一個奸滑的小人，從前他在我們楚國做過小偷，偷過丞相家裡的璧玉，我看是

千真萬確的。他算是一個巧言令色的小人。

屈原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釣者 他當着楚王和南后面前，把南后恭維的無以復加，說她是巫山神女下凡，說她是天下第一，國

色無雙，把楚王和南后都說得不亦樂乎。而且還傷負到你嗎？

屈原 在他是必然的，我就是他的眼中釘啦，不過不知道他是怎樣傷負法？

釣者 他說他得見了南后一面，才明白你爲什麼要瘋了。

屈原 哼，真是下流！是這樣看來，恐怕是張儀和南后在通同作弊啦。

釣者 我也正是這樣想，而且有充分的證據。他把國王甜着了，國王便高興得昏天黑地。他說：『張儀，你用不着再到魏國去了，我也不要你去找什麼周鄭的美人了。』他又說：『我再不聽瘋子屈原的話，我決定和齊國絕交，決定和秦國要好，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

屈原 （心氣漸見和平起來）是這樣看起來，完全是張儀那小子在興妖作怪啦。

釣者 我正是這樣看法的。我看一定是那張儀，看見國王聽信你的話，不肯和齊國絕交，所以就想用女色來打動國王，同時也是威逼南后，要她在國王面前毀壞你的信用，你的信用毀壞，他的奸計也就得售了。

屈原 一點也不錯，哼，我們的楚國便被這小偷偷了去！（厲聲叫出）呵，南后，我們的國王，你們怎麼那樣的愚昧呀！

● （此時楚王、南后、張儀由橋頭步出，有衛士八人稍隔一間，隨後。）

楚王 （偕餘人步至橋前隙地手指着屈原）哦，那瘋子還在那兒罵我們啦！

南后 （急急獻媚）你不要生氣，我們叫他來問問他，逗逗瘋子是滿好玩兒的。

楚王 啊，好的，（回顧衛士）你們走兩個去，把三閭大夫請來。

衛士二人 （應命至屈原前）三閭大夫，國王請你去。

屈原（喜形於色）好的，我就去。（回顧，向釣者。）剛才多謝了你。

釣者 希望先生保重。

（屈原偕衛士行至國王及南后前分別行垂拱禮，唯對於張儀不加工會。）

南后（含笑）三閭大夫，你那花環是那個給你的啦？

屈原 是我自己剛才編的。

南后 好不好送給我？

屈原 南后喜歡，我十分誠意地奉獻。（取下奉之）

南后（接受來戴在頸上，故作種種姿態。）啊，這是多麼美麗，多麼芬芳呀！這比任何珠玉瓊瑤的環佩還要高貴，我自己就好像成了湘夫人，成了巫山神女啦。（突然呈出狂態）是的，吾乃巫山神女是也，三閭大夫，你剛才向我求愛，你現在又送我花環，你準備什麼時候才和我結合。

（楚王及張儀均笑，屈原則頗窘。）

屈原 南后，請你不要以為我是瘋子，我並沒有瘋。

南后 是的，你並沒有瘋，我知道你是誠心愛我，我也誠心愛你啦。我要請求上帝，封你為巫山神，你可高興嗎？（眨眼，向天，拱手而訴。）啊，上帝，我赫赫明明的上帝。下神乃巫山神女，皆因有南國詩人，三楚才子，姓屈名原字平者，迷戀妾身，神魂離散，務求上帝憐鑒，封之為巫山十二峯之山神土地，以便與小神朝朝暮暮，為雲為雨。

（楚王及張儀益笑，屈原更窘。）

屈原 我誠懇地請求你，南后，你不要降低了你的身分。

南后 是的，我的身分是很高的。哦，我想起來了。吾乃大舜皇帝之妃湘君湘夫人是也，可憐的大舜皇帝呀，你的靈魂失掉在蒼梧之野，你到底在那兒飄蕩呀！（一轉眼腳着屈原）啊，你不就是大舜皇帝嗎？你爲什麼在這兒呀！你怎麼不答應我一聲？你怎麼不說話？你使我們想得好苦呀！汪汪汪……（假哭）

（楚王與張儀大笑，屈原漸漸含怒，將牙關咬緊，同時以怒眼瞥視張儀。）

南后 你使我們好傷心呀。我們的眼淚都哭乾了，一珠眼淚水也哭不出來了。我們的眼淚都哭在湘妃竹上去了。湘妃竹每天清早都在哭，每天晚上都在哭啊。我們就是湘妃竹，湘妃竹就是我們呀，汪汪汪……

（楚王張儀捧腹絕倒，屈原忍無可忍，怒叱張儀。）

屈原 張儀，你這盜竊璧玉的小偷，有什麼值得你笑！你這賣國求榮的無賴，你這巧言令色的小人，有什麼值得你笑，你的下顎挨過打的癢痕還在吧，有什麼值得你笑！

（楚王與南后仍笑不止，張儀則愕然。）

屈原 你 經在我們楚國做過小偷，偷了我們令尹家裡的璧玉，你挨過好幾百板子，你忘記了？

（楚王與南后仍笑不止，張儀無言。）

屈原 你曾經到蘇秦那裡去討過口，你該還記得？你叫你老婆看過你嘴裡的舌頭，看被打掉了沒有，你該還記得？你生爲魏國之人，而且是魏國的公族餘子，你跑到秦國去便惹惹秦國去侵略魏國，你跑回魏國去勸魏國去投降秦國，你簡直是不知羞恥的賣國賊，你連你自己的父母之邦都要出賣，你何所愛於我們楚國，你是最陰險的秦國的奸細，你叫我們和齊國絕交，那才好讓你們來各

個擊破啦！你說要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誰個能够相信你的話！

（楚王與南后止笑，漸就嚴肅。）

張儀（頗有愠怒）屈先生，我希望你講求一下禮節，假如你不是瘋子。

屈原 哼，瘋子！你這讒諂面諛的小人，你在國王面前說過的話我怕我不知道，你在南后面前說過的話我怕我不知道！你把我們的國王當成了什麼人？你把我們的南后當成了什麼人？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

張儀（搶着說）我把你當成病人！

屈原（不等他說完，亦搶着說）你說要爲國王去尋求周鄭之間的美女，你說南后是巫山神女下凡，你說我是爲南后而發狂，你這無恥的謊言，你這巧言如簧的挑撥離間，虧你還帶着一個人的面孔！（略停，調整呼吸。）

（楚王與南后無言，楚王時而監視南后，有欲發作之意，但見南后無表示，則復隱忍。）

張儀（故示鎮靜）你發洩够了吧？我是在國王和南后面前，不願意和你這病人多作糾纏，你是愈說愈不成話了！

屈原 不成話？你簡直不是人！你戴着一個人的假面具，到處替秦國破壞中原的聯合，你怕我沒看透你！你想謀害我們楚國，你離開我們齊楚兩國的國交，好讓秦國坐收漁人之利。我相信我們的國玉絕對不會被你耍弄的。

張儀 哼，你口聲聲要說齊國好，當然有你的理由。據我所知道你的死了的太太是齊國人，似乎還丟下了一位陪嫁的姑娘跟着你，而且齊國近來也送了很多賄賂啦！

屈原 哼，你這信口雌黃的無賴！要你才是到處受賄，專門賣國的好滑小人！你怕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都還領受了我們南后一千五百個刀幣嗎？

南后 （決然）簡直是瘋子，滿嘴的胡說八道！

楚王 （大發作，向衛士）你們把他抓下去！

南后 把他抓到東皇太一廟去，要鄭太卜監視着他，不要讓他出來興妖作怪！

（衛士二人猛烈上前，將屈原挾持着。）

楚王 你們把那沙鍋蓋子給他取了，把那撥火棍子給他拔掉！

（另二人扯去屈之切雲冠，解去其長劍。）

屈原 大王，你是始終不覺悟嗎？楚國的江山社稷在你一個人身上，你不要使我們若敖氏的列祖列宗，斷絕禋祀血食呀！

楚王 （愈怒）趕快！趕快把他抓下去！

（衛士二人挾持之上橋。）

屈原 我受侮辱，是絲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見我們的楚國，就被無賴的小偷偷去呀！（下，尚聞其聲。）

南后 唉，簡直是瘋子，滿嘴的胡說八道！（向張儀）張先生，今天實在對不住嘍。

楚王 實在是使你太受了委曲。

張儀 客臣是絲毫也不介意的。貴國失掉了這樣一位文章家，我倒覺得可惜呢。

南后 其實倒也尋常，近來出了一批青年文章家，似乎比他還要高些呢。

張儀 是那幾位名手，倒很想見識見識。

南后 像宋玉、唐勒、景差這一批人，我覺得都很有希望，將來他們的成就會比這位瘋子還要高些呢。

楚王 不錯，我也早聽見說過他們的名字，我一定要提拔提拔他們。

張儀 提拔青年文章家不用說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倒有一點意見。我這意見早就想好的，到了今天我才迫切地感覺着有推行的必要。

南后 張先生的高見何妨對我說說呢。

張儀 我是覺得，文章家總該專門作文章，不好來干預政事的。

南后 是的，一點也不錯，文章家一談政事，總是胡說八道。

楚王 好的，我今後要照這個意見辦。我要絕對禁止文章家談政事，假使有人要談，我一定要把他抓來關在東皇太一廟裡。我們現在慢慢回城去吧。（開始行動，南后張儀及衛士六人隨。）

（自楚王等出橋以來，道上頗有來往行人，俱畏縮地避道，集於堤上觀望。人數不宜太多，但亦不宜太少，可酌量舞台情形而定。）

（在此時嬋娟突由左手急驟入場，蓋她沿着城壕，已經將城環繞了一遍，跑入場後，見楚王南后諸人在，突然止步，南后早瞥見之。）

南后 （指之示楚王）這就是張先生所說的那個陪嫁丫頭了。（諸人均止步）

張儀 才只十五六歲啦，難怪得。

楚王 頂多也不過十六歲吧。

南后（招嬋娟。）嬋娟，你來。（嬋娟瑟縮地走近，但仍留有間隔而立定。）你在做什麼？

嬋娟 我在找我們先生，我沿着城牆跑了一轉，都沒有把他找着。

南后 你那裡找得着他，他瘋了，早就跳在水裡面淹死了！

嬋娟（大吃驚地）先生淹死了？

南后 可不是嗎？我們剛才在東皇太一廟的門前，看見好些老百姓把他的屍首從一個池壩了攆了起
來，真也是怪可憐見的。

嬋娟（哭着）南后，你說的是真話？

南后 怎麼不是真話！你不相信，你看他所剩下來的這寶劍和這切雲冠啦。（指衛士一人中所持者示
之）他解在岸上，我替他揀了來，還有一雙草鞋，我們便沒有要了。（忽然想起）哦，對了。

還有這個花環呢（從頸上取下。）我看你戴倒是很合適的。（順手爲之戴上）

嬋娟（傷心痛哭）啊，南后，那麼你簡直把他害死了！先生，先生啊，你說別人家陷害的不是你，
但結果還是把你害死了！南后呀，你真忍心啦！你爲什麼要把先生害死？要把那麼好的一位先生
害死？你，你真忍心啊！……。

南后（大笑）你這丫頭大概也是發了瘋吧，你怎麼會說是我把先生陷害了的？你要當心啦！

嬋娟 南后，你不要駭唬我，我現在一點也不怕你了。是你把先生陷害了的，是你，一百個是你。

南后 哈哈，今天你真好玩兒，暮春天氣瘋狗多。

嬋娟 你老是愛說，這個是瘋子，那個也是瘋子。你所做的事體，你怕沒有別人曉得嗎？你是不是多
少還有點良心呢？你假如還有點良心，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惡怎樣深重呀！

楚王 (欲發作) 這個丫頭我可不能忍耐!

南后 (想止之) 童言無忌，你讓他說，滿好玩兒的!

嬋娟 (激昂地) 哼，你把人當成玩具，你把一切都當成玩具。但是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惡是

多麼深重呀！你害死了我們的先生，你知道這對於我們的楚國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對於我們人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呀！(語氣轉沉着) 天上就只有一個太陽，你把這一個太陽射落了，你把牠吃了，永遠的吃了。(又轉激昂) 你這比天狗還要無情的人呀，你總有一天要在黑暗裡痛哭的啊！永遠痛哭的吧！

楚王 這個小潑婦，我實在不能忍耐！

南后 (再想止之) 你不要着急，你等我再問她一些話。(向嬋娟) 嬋娟，你年紀青青的女孩子，爲什麼就學得這樣潑辣？你口口聲聲說我陷害了你的先生，到底我是怎樣陷害了的呢？他發了瘋，侮辱了我，還要說是我陷害的嗎？

嬋娟 哼，你怕你做的事體就沒有人看見，就沒有知道。你在先生面前，明說你頭發暈，你要倒，要先生扶你，待你一看見了國王，你就反轉身來栽謬先生，你怕沒有人聽見你的話，沒有人看見你的動作嗎？

南后 (生怒) 你在信口開河！誰個看見，誰個聽見！

嬋娟 總有人啦，你是在大庭廣衆之中做的事體啦！

南后 是誰造出了這樣的謠言，誰個告訴你的？
嬋娟 有那樣的人告訴我。

南后 究竟是誰，你說，你說！

嬋娟 我說了，你好再去陷害人？

南后 你不說就是你在造謠生事！我要割掉你的舌頭！

嬋娟 唔，你就割掉我的頭，我也不給你說。

南后 （握嬋娟頭髮）究竟是誰？你說！你說！你說！

嬋娟 儘你把我怎樣我也不說。

南后 你怕我眞的不能割掉你的舌頭？

嬋娟 你割好了，儘你割，我早就不願意見你這樣的人！你割好了！（把舌頭伸出）

南后 （向衛士之一）你把寶劍遞給我！（衛士遮劍，南后拔劍出鞘。）究竟告訴你的是誰！

（此時釣者在堤上從人羣中挺身而出，大聲急呼。）

釣者 是我！是我呵！你不要殺那可憐無告的人，你來殺我！

楚王 （大怒）去把那傢伙捉來。

（衛士二人奔去）

釣者 （仍大呼不罷）你陷害了三閭大夫的話，是我對她說的話，剛才三閭大夫說的話，也是我對他說的話，你們來殺我！來殺我！

南后 （亦大怒）你是什麼人？

釣者 （在二衛士挾持中，仍不斷叫罵。）我親耳聽見你向三閭大夫說你頭發暈，我也親眼看見你倒在三閭大夫的懷裡，你就忘記了在你的周圍還有許多的人啦，跳神的，奏樂的，唱歌的！你白

白的殘害忠良，你是上了那張儀的當呀。

南后 哼，又是一個瘋子！把嘴勒住抓進城去！（納劍入鞘）

（二衛士如命，挾持釣者進城。）

嬋娟 哦，南后，原來你是受張儀指使的呀！

南后 也把她的嘴勒住，抓進城去！（向嬋娟）哼，我要讓你這丫頭多受活罪，再把你剝成肉醬！

（又有衛士一人如命，將嬋娟挾持進城。）

楚王 （徐徐向城門走去，餘人相隨，向張儀。）張丞相，我們楚國的瘋子太多了，今天實在冒犯了你。

張儀 （走着）啊，豈敢，豈敢。瘋子多，是四處皆然的。不過我真佩服我們南后呢。（向南后）南后，你真是精明呀！尤其是封鎖瘋子們的嘴，那是最好的辦法。

南后 多承你誇獎。

楚王 是的啦，封鎖住他們的嘴，免得擾亂人心。

（此處上官大夫靳尚由城門出場，趨至楚王與南后前行垂拱禮，餘人均暫時停腳。）

靳尚 臣上官大夫靳尚，恭迎大王與南后，車馬已經備好在城門內，是否要他們開出城來？

楚王 不必，我們率性進城再坐。（開始行動，餘人相隨。靳尚退至南后之旁隨行。）

南后 （行動着，下同。）上官大夫，剛才抓進城去的兩個人，你看見了嗎？

靳尚 看見了的，那是楚小臣和嬋娟啦。

楚王 楚小臣是幹什麼的？

靳尚 是一位舞師啦，今天扮演河伯的就是他了。

南后 你把他丟在監裏，——

楚王 監他個三年！

靳尚 是，那嬋娟是不是也同樣處治？

南后 不，我要把她帶進宮裏去，自行處治。

楚王 那齊國的間諜，非把她處死不可！……

（入城，餘人均隨之而入。）

（羣衆留於場上未散，均望着城門表示着敢怒而不敢言之神氣，僅有守四角網之漁翁，
跨在堤上，忽然掉過頭去頓了一腳，「哼」了一聲。）

（幕）

第五幕

第一景：

夜，月光皎潔，一帶宮牆，於正中偏右處放置一木檻。嬋娟被囚於檻內，衣服也頓狼籍。花環零亂仍在頸上。

一衛士於檻之附近，執戈看，往來盤旋。公子子蘭與宋玉，沿牆壁由左手出場。

衛士 (驚覺) 誰呀！

子蘭 我是子蘭公子！

宋玉 (同時) 公子子蘭啦！

(衛士直立，靜待。)

子蘭 那嬋娟姑娘的囚檻是放在這兒的？

衛士 是的，就在這兒。

子蘭 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你可以方便一下。

衛士 是，公子是可以隨便同他講話的。不過要請原諒：因為我有看守的責任，我不能夠離開這兒。

子蘭 那是用不着道歉的。

(一人走近囚檻)

子蘭 是不是可以暫時放她出來一下？

衛士 只要有公子擔戴，想來是可以的。

子蘭 那就請你把她放出來一下。

衛士 是。(取腰間鑰匙將開囚檻)

嬋娟 (在檻內) 不，我不出去！我不願意受任何人的恩惠！

衛士 (躊躇，回顧子蘭。……)

子蘭 嬋娟，你又何必呢。聽說你挨了皮鞭，周身都打傷了。出來舒展一下也好的咯。

嬋娟 不，我不願受任何人的恩惠！

宋玉 不必那樣倔強吧。

嬋娟 我不願意同你講話，我不願意見你，你們走開，不要挨近我！

子蘭 好的。不要那樣虎聲虎氣的。你不願意出來也不勉強，我只想同你說幾句話，並不想來麻煩

你。(衛士讓開，在檻之右側稍遠處站立。)

嬋娟 我是說過的，我不願意講話，也不願意見誰。(說罷，把兩手緊緊覆着顏面，頭向下。)

子蘭 講不講由你，見不見也由你，我們是完全出於好意來的。

(嬋娟姿態不動，無言。)

子蘭 嬋娟，我是一心想救你，我也不能在這兒多作逗留。我只直切了當的向你說幾句話。我希望你能够對我說：你是喜歡我，即使你心裏不真是喜歡也不要緊，只要你聽從我的話，在我身邊服侍我，我立刻便可以向母親說，把你饒恕了，母親是一定許可的。你究竟願不願意？

(嬋娟姿態不動，無言)

子蘭 (稍停後) 你說吧，只要簡單的說一個字都可以，只是說『願』或者『不』，就只這樣簡單的

一個字啦。你說吧，你請說吧。

（嬋娟姿態不動，始終無言。）

子蘭（更媚婉地）你不肯說，就請把頭動一下也好啦，或者點一點，或者搖一搖，我是絕對尊重你的意思的。

（嬋娟姿態不動，毫無表示。）

子蘭 唉，簡直和石人一樣啦。

宋玉 嬋娟，我知道你現在恐怕頂不高興我。不過我也想盡我的一份友誼。你對於公子子蘭的好意是，不好辜負的，你自己恐怕還不曉得你自己的處境呢。你的命運說不定就只有這一晚上了。我們楚國的慣例，斬決囚犯是在清早行刑，下午捉着犯人的時候，罪輕的便丟監，罪重應該斬決的便囚在檻裏，等到明天清早再推出去斬首示衆。你怕還不知道吧，同你一道抓進城裏的那位舞師部下，了監，而你偏偏囚在了檻裏，可見南后是一定要處死你的。你也未免太倔強了，你罵了南后，又罵了國王，怎樣不遭大禍呢。現在公子子蘭的確是一片誠心，他放下了他的公子的身份來求於你，我看你是不好那麼執拗的。

（嬋娟絲毫不動）

宋玉（停了一會之後。）嬋娟，你即使把你自己的性命看得很輕，但我知道你是把先生看得很重的。先生的命運同你也是一樣，他得罪了南后，又得罪了國王，而且又在國王和南后面前侮辱了顯貴的國賓，我是知道的，先生的命運怎麼也延長不過明天！公子子蘭此刻來救你，其實也是想救先生。只要你答應了公子的請求，公子可以立即在南后面前講情，不僅你可以得救，先生也是

可以得救的。這一點我是可以保證的。（稍停）我看，假使你不放心，你儘可以把救先生這件事體作爲交換的條款啦。（回向子蘭）公子子蘭，你覺得怎樣？我看嬋娟可以向你這樣提出，便是要你今天晚上便從南后那裏得到赦免先生和嬋娟的手詔。假使今天晚上那手詔你能到手，她便允許你，假使得不到手，那就沒有話再說了。你看怎樣呢？

子蘭 我是沒有什麼的，只要看嬋娟怎樣。

宋玉 （又向嬋娟）嬋娟，你是聽見的啦，你的意思是怎樣呢？這是最近情理的辦法了！

（嬋娟仍絲毫不動）

宋玉 唉，你怎麼總不表示態度呢？你把頭點一點呢搖一搖呢。

（嬋娟仍絲毫不動）

宋玉 沒有辦法，簡直是比先生還要頑固，你自己的性命不要緊，難道看到先生死到臨頭都不想打救嗎？

嬋娟 （如水破開門般地痛哭並責罵。）你們這些沒靈魂的！先生死都死了，你們還在這兒假惺惺！

宋玉 （出乎意外）唔，先生死了？

子蘭 誰給你說的？

嬋娟 （哭）誰給我說的？就是南后給我說的。

子蘭 媽在什麼時候對你說的？

嬋娟 她在東門外看見我的時候。

宋玉 怎麼樣死的呢？

宋玉 請了來怎麼樣呢？

衛士 請了來呀，我們的南后便一直和他開玩笑。不過三閭大夫的裝束也很稀奇，他戴着一頂高帽子，佩着一把很長的劍，脖子上還戴了花環——就是嬋娟姑娘戴着的那個了。南后開始向他把花環要了來戴起，便裝起瘋來，一會兒是裝巫山神女，一會兒又裝湘君湘夫人，老是把三閭大夫來開玩笑。國王和那位秦國的什麼丞相張儀便笑得個不亦樂乎，逼得三閭大夫對於那位秦國的丞相大罵了一場呢。

宋玉 哦，原來還有那麼一回事？

嬋娟 （此時改變神情，注意諦聽表示十分關心。）……

衛士 嚟，那罵得真可是不亦樂乎，他罵他是小偷——

宋玉 （向子蘭）對嘍；從前張儀是在令尹家裡偷過璧玉的。

衛士 他罵他是賣國求榮的奸賊，本是魏國的公族餘子，跑到秦國去便叫秦國侵略魏國，跑回魏國去又勸魏國投降秦國，他罵他連自己的父母之邦都不愛的人，那裏會愛我們楚國。我看，三閭大夫這番話實在說得頂有道理啦，後來——

宋玉 後來又怎樣？

衛士 後來他又罵他愚弄國王，愚弄南后，想離開齊國和楚國的邦交，好讓秦國來漁人得利。他罵他是秦國的間諜，罵他簡直不是人。

宋玉 張儀怎麼樣了？

衛士 張儀被罵得啞口無言，只是無賴地說三閭大夫死了的夫人是齊國人，並且還說到嬋娟姑娘上來

了呢。——

子蘭 他說嬋娟姑娘怎樣？

衛士 他說嬋娟姑娘是陪嫁貨，自然也是齊國人，接着便說屈大夫是受了齊國的賄賂，吃了齊國的刀幣啦。

嬋娟 哼，簡直無賴，我相信先生一定是很生氣的。

衛士 不錯，屈大夫是大生其氣，他便罵張儀才是四處受賄賂的奸滑小人，罵他昨天晚上還受了南后一千五百個刀幣。

宋玉 南后爲甚麼要送錢給他呢？

衛士 那我怎麼會知道，不過經屈大夫這樣一提，南后便大生其氣，她說：簡直是瘋子，簡直是胡說八道？於是國王便叫我們把屈大夫抓起來，把他的帽子給他取了，劍給他解了，押送到東皇太一廟去了。

宋玉 是呵，我們原是聽說關在東皇太一廟的啦。

嬋娟 你這話是真的？

衛士 (含愠) 我要騙你做什麼呢！你該是聽見的，那位釣魚的人起來替你說話的時候，不是說過，你說的話是他告訴的，剛才三闖大夫說的話；也是他告訴的嗎？看那情形，恐怕是——

嬋娟 (有所恍悟) 唔，是的，恐怕我走了之後，先生來，先生走了，後我又來的。

子蘭 好了，話還是說回頭吧。我是不好在這兒久留的。時間也不允許我久留。嬋娟，先生是還在，我自信有本領救你，也有本領救先生，就看你的態度怎樣。

嬋娟 我的態度？我的態度和先生一樣。先生說過：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先生決不會苟且偷生，我也是斷然不肯苟且偷生的！！這就是我的態度！

子蘭 好的，好的，算我枉費了唇舌，我們恭喜先生成爲聖人——

宋玉 嬋娟，也恭喜你爲烈女啦！

嬋娟 宋玉，我特別的恨你！你辜負了先生的教訓，你簡直是沒有骨氣的文人！

宋玉 隨你怎麼罵都好，各人有各人的路，是不能勉強的。公子子蘭，我們走吧。

子蘭 嬋娟，你究竟怎麼樣？

嬋娟 我決不服從你！你要救先生偏偏要拿我來做交換品，你們簡直是禽獸！

子蘭 （拉着宋玉轉身便走）好，我們走，我們走！簡直不成話，管不了，管不了……。

（二人由原路下）

（舞臺沉默，衛士復如前往復躑躅。）

（有頃月光消失，一更夫手提一紅燈，執柝，由右手入場。）

更夫 （自語）嚇，天氣變得很快，怕要有雷雨啦！

衛士 現在是什麼時候？

更夫 我要準備打三更了。

衛士 就快半夜了麼？

更夫 可不是。

（更夫走過，衛士忽有所思，凝視其背影，欲呼而止者再，俟更夫已下場，衛士終於決

心呼出)

衛士 打更的，你轉來一下。

更夫 (在內) 什麼事體呀？

衛士 有點事體同你商量。

更夫 (復入場) 有什麼事體呀？

衛士 請你來一下。

更夫 (走至衛士前) 你究竟有什麼事體呀？老兄，是不是要出宮啦！

衛士 是的，就是打算要登登坑，這宮庭裡的鑰匙通在你老兄身上嗎？

更夫 (向腰間拍了拍，起金屬之聲。) 哼，到了晚上來，我們一個更夫比國王還要厲害，國王就要

出宮，也非得啓稟我們不可啦。

衛士 對你不住，要請你老兄幫我代理一下，借你的燈來用一用。

更夫 不過，你要快才行呢，老兄，我是有職務之人，把更頭弄遲了，要受處分的啦。

(以燈授之。)

衛士 (接燈後，却將燈與戈均插於檻次。在身上搜索。) 糟糕，沒有方便的東西。

更夫 真的，要快點啦，老兄。

衛士 對你不住。(出其不意地將更夫頸子用兩手套着，更夫一時氣咽，更夫氣咽後，衛士將其衣帽

脫下，復取其鑰匙與擊柝之工具，然後一面打開囚檻一面向嬋娟。) 嬋娟姑娘，我要打救你，請你一點也不要躊躇，乘着這月黑的時候，你裝着打更的我們一道跑出城去，我們去救三閩大夫。

婢娟 你爲什麼要殺他，未免太殘忍了吧！

衛士 姑娘，你不知道，這是我們的一種法術，叫活殺自在。他並沒有死，回頭我要把他救回轉來的，你趕快出來。

（婢娟勉強出檻，雖然身受鞭傷，但尚能勉強行步。衛士解其鎖鍊，以丈夫衣帽授之。）

衛士 你趕快改裝吧。哦，你身子不方便，我幫切你。（爲之戴上更夫之帽，將爲穿衣，欲去其花環。）這個可以丟掉了。

婢娟 （急止之）不，我要的，就把衣裳套在這上邊好了。

（衛士如囑爲之穿衣，一面用鎖鍊將更夫之手反剪，一面更以衣物緊勒其口，使之不能發聲，抱入檻內，鎖好，再隔欄按其頸而活之。）

衛士 （向更夫）老兄，對你不住，我們真正出宮去了。

（婢娟提燈，擊柝，徐徐由右手下場。衛士隨之下。）
（舞台轉暗）

第二景：

東皇太一廟之正殿。與第二幕明堂相同，四柱三間，惟無簾幕。三間靠壁均有神壇。中間供神鬼六尊。正中東皇太一與雲中君並坐，其前左右二側山鬼與國殤跪侍。右手東君騎黃馬，左手河伯乘龍，均斜向。馬首向左，龍首向右。左右二室各供二尊。左室爲一龍船，船首向右，湘君坐船中吹笙，湘夫人立船尾搖柁。右室與一片雲彩之上現着大司命與少司命。左右

二室後壁龕外側均有門，左者開放，右者掩閉。各室均有燈，光甚昏暗，室外雷電交加，時有大風咆哮。

屈原手足已帶桎梏，腳上並繫有長鍊，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披髮，在殿中徘徊。因有腳鍊，行步甚有限制，時而竚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舉動時因有手鐐，必兩手同時舉出。如無舉動時，則拳曲於胸前。

屈原

（向風及雷電獨白）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的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夢裡，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盡力咆哮的時候！

儘管你是怎樣的咆哮，你也把他們不能從夢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轉來，不能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塵，吹走一些砂石，至少可以吹動一些花草樹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長江，使那東海為你翻波湧瀾，和你一同地大聲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波瀾呀！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樂，是詩！

啊，這宇宙的偉大的詩！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着的，閃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們都是詩，都是音樂，都是跳舞。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藝人們呀！盡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轟隆隆的，是你車輪子的滾動的聲音？你把我載着拖到洞庭湖的邊上去，拖到長江的邊上去，拖到東海的邊上去呀！我要看那滾滾的波濤，我要聽那鞞鞞鞞的咆哮，我要飄流到那沉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沒有人的小島上去呀！我要和着你的聲音，和着你的聲音，

和着那茫茫的大海，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裡去！

● 啊，電！你這宇宙中最犀利的劍呀！我的長劍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長劍，你不能拔去我無形的長劍呀！雷，你這宇宙中的劍，也正是我心中的劍，你劈吧，劈吧，劈吧！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雖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樣，你抽掉了，它又合攏了來，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暫時的一綫的顯現。哦，那多麼慘爛，多麼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領就是火，你，你這宇宙中的最偉大者呀。火！你在天邊，你在眼前，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這熊熊地燃燒着的生命，我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難道不能迸射出光明嗎？

炸裂呀，我的身體，炸裂呀，宇宙！讓那赤一條的火滾動起來，像這風一樣，像那海一樣滾動起來，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穢，燒毀了吧，燒毀了吧，把這包含着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了吧！

把你這東皇太一燒毀了吧，把你這云中君燒毀了吧！你們這些土偶木梗，你們高坐在神位上，有什麼德能？你們只是產生黑暗的父親和母親！

你，你東君，你是什麼個東君？別人說你是太陽神，你坐在那馬上絲毫也不能馳騁。你，你紅着一個面孔，你也害羞吧？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這土偶木梗，你這沒心肝的，沒靈魂的，我要把你燒燬，燒燬你的一切，特別要燒燬你那匹馬，你假如是有本領，你下來走走。吧。

什麼個大司命，什麼個少司命，你們的天大的本領，就只曉得播弄人！什麼個湘君，什麼個

湘夫人，你們的天大的本領也就只曉得痛哭幾聲，哭，哭有什麼用！眼淚，眼淚有什麼用！頂多讓你們哭出幾箇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們用來打奴隸的刑具麼？你們滾下船來，你們滾下雲頭來，我都要把你們燒燬，燒燬，燒燬！！

哼，還有你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個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呀！當我被人押着，押了一個高坡，衛士們要息脚，我也就立在高坡上面望着龍門，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見嬋娟被入虐待，我看見你挺身而出，你指天劃地有所爭論，結果，你是被人押進了龍門，嬋娟也是被人押進了龍門。

但是，我——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麼用呵？我們只有雷霆，只有閃電，只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爍吧，電！把一切沉在黑暗懷裡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毀滅呀！

（此時鄭太太啓尹。一位瘦削而陰默的老人，左手提燈，右手執爵，由湘夫人神位左側之門入場。）

啓尹 三閻大夫，你又在做詩嗎？你的聲音比風還要宏大，比雷霆還要霹靂啦。啊，像這樣雷電交加的深夜，實在可怕。我連神門都不敢去關了，你怎麼老是不去睡呢？是的：我看你好像朗誦了好長的一首詩啦。你的口恐怕渴了吧，我給你備了一杯甜酒來，雖然沒有下酒的東西，請你潤潤喉，也好啦。

屈原 多謝你。請你放在神案上吧，手足不方便，對不住得很。

詹尹 唉，真是不知要成個什麼世界了，本來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這個體統也弄得掃

地無存了。連我們的三閻大夫，也要讓他帶腳鐐手鐐。三閻大夫，這鐐鏈假如像鑰匙，我一定要掃替你打開的啦。可恨的是他們把鑰匙都帶走了啦。

屈原 多謝你，這腳鐐手鐐我倒並不感覺苦，有這東西在身上，倒反而增加了我的精神，不過行動不方便些罷了。

詹尹 我看你恐怕還是渴得很吧，這酒我捧著讓你喝吧。恐怕也還要睡睡覺才天亮呢。

屈原 多謝你，我現在口不渴，我本來也是不喜歡喝酒的，不過我回頭口渴了，一定領你的盛情好了。

詹尹 (將爵放在神案上) 慢慢喝也好，其實酒倒也並不是壞東西，只要吃得少一點，有個節制，倒也是很好的東西啦。

屈原 是的，我也明白，我的吃虧處，便是大家都醉而我偏不醉，馬馬虎虎的事體我總做不來。

詹尹 真的，這些地方正是好人們吃虧的地方啦。說起你吃虧的事情上來，我倒是感覺著對你不佳呢。

屈原 怎麼的？

詹尹 三閻大夫，你忘記了吧，鄭袖是我的女兒啦。

屈原 哦，是的，可是差不多一般的人都把這事情忘記了。

詹尹 也是應該的啦，她母親早死去，我又幹着這占筮卜卦的事體，對於她的教育沒有做好，後來她進了宮庭，我更和她斷絕了父女的關係了。她近來似乎愈鬧愈不成個體統！她把你這樣忠心耿耿的人也陷害成這個樣子了。

屈原 太卜，請你相信我，我現在對於南后倒並不怎樣怨恨，她平常也很喜歡我的詩，她在國王面前是很幫着我的。今天的事情我起初也不大明白，後來我才知道是張儀在作怪啦。一般的人也使我很高興，總是人云亦云，張儀說我是瘋子，大家也就說我是瘋子，這簡直是把鳳凰說成鷄，把麒麟說成羊子啦。這叫我怎麼能夠忍受呢？所以別人愈同情我，我便愈覺得惡心，我要那不值價的同情來做什麼？

詹尹 真的啦，一般的老百姓真是愚而不可救的。

屈原 不過我的心境也很複雜，我雖然不高興他們的愚蠢，但我又愛他們的愚蠢，又如南后的聰明我雖然能夠佩服，但也感覺着不喜歡，我想這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吧，我想要的是又聰明又愚蠢，又素樸又絢爛，亦聖亦狂，即狂即聖，你看我這個見解可以成立嗎？

詹尹 這是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話啦。

屈原 唉，可是我辦不到！我的性情太強烈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偏，要想矯正却不能够。你看我怎樣的好呢？我去學農夫吧？我又拿不來鋤頭。我跑到外國去吧？我又捨不得丟掉楚國。我去向南后求情，請她容恕我吧？她能和張儀合作，我却不能和張儀合作，你看我怎樣辦的好呢？

詹尹 三閭大夫，對不住，你把這些話來問我，我也拿着沒有辦法。其實龜卜的事體老早就不靈了，不怕我是在做太卜的官。恐怕也是我在做太卜的官，所以才愈見曉得它的不靈吧。古時候似乎靈驗過來，現在是完全不行了。認真說：我就是在這兒騙人啦。但是對於你，我是不好騙得的，三閭大夫，像我這樣騙人的生活，假使你能够辦得到，恐怕也是好的吧。我們是做到了『大愚若智，大拙若巧』的地步。呵哈哈哈哈哈……風似乎稍微的休息了一點，你還是請進裏面去休息一下

吧，怎麼樣呢？

屈原 不，多謝你。我也不想睡，請你自己方便吧。

詹尹 酒喝一點怎麼樣呢？

屈原 我回頭一定領情的啦，太卜。

詹尹 好的，你慢慢喝也好，我還想去騎一會兒。

屈原 請你方便。

（詹尹復提燈籠由原道下場）

（大風漸息，雷電亦止，月光復出，斜照殿上。）

屈原 啊，宇宙，你也恬淡起來了。真也奇性，我現在的心境竟起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變換。我想，怕究竟還是人是最可親愛的。不怕就是你極不高興的人，在你極端孤寂的時候和牠說了幾句話，似乎也是鎮定精神的良藥啦。（復在殿中徘徊）

啊，河伯！（徘徊有間之後，在河伯前竚立。）請讓我還是把你當成朋友，讓我和你再談談心曲吧。你道麼？現在我最擔心的是我的婢娟呀，那明明是被人家抓去了的。她是最尊敬我的個人，她把我當成她的父親，當成她的老師，她把我看得比她自己的性命還要貴重。（稍停）她最能够安慰我，我也把她當成我自己的女兒，當成我自己最珍愛的弟子的啦。唉，我今天實在不應該拋撇了她，跑了出來。她雖然在後園子裏面看那些人胡鬧，她雖然把我的衣裳拿了一件出去，但我相信那一定是宋玉要她做的。宋玉這孩子，我擔心他是不大可靠的，他是太陰柔了。

（將神桌上的酒爵拿起將飲，復擺置。）

唉，這酒的氣味，我終竟是不高興。

河伯，你是不是喜歡酒的呢？你現在的情形又是怎樣？我也明明看見，別人也把你抓去了，你明明是爲我而受難，爲正義而受難呀！啊，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的好。

（復在神殿中徘徊）

（此時衛士與嬋娟由右手出場，屈原瞥見人影，頗吃一驚。）

屈原 是誰？

嬋娟 啊，先生在這兒啦，我是嬋娟啦！！

（嬋娟用盡全力，踉蹌奔上神殿，跪於屈原前，擁抱其膝，仰頭望之，似笑，又似乾哭。）

屈原 （呈極淒絕之態）啊，嬋娟，你怎麼來的？你臉上怎麼有傷呀？你怎麼這樣的裝束？

嬋娟 （斷續地）先生，我高興得很，……你請……你不要問我……我……我是什麼話都不想說，我只想……就這樣……就這樣抱着先生的腳……抱着先生的腳……就這樣……死了去。

（屈原不禁潛然：兩手撫摩着嬋娟的頭，把頭望着天，如此者有間。嬋娟始終仰望屈原，喘息甚烈。）

屈原 （俯首哀憐）嬋娟，你口渴吧？

（嬋娟點頭。）

屈原 （兩手就去將案上酒爵取來。）這兒有杯甜酒，你喝了它吧。

（嬋娟就爵一飲而盡，飲之甚甘，自己仍跪於地，緊緊擁抱着屈原的兩膝，昂首望之。原以兩手置爵於神案上之後，仍撫摩其頭，俄而，嬋娟臉色漸變，全身痠擊。）

屈原

（屈膝俯身，以兩手套其頸，擁之於懷。）啊，嬋娟，你怎樣？你怎樣？

（嬋娟口已不能言，只張口凝目搖頭，喘息與痠擊愈烈，終竟作最大痠擊一次，死於屈原懷中，殿上燈火全體熄滅，只餘月光。）

（屈原無言，擁着嬋娟屍體，昂首望天，眼中復燃起怒火。）

（衛士在前直靜立於殿下，至此，始上殿步至屈原之前。）

衛士

三閭大夫，請你容恕我，甜酒是誰個送給你的？

屈原

（回頭含怒而平淡地）是這兒的太卜鄭詹尹。（說罷，復其原有姿態。）

衛士

哼，就是那南后的父親嗎？我是認識他的。

（急驟地向左室側門走入。）

（屈原仍如塑像一般，寂然不動。少頃衛士復急驟而出。）

衛士

三閭大夫，請你容恕我，我把那惡人鄭詹尹刺殺了，在他的身上還搜出一通密令，我唸給你聽

吧。『太卜執事：比奉南后意旨，望執事於今夜將狂人毒死，放火焚廟，以滅其跡。上官大夫斬向再拜。』密令是這樣，因此我也就照着南后的意旨，在鄭詹尹的床上放了一把火，這罪惡的神

廟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惡的屍體一道消滅了。

屈原

那很好，我還希望你幫助我，把嬋娟安放在神壇上，我們應該給她舉行一個莊嚴的火葬。

衛士

待我先解除先生的鑲鐲。（解除其刑具）嬋娟姑娘穿的是更夫的衣服應該給她脫掉啦。

屈原（起立先解嬋娟之衣）哦，競得有這樣的花環。（更進行其他動作）

衛士（一面幫助，一面訴說。）先生，這還是你編的花環呢。在東門外被南后給你要去了，後來南后又給了她。……她一身都是挨了鞭打的，你看這手上都有傷，臉上都有傷，鞭打得很厲害。南后更打算明天便處死她，把她裝在囚檻裡，由我看守的啦。……夜半將近的時分，你的兩位弟子宋玉與公子蘭走來勸嬋娟，要她服從公子蘭的要求，做他的侍女，他們便打救她。但是嬋娟始終不肯。……她所說的話和她的精神太使我感動了，因此我就決心救她。從宋玉口中聽說你今晚也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也就決心陪着她來救你，我們是從宮中逃出來的，就是用了一點詭計，把一個更夫來頂替了嬋娟。在我替她換上更夫衣服的時候，嬋娟堅決地不肯把你這花環去掉呢。

（二人已經將嬋娟安置於神案，頭在左側。）

屈原 多謝你啦，朋友，那位釣魚的不知道怎樣了！

衛士 你曉得他嗎？他是丟了監啦。

屈原（整理嬋娟胸部，自其懷中取出一卷帛書，展視之。）哦，這是我清早寫的「橘頌」啦。我是寫給宋玉的，是宋玉又給了你吧？嬋娟，你倒是受之無愧啦。唉，我真沒有想出，我這「橘頌」才完全是爲你寫出的哀辭呀。

衛士 先生，那麼，你就不就拿給我唸，我們來向嬋娟姑娘致祭？

屈原 好的，你就從這後半讀起好了。（授書並指示）一首一尾你要加些什麼話，也由你斟酌好了。

（屈原移至嬋娟之脚次，垂拱而立，此時左翼已有火光及煙霧冒出。）

衛士（立於屈原之右，在神案右後隅，面向前面，展讀哀辭。）唯楚大夫屈原率其僕夫致祭於嬋娟

之前而頌曰：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哀哉尙饗。

（屈原跪拜，衛士亦移至其後跪拜。禮畢，衛士將帛書捲好，奉還屈原。）

屈原 現在一切都完畢了，請問你究竟叫什麼名字？

衛士 先生，你不必問我的姓名，我要永遠做你的僕人，你就叫我「僕夫」吧。

屈原 你今後打算要我怎樣？

衛士 先生，你怎這樣問我呢？

屈原 因爲我現在的生命是你和嬋娟給我的，嬋娟已經死了，我就只好問你了。

衛士 先生，我們楚國需要你。我們中國也需要你。這兒太危險了，你是不能呆的。我是漢北的人。假使先生高興，我要把先生引到漢北去。

屈原 好的，我遵從你的意思，你趕快把服裝換掉吧，那兒有現成的衣帽。（指示更夫衣帽。）

衛士 哦，我真糊塗，簡直沒有想到，幸好有這一套啦。（換衣）

（火光煙霧愈燃愈烈。）

屈原 （高舉手中帛書）啊，嬋娟，我的女兒！嬋娟，我的弟子！嬋娟，我的恩人呀，你已經發了火，你把黑暗征服了，你是永遠永遠的光明的使者呀！（執帛書之一端向嬋娟屍上拋去，帛書在空中展開，佈於屍上。幕）

（幕後奏樂鼓，返復唱「禮魂」之歌：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伐舞，

姮女唱兮容與。

春蘭兮秋菊，

長舞絕兮終古。」）

（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夜）

屈原思想及其他

寫完五幕劇「屈原」之後

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時候，有好些朋友慫恿我寫屈原，我便起了寫的意念。但怎麼寫法，怎樣才可以寫得好，却苦惱着我。

第一，屈原的悲劇身世太長。在楚懷王時代做左徒時未滿三十，在楚襄王二十一年郢都陷落而殉國時，年已六十有二。三十多年的悲劇歷史，怎樣可以使它被搬上舞台呢？這實在是一個大問題！我爲這問題考慮了相當的時間，因不易解決使我不能執筆者有三個星期之久。

其次是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太隆崇了，他的性格和他的作品都有充分的比重。要描寫屈原，如力量不夠，便會把這位偉大人物漫畫化。這是很危險的。有好些朋友聽說我要寫「屈原」，他們對於我的期待似乎未免過高。在元旦的報章上就有人預言「今年將有罕默雷特和奧塞羅型的史劇出現」，這種鼓勵無寧是一種精神上的壓迫。歐洲文學中並沒有好幾篇罕默雷特和奧塞羅，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也就算這兩篇最爲壯烈。現在要教人一躍而躋，實在是有點苦人所難。批評家是出於好意還是出於「看宵神」，令人有點不能摩捉。

然而我終竟賭了一口氣，不管他怎樣，我總要寫。起初是想寫成上下兩部，上部寫楚懷王時代，下部寫楚襄王時代。這樣的寫法是有點像「浮士德」，我把這個意念同陽翰笙兄商量過，他也很贊成，覺得只有這樣才是辦法。分寫成上下兩部，每部寫它個五六幕，而側重在下部的結束，這是當初的企圖。我現在還留有一張關於下部的分幕和人物表，不妨把它抄錄在下邊吧。

一、服喪

襄王 子蘭 鄭袖 屈原 女須 嬋娟 羣衆

二、屈服

襄王 子蘭 鄭袖 屈原

三、流竄

襄王 子蘭 鄭袖 秦蕩 屈原 詹尹 女須 嬋娟

四、哀郢

襄王 子蘭 鄭袖 白起 秦兵 屈原 女須 嬋娟 羣衆

五、投江

屈原 漁父 羣衆 南公

「服喪」是想寫襄王三年，懷王囚死於秦歸葬時候的事。當時楚國反秦空氣極高，屈原得恢復其社會上的地位，憑着羣衆的共憤，使當時的執政者終於和秦國絕了交。

「屈服」是想寫襄王六年時事。秦將白起戰敗韓國，斬首二十四萬於伊闕。秦王藉此餘威，向楚壓迫，要求決戰。襄王懾服，向秦求和，並迎婦於秦爲其半子。此時屈原理應反對甚烈，然而於事無補。

「流竄」是接着「屈服」而來的，想寫成兩場首因激怒當局而遭竄逐，繼則借其親近者在竄逐生活活中向鄭詹尹卜居。

「哀郢」是想寫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都，襄王君臣出走時事。楚國險遭亡國的慘禍。屈原在這

國破的情景當中，還須失掉女須與嬋娟，增加其絕望。

『投江』便是想寫投汨羅時的最後情景。漁父出了場之外，我還想把南公也拉出場。南公見史記項羽本紀，有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幾句話。本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的人，或許曾後於屈原，但我把他拉到這裏來作爲羣衆的領率，羣衆是在屈原死後來打撈他的屍首的。

約略這樣的一個步驟，然而在認真開始執筆而且費了幾天功夫把目前的『屈原』寫成了時，却完全被打破了。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說是意想不到的收穫。各幕及各項情節，差不多完全是在寫作中逐漸湧出來的。不僅寫第一幕時還沒有第二幕，就是第二幕如何結束都沒有完整的預念。實在也奇怪，自己的腦識就像水池開了閘的一樣，只是不斷的湧出，湧到了平靜爲止。

我是二號開始寫的，寫到十一號的夜半完畢。綜計共十天，但在這十天當中，我曾作過四次講演，有一次（十號）還是遠赴沙坪壩的中大。我每天照常會客，平均一天要會十個人，照常替別人看稿子，五號爲看凌鶴的『山城夜曲』，整個費了一天的功夫，也照常在外面應酬，有一次（七號）是蘇聯大使館的茶會，看影片到深夜。故爾實際上的寫作時間，每天平均怕不上四小時吧。寫的這樣快實在是出乎意外。

寫第一幕的時間要費得多些。我的日記上寫着：一月二號『晚間開始寫屈原得五頁。』一月三號『午前寫屈原得十頁左右。』一月四號『晚歸續草屈原，第一幕行將完成矣。』一月六號『寫完屈原第一幕，續寫第二幕。』

寫第一幕時在預計之外，我把宋玉拉上了場，在初並沒有存心要把他寫壞，但結果是對他不客氣了。我又把子蘭認爲鄭袖的兒子，屈原的學生，爲增加其醜惡更寫成跛子，都是想當然的事體，並不

是有什麼充分的根據的。屈原傳稱子蘭爲「稚子子蘭」，把鄭袖認爲他的母親，在情理上是可能的。屈原在懷王時有寵，能充當子蘭的先生也是情理中的事，故而我就讓他們發生了母子師生的關係。

我在寫第一幕的時候，除造出了一個「嬋娟」之外，始終是想把「女須」拉上場的。但到快要寫完一幕時，我率性把她拋棄了。舊時認「女須」爲屈原之姐，唯一的根據就是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須」。但只這樣，則「女須」尤言「女姊」不能算人名。鄭玄以爲妹，朱熹以爲賤妾，是根據「易經」上的「歸妹以須」。古時女子出嫁，每以同姓之妹或侄爲媵，故「須」可解爲妹，亦可解爲妾。這樣時，「女須」也不能算人名。因此，我率性把「女須」拋棄了。我別立了一種解釋，便是把「離騷」上的「女須之嬋娟」，解釋爲陪嫁的姑娘，名叫「嬋娟」，就是「湘夫人」中的「女嬋娟兮，爲余太息」，「哀郢」中的「心嬋娟而傷懷兮，渺不知其所歸」。我都把他解釋成人名。雖然沒有其它的根據，但和把「女須」釋爲姊或妹之沒有其它的根據是一樣的。又「女須」亦可解作天上的星宿「須女」，此解是較爲合理，但我在本劇中沒有採用。

第二幕以下的進行情形，讓我還是抄寫日記吧。

一月七日「繼續寫屈原，進行頗爲順暢。某某等絡繹來，寫作爲之中斷。」

一月八日「上午將「屈原」第二幕草完，甚爲滿意。……本打算寫爲上下部者，將第二幕寫成之後，已到最高潮，下面頗有難以爲繼之感。吃中飯時全劇結構在腦中浮出，決寫爲四幕劇，第三幕仍爲「屈原」之橘園，在此幕中刻劃宋玉、子椒、嬋娟等人物。第四幕寫「天問」篇中之大雷電，以此四幕而完結。得此全像，腦識頗爲輕鬆，甚感愉快。」

一月九日「「屈原」須擴展成五幕或六幕，第四幕寫屈原出遊與南后相遇。更展開南后與嬋娟之

鬪爭，但生了滯礙。創作以來第一次遇着難關，因情調難爲繼。」

一月十日「第四幕因難得解決，且頗滿意。上午努力寫作，竟將第四幕寫成矣……夜爲五幕復小生滯塞，只得早就寢。」

一月十一日「夜將「屈原」完成，全體頗爲滿意，全出意想之外，此數日來頭腦特別清明，亦無別種意外之障礙。提筆寫去，即不覺妙思泉湧，奔赴筆下。此種現象爲歷來所未有。計自二日開始執筆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頁，……真是愉快。今日所得者爲第五幕之全體。幕分兩場，着想自亦驚奇，竟將嬋娟讓其死掉，實屬天開異想，嬋娟化爲永遠之光明，永遠之月光，尤爲初念所未及……」

目前的「屈原」實在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我把這些日記的斷片摘錄了出來，也就足以證明在寫作過程中是怎樣的並沒有依據一定的步驟。嬋娟誤服毒酒而死，實在是第五幕第一場寫完之後才想到的，因此便不得不把鄭詹尹寫成壞人。我使鄭詹尹和鄭袖發生了父女關係，不用說也是杜撰的。根據呢？只是他們同一以鄭爲氏而已。祭嬋娟用了「橘頌」這個想念，還是全劇寫成之，在十二號的清早出現的。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嬋娟以「橘頌」尚未交代，便率性拉來做了祭文，實在是再適合也沒有。而且和第一幕生出了一個有機的呼應，儼然像是執筆之初的預定計劃一樣。這也總全是出乎意外。

我把宋玉寫成爲一個沒有骨氣的文人，或許有人多少會生出異議吧。不過我這也並不是任意詆譏。司馬遷早就說過：「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再拿傳世的宋玉作品來說，如象「神女賦」，「風賦」，「登徒子

好色賦』，『大言賦』，『小言賦』等，所表現的面貌，實在只是一位幫閒文人。『招魂』一篇依照『史記』，應該是屈原的作品，但我爲行文之便，却依照王逸的說法劃歸了宋玉。考據與創作並不能全一致，在這兒是須得附帶聲明的。

南后鄭袖這個性格是相當有趣的，我描寫她多是根據戰國策上的材料，如送賄給張儀及讒害魏美人的故事都是（『韓非子』上也有，因手中無書，未及參證。）這個人是相當有點權變的，似乎不亞於呂雉與武則天。在我初期的計劃中，是想把她的權勢擴展到襄王的一代，把襄王寫成傀儡，把她寫成西太后，前面所列的人物表中一直到最後都有鄭袖，便是這個意向的表示了。但就在本劇中，她的性格已經完成，我也感覺着沒有再寫的必要了。

依劇『史記』，在懷王時讚屈原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但我把主要的責任嫁到鄭袖身上去了。這雖然也是想當然的推測，但恐怕是最近乎事實的。『卜居』裏面有『將促雪粟斯，嚶伊儒兒，以事婦人乎』的一問，所說的『婦人』應該就是指的鄭袖。又『離騷』亦有『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的話，雖是象徵的說法，但亦必含有事實。——『離騷』這兩句話是寫到此處時才偶然想到的，與劇中情節不無相合之處，也是意外。

關於令尹子椒的材料很少，『離騷』裏面有『椒專佞以慢煖』一句，向來註家以爲卽是子椒。又楚襄王時是『以其弟子蘭爲令尹』的，因此我便把子椒作爲懷王時的令尹，而寫成爲了昏庸老朽的人。

寫張儀多半是根據『史記』、『張儀列傳』及『戰國策』，把他寫得相當壞，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本劇中他最吃虧，爲了禮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來做犧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來說話的時

候，張儀對於中國的統一倒是有功勞的人。

第四幕中的釣者是得自『漁父辭』中的漁父暗示，性格不用說是寫得完全不同。第五幕中的衛士成爲『僕夫』是因爲『離騷』裏面有『僕夫悲余爲懷』的一個僕夫。這位僕夫要算是忠於屈原的唯一有據的人物，然而他的姓名無從考見。又這位僕夫我把他定成漢北的人去了，原因是『抽思』裏面有『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的兩句，足見屈原初流放時是在漢北，故『思美人』章又有『指嚮家之西隈兮與纒黃以爲期』之語。流放江南，這是襄王時代的事了。

第五幕中衛士處置更夫，我寫出了個活殺自在法，在這兒是相當費了一點思索的，*面*日記中所說：『夜爲第五幕復小生滯塞』，也就是指寫這點兒的情形。我起初本是想很乾脆的便把更夫勒死，但想到爲要救活一人便要殺一無辜覺得於心不安。又會想到率性便把更夫寫成壞人，譬如讓更夫來毒殺婢娟，覺得也不近情理。於是便想到活殺自在法，這在日本的柔道家是有的，似乎是把人的會醫骨向下按，便可使人一時氣絕，再將骨位復原，人又可以甦醒。日本教不會泅水的人也每用此法，以免手足的糾纏，這個方法我相信是由中國傳過去的，但我問了好些朋友都不知道。我自己並不懂這個法術也無從實驗，因此又不免躊躇。但我終於還是那樣寫出了，爲了在舞台上能安婢娟的心，我想也是必要的。

關於靳尚，在『戰國策』裏面有一段故事極富有戲劇價值，便是懷王要放張儀的時候有點不放心，靳尚便自告奮勇去監送張儀。有一位『楚小臣』，和靳尚有仇，他對魏國的張旄獻計，要他派人在路上暗殺靳尚，以離間秦楚。張旄照辦了，靳尚便在路上遭了刺殺。於是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爭事魏，這個故事在初本也想寫在劇本裏面的，但結果是割愛了。假使戲劇還要發展的話，那位釣者河伯

倒可以作爲「楚小臣」的。

就這樣原 算寫屈原一世的，結果只寫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過後。但這一天似乎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究竟是不是罕猷雷特型或奧塞羅型，不得而知，但至少沒有把屈原漫畫化，是可以宣告無罪的。

（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夜）

蒲劍、龍船、鯉幟

端午節相傳是紀念屈原的日子，據說屈原是在這一天跳進汨羅江裏自殺了，後人哀悼他，便普遍地舉行種種的儀式來對他作紀念。這傳說是很有詩意的，不過在古時在有些地方，也有把這個日子認爲是紀念伍員的，例如曹娥的父親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死。大約伍員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所載吳殺伍員與魯伐齊事，正在五月。）但後來却爲屈原所壟佔了。

抗戰以來，因爲國族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喚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起來。特別在今年，有好些做詩的人竟把這個節日定名爲『詩人節』。所紀念的本是詩人，紀念的儀式又富有詩意，定名爲『詩人節』，似乎比『天中』，『地臘』，『端午』，『重午』……這樣的舊名稱要來得新鮮一點。但我希望這個民族的大衆紀念節日，不要被解釋爲少數的『詩人』所壟斷，那就好了。

端午節這個日期的確是富有詩意，覺得比中秋節更是可愛。前人有把詩與文分爲陽剛和陰柔兩類的，象微地說來，大概端午是陽剛的詩，中秋是陰柔的詩罷。今楚國的兩個詩人來說，屈原便合乎陽剛，宋玉便近乎陰柔。把端午定爲屈原的死日，說不定會是民族的詩的正覺，對於他的一個正確的批判。

古時候曾經把這一天當爲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爲是伍員與屈原的死日，兩人同是被一些邪僻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義感竟把這個日子當爲了忌日。這一天認爲是百邪羣鬼聚會的日子，連這一天生的兒子都認爲不祥，不讓他存活。例如孟嘗君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決丟掉他，是他的母親私下把他養活了。漢朝宰相王鳳也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也想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嘗君的故事爲例又才保存了下來。由這些故事看來，在古時爲忌避端午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兒女，這固然是當得剷除的惡習，但推原其故，實由於潔癖使然。在古時是認爲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幾乎爲人所不能敵。但由這同一的觀念所生出的良風美俗，却是對於邪辟的鬪爭。

羣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損毀了民族的正義感，故爾每一個人爲自衛和衛人計，都須得齊心一意的來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蘭湯爲浴，以菖蒲泛酒（俗間在酒中對以雄黃），不僅要保持身體的清潔，還要爭取內心的芬芳。更進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爲劍，以艾爲大（古時曾以艾爲人或虎），豈不是象徵着要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成爲驅魔人，衛道的騎士？這詩意真是十分葱蘢，值得我們把它闡揚、保存、而且擴充——擴充爲民族的日常生活。蕪荇不同器，邪正不兩立！

划龍船的風俗是同樣值得保存而加以發揚的，這和歐美人的競舟（BOAT RACE）具有同樣的國民保健的意義。在這健身的意義之外，尤可誇示的，是它本來所含有培養民族精神的作用。龍船競渡相傳是爲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實質上便是拯救沉溺了的正義！正義爲邪辟所淹沒了，我們要同一切的邪辟鬪爭，即使是在狂濤惡浪當中，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邪正義救起。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義的精神教育！這正是屈原精神和詩歌的形象化，以這來紀念屈原，我覺

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練了出來的最好的詩的方法。可惜這意義，多少是失傳了，儀節僅存着化石的形式。現代的詩人們不是應該把自己的生命來加以吹渡嗎？

端午節的風俗在日本也是傳播去了的，蒲劍蘭湯，形式上差不多沒有兩樣。龍船雖然沒有，但有『鯉轍』（KOINOBORI）的變異出現。在五月間，日本的鄉村農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場裏都豎立有一根旗桿，在上面掛着一個或一個以上由小而大的布製鯉魚。魚有紅黑兩種，小者數尺，大者丈餘，肚腹都是空的，一有風，便爲氣流所貫，在空中飄蕩起來，儼如魚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爲男童節（以三月爲女兒節），一家有多少男童便掛多少鯉魚，這用意不用說是中國的鯉魚跳龍門的演化，但用以爲端午的一種儀飾，在中國不知道有沒有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於誤會的轉變吧。鯉魚所跳的龍門是河津的龍門，而楚國別有江渚的龍門，即楚國的東門，所謂『過夏首而西浮兮，願龍門而不見』，便是這南方的龍門了。因爲南方也有龍門，故爾用鯉魚來表示追慕的象徵吧！不過紀念屈原的意義，在日本是完全失傳了的，日本人把『鯉轍』是認爲了努力爭取功名利祿的表現。爭取功利之極則不惜犧牲他人以肥自己，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國民教育。

鯉魚究竟還未化成龍啦。要使日本民衆知道端午節的意義是在整飭自己乃至犧牲自己以拯救正義，在東亞才能有和平出現的一天。但是，靜說不定也可以退化而爲鯉，或者確實的化而爲石，那更是我們所不希望的。敢於改端午節爲『詩人節』的詩人們，多多努力吧！

（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關於屈原

關於屈原我在六年前曾經寫過一篇評傳，那裏面所有的見解，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變更。

照我的推算，屈原是生於西紀前三四〇年（楚宣王二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七年）的正月初七，死於西紀前二百七十八年（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的五月五日。他是活到了六十二歲。

他是生在秭歸縣的人，據『水經』江水註：『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偃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又所引『宜都記』，說亦相同。

屈原所處的時代是秦楚爭霸的時代。當時的中國的政治家分爲親秦派與反秦派的兩個壁壘，所謂連橫便是親秦，所謂合縱便是反秦。楚國的懷王會屢爲縱約的盟長。楚國內部也有這兩派的對立，屈原是反秦派的領袖。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等便是居於反對地位的親秦派的人物。楚懷王起初是相當信任屈原的，但因受了秦人的威逼利誘便漸漸和屈原疏遠了起來。結果是被秦人騙了去囚死在秦國。

在這兒向來的歷史家都認爲屈原在懷王時代遭過放逐。我看是錯誤了的。這是由於誤解了『史記』『屈原列傳』上的一句話。懷王入秦被囚，楚國人是大大爲懷恨的，因此便責備令尹子蘭等人。傳上說：『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復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願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向來把這『放流』二字卽解爲放逐，因此便生出許多齟齬。其實『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後居於閑位，曾向四處遊歷過而已。事實上他在被疏之後，還出使過一次齊國，他無論在朝在野始終是反秦派的代表。

不過屈原最後是遭了放逐的，那應該是頃襄王七年或其後的數年間，『楚世家』裡面有一段記載是值得注意的。

『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非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懷王囚秦的三年間，應該是反秦派抬頭的時候，尤其在懷王死後，秦楚斷絕了關係的三年間，更應該是反秦派得勢的時候。屈原在這時候，不必便恢復了他從前在政始上的位置，但他在民情輿論上必然是居在領導地位的。他在這時候決沒有被放逐的可能。但秦的勢力膨脹得太迅速。楚襄王又不能切實的尊重民意，終於受着威脅，把殺父之仇都忘記了，而公然認賊作父。故在楚襄王的六年至七年間，在國策變更的時候，一定有過一番猛烈的爭論。上層的執政者是偏向於屈膝的，秦國的『第五縱隊』也在那兒策動投降，代表反秦派意見的屈原自不得不和他們作正面的衝突，所以終於遭了襄王的大怒，把他放逐了。『離騷』上的『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抽思』上的『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猶言至死不變），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我看都是說的這時會的事。『離騷』和『九章』的大部份都是這時會以後的作品。

『九章』中有一篇『哀郢』，那開首幾句是：『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王勣山認爲是襄王二十一年楚爲秦將白起所敗，郢都淪陷，『東北保於陳城』時的作品。我看是

復正確的。那時候白起的兵勢非常猛烈，據韓非的『初見秦』所說，『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伏於陳』，差不多是陷到了亡國的運命。屈原受了放逐，而且放逐了十餘年（『哀郢』章有『至今九年而不復』之語，九字在古讀爲極數，言其久也。如九字是確實的數目，則屈原的被放逐是在襄王十二年），又身歷了這破家亡的慘狀，熱情的詩人我相信他就是在這一年的五月五日自沉了的。他是爲殉國而死，並非爲失意而死。

屈原是永遠值得令人崇拜的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對於國族的忠烈和創作的純潔，實真是光芒萬丈。中華民族的尊重正義，抗拒強暴的民族精神，一直到現在都被他扶直着。

多造些角黍，多掛些蒲劍和籬羅，這正是抗戰建國的絕好的象徵。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

革命詩人屈原

中國的文學乃至一般用文字寫出來的東西，曾經經過兩次偉大的變革。一次是二千年前的五四運動，由文言文改變爲了白話文，由之乎也者改變爲了啊呀吧嗎。現在這改革是相當的徹底了。就是委員長的文告，差不多全用白話文，死守着文言文的舊壘的，除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之外，大約也就是些等因奉此的官樣文人了。聽說有好些學校的國文教員近來還在排斥白話文，這樣的人恐怕連委員長之言論集都還沒有讀過，真是落後得可觀也矣。那些先生們，他們在固執着文言文，以爲這是中國之粹，其實真正的國粹，他們何嘗懂得，就連之乎也者的文體，本來是二千年前的白話文運動的產物，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文章是語言的紀錄，是毫無問題的事實。人類最初只有言語，沒有文字，到了有文字的發明，才開始用文字去紀錄言語，便成爲所謂文章。文字和言語比較起來，可以說是落後的東西。它傾向於定量化，沒有言語那樣自由，流動，像有生命的活動。所以自有文字以來，無論世界上那一種系統的文字都是跟着言語追，而每每總追不上。定型化的文字和流動性的言語，在人類社會進化到一定的階段上，總要形成乖離的現象，文字甚而成爲言語的桎梏。到了這樣的時候，或早或遲必然的要來一次革命，便是文字打破既成的定型而向脫去了桎梏的言語急起直追。或者這樣說要恰當一些，便是覺悟了的文人向言語的新形式去追求，去反映，而讓言語的舊形式像桑樹腳下的蟬蛻一樣被頑固大夫們採去，連桑根桑葉一道去熬當藥吃。

中國的頭號古文，並不用之乎也者。殷代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銅器銘文可不用說，就把「尙書」

中比較靠得着的幾篇如『名詁』、『洛語』、『酒語』、『康語』、『無逸』、『君爽』等，那裡面雖然偶用之字，但乎也者實在找不出來。之乎也者之略露頭角，是在春秋末年，而其大出風頭則在秦漢後。那個時期在中國的文字史上乃至文化史上，實在是一個革命的時期。能够通古音的人，他會知道之乎也者的古音和現在的口語，相差並不多遠。例如也字古音讀如呀，知道這個古音去讀古文，有好些還是和白話文差不多，例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其實也就是『天的高呀，星辰的遠呀』。這有之乎也者的二號古文在春秋到戰國當時是很摩登的東西，先秦諸子就是這種文體的創始者，他們是使沒有之乎也者的頭號古文，和當時的口語接近了。曉得這一段歷史，也就可以了解屈原何以是革命詩人。

中國的詩，在屈原手裏是起了一次大革命的。屈原以前的詩，成了一種四言的定型。這在中國的北方是這樣，南方也是這樣。舊時所知道的頭號古詩，多是屬於北方的。如『雅頌』所代表的形式，舊時的人以為是北方所獨有，『楚辭』所代表的形式，便以為是南方的特產，這是根本錯誤了的。『楚辭』以前南方韻文，近來在青銅器銘文中發現了一些，體裁和北方的並沒有兩樣。例如吳器的『者減鐘』，那有韻的銘文是：『不白不醉，不樂不調，協於我鸞籥，俾和俾孚』。『徐王鼎』的『用屬騰臚，用饗賓客，子子孫孫，世世是若』。不僅和北器的銘體相同，而且和雅頌體亦無二致。明白了這一點的時候，便可以知道『楚辭』所表示的革命性是怎樣強烈了。

●『楚辭』的特殊風格是多用兮字，或者用在比較長的兩讀之間（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或者用在一讀之間（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古時不懂這個字的讀法，頗以為一種奇異，其實是毫不足異的，僅是表示一種言語節奏的口音而已。這個秘密，首先為清

代的學者孔廣森所發現，他疑兮字古音讀如啊，證據是兮字有與倚字相通用的地方，倚字古音讀如柯，又虧字應從兮得聲，虧字古音在歌部。我看這是毫無可疑的。曉得這兮字的讀音，『楚辭』的秘密便迎刃而解了。請把那每一個兮字都讀成啊字吧，例如『吉日啊晨良，穆將愉啊上皇』，又如『帝高陽之苗裔啊，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啊，惟庚寅吾以降』，那簡直是口語體了。懂得這一點，你也就知道一部『詩經』裏面，爲什麼採自民間的『國風』多見兮字調，而純粹的廟堂文學的『雅頌』便少見兮字調，幾乎至於沒有。這在民間體與非民間體的不同，屈原的文學革命便是在採用了民間體，擴大了民間體，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形式。『楚辭』的所謂『騷體』，爲後代的士大夫所十分文雅視，而且『騷』之一字幾乎爲雅人所獨佔，雅人爲之『騷人』，殊不知本來才是古時的俗調。

屈原所創造出來的騷體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白話詩和白話文，在二千年前的那個時代，也是有過一次『五四運動』的。屈原是古『五四運動』的健將。

凡意識形態的改革總是跟着經濟制度的變革而來。由奴隸制轉移到封建制有之乎也者，由封建制轉移向資本制便有啊呀吧嗎。文字總在跟着時代走，而且在跟着言語追，不走不追，等因奉此而已。

●但屈原之爲革命家似乎只限於他在文藝工作上的表現，關於政治思想方面他的革命性却沒有這樣的澈底。假使他能把利用民間文藝的手腕擴充起來，像他後一輩的項梁那樣能組織民間力量以推進政治，秦楚所爭的霸權，尙不知鹿死誰手，但他不能這樣，却以自殺的結局完成了一個詩人的性格。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作)

屈原考

屈原不但是中國最偉大的一位詩人，而且是偉大的一位民族詩人；他的地位，他對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實在用不着我費詞，差不多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學，特別是民族文學，都在他的影響之下。他對後世的偉大而長遠的影響，實在可與希臘的荷馬、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他不但在中國的文學思想上有極偉大極長遠的影響，就是在普通人的精神中，我們也可以找出他的影響的深刻的痕跡。別的不多說，現在一年一度熱烈舉行的端陽佳節，就是崇拜屈原，紀念屈原，追悼屈原的具體表現。不管你是不是詩人，是不是文學家，凡是中國人沒有不崇拜屈原的，我可以武斷地說。在屈原死後的二千餘年，無論何時何代的中國人，都是在他的偉大影響之下，都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像這樣一位詩人，真正正值得人們崇拜為最偉大的民族詩人！兩千多年來，他的地位之崇高，他的影響之遠大，是沒有人會否認的；不過最近十多年來，就發生了問題了。

最近，有些學術界的先生們對屈原的存在發生了疑問。據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屈原只是神話中的人物，古代根本就沒有這個人。這種推測，本來是十多年來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因為由於近代科學的發達，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得到發展，人們對古代的一切，都常用另外一副眼光去加以懷疑，加以批評；如此，過手不成問題的東西，許多到現在成為問題了。這種風氣，不只中國為然，在歐洲方面，就有不少人懷疑荷馬的存在，以為他是神話中人物，甚而至於對英國人視為寧可犧牲印度，不可犧牲他的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也起了懷疑。以為他的劇本都是無名氏的作品，莎翁最多不

過當時的一名演員而已。這種風氣當然也是隨着文化的傳播而傳染了中國，學術界中有某一部份人對於屈原的存在也就懷疑起來了。今天要講屈原，當然是我承認屈原的存在，但目前既有人否定他的存在，我們就先得弄清楚這一點。不過今天時間短促，廣徵博引，爲事實所不許可，所以只能作一次簡略的論述而已。

在這些懷疑屈原的人們當中，我可以舉出兩位作代表：

第一位是大家所熟悉的駐美大使胡適先生。適之先生在中國學術界是有地位的，所以自他提出否定屈原存在的論調後，就有很多人響應他。某一個時候，二千多年來屈原在中國文學界思想界很根深蒂固的地位，差不多被他們連根推翻了。關於這一點，我覺得實在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適之先生的論斷是有根據的，因此他是一位道地的實驗主義者。自『五四』以來，提倡實驗主義，不遺餘力，一切都要有真憑實據；不過問題是在乎他的論據是不是絕對可靠。他提出的理由有好幾條，瑣屑的且不說，其中重要的一條出『史記』『屈賈列傳』。因爲傳中提到『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把孝景丟開了。適之先生根據這層他便說屈原傳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屈賈列傳』之有毛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不過因爲這篇傳不可靠而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我却以爲理由殊欠充分。

大家要知道，『史記』流傳到現在，已二千多年，幾經輾轉抄印，當然免不了有所竄改及錯誤，前人早有指出，我們不能因爲這點錯誤，就說這篇傳不可靠，更不能因爲這篇傳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打個譬喻說：古人相信天圓地方說，近代科學已完全證明其錯誤，但我們不能因爲古人對地球形狀推斷的錯誤，而根本否定地球的存在，這是最顯而易見的道理。適之先生提倡實驗主義，用科學方法批判文化遺產是好的；但這次他所用的方法，我認爲是不科學。

第二位是川人廖季平先生。他在適之先生提倡之前，便否定了屈原的存在，兩人可謂不謀而合，不過他的論據較適之先生更高一等。他認爲『離騷』並不是屈原的作品，而是始皇時方士所擬定的仙真人詩。始皇既統一天下，懼人民作亂，所以收天下兵器鑄爲金人十二，又已爲始皇帝，子爲二世，孫爲三世，四世，五世……以傳之無窮。到這時候，他富有四海，本應心滿意足，但是有一件使他感覺很憂鬱，就是不能長生。於是在渴想之餘，命方士們替他寫一些仙真人詩，作爲精神上的安慰。這原是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之意。據廖先生的研究，他認爲『離騷』就是當時方士們做的仙真人詩，始皇於三十六年巡遊天下，在途中拿這些詩來安慰自己。

廖先生的論據的第一點是『離騷』開頭的幾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予曰則兮，字予曰靈均』。秦先祖是高陽氏，所以第一句是敘秦的先代。始皇名政，宦呂不韋子，所以『名正曰則兮』的正字是『政』的避諱，這一句正是點出始皇帝的御諱。

廖先生的論據的第二點是『離騷』幾每句皆六字，秦代尊『六』可證『離騷』爲秦文。

適之先生根據『屈賈列傳』否定屈原的存在，我們要推翻他還容易，可是廖先生的論據較適之先生更高一等，要推翻他就頗困難。一種新的學術或主張所以能够成立，能够立於不拔之地，一定要有鞏固的基礎。譬之七寶樓台，如果建基於沙灘之上，基礎不固，是經不起打擊的。我對於廖先生的論據觀察，認爲還是建基於沙灘上的七寶樓台，表面上看來堂皇壯麗，實際上却受不起狂風大雨的挫折。要推翻廖先生的論據看起來不容易，但其實並沒有多大困難。

● 第一，中國古代好些民族，他們的祖先是共同的。秦祖是高陽氏，楚人的祖先也是高陽氏，秦不能獨佔。這種情形很普遍，我們翻開各族的族譜查看便知道。所以廖先生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是指

秦的祖先爲不可靠。

● 第二，始皇是一代暴君，他既名政，別人一定避諱，政與正同音，秦正月已改爲端月，何物方士，敢攪此暴君之威！所以廖先生說『名予曰正則分』是點出始皇的名諱也是不可靠。

第三，廖先生說秦代尊『六』，『離騷』大都每句六字，可證明爲秦文。不錯，『離騷』裏每句雖也有五字七字八字不等，但原則上的確是用六字，這實在太巧合了。要推翻這種說法是相當困難，不過我們可以從反面研究。

首先，我們研究秦代文字的字數，看他是不是尊『六』。翻開『秦本紀』來看，例如「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會稽刻石」、……這些文字不但完全被保全在『史記』裏面，而且這些石頭現在還有存在的（例如泰山刻石）；同時，這些刻石完全出李斯之手，李斯是小篆的創始者，所以我們認爲這些材料絕對可靠。這些文字是不是六字一句呢？不是，完全是四字一句，這是一點。

● 不過，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四字一句的秦文，裏面包函有尊『六』的精神。古代韻文，押韻方法全不一致，或一句一韻，或兩句一韻，或三句一韻，但普通的是兩句押一韻。例如『詩經』「國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是一句一韻的，『筠窈淑女，君子好逑』這就是兩句一韻的了。這種風氣一直到現在還是在保存着，唐宋文字也是如此，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親俸濁酒杯』。兩句一韻可以說是中國詩的正軌，但秦文却頗特別，大部三句一韻的，例如『會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訴會稽，宣省習俗，黔

首齋莊。……」四字一句，第三句押韻，適在第十二字，十二乃「六」之倍數，所以我說秦文仍有尊「六」的精神者在此。

不過「離騷」雖有尊「六」精神，但真正的秦文裏，像他這樣六字一句的可以說絕對沒有。不但秦代各種刻石都是四字一句，「詩經」的「秦風」也是四字一句，就連唐代在陝西鳳翔縣出土的著名的「石鼓文」（韓愈曾指爲周宣王時物，但經我們考訂是秦襄公八年的東西），也是四字一句，絕對找不出像「離騷」的文字。秦文既不是六字句，怎麼「離騷」六字句便爲秦文呢？這不是毫無根據嗎？所以我認爲廖先生根據「離騷」六字句這一點，以爲與秦代尊「六」精神暗合，而斷爲秦文，未免是「孤證單行」了！

其次在秦文中，我們還可以找出幾個特點來反證「離騷」非秦文。大家研究過秦文的便知道，不管是「詩經」的「秦風」，是秦襄公時代的石鼓文字，或者始皇巡遊天下的刻石，它的風格——也可說是精神——最爲質實。用現代語說就是最富於現實性。這種風格不只秦文爲然，就是中國古代黃河流域的文學也全都是現實的作品。不論「詩經」也好，「書經」也好，一切古代北方人寫的作品也好，都最富於現實性，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應該特別注意的一點。但是「離騷」怎樣呢？只要稍爲涉獵過的人便知道，它的風格是和秦文迥然不同的，它裏面寫的多是超現實的東西，充滿着超現實的精神。這種風格，不但在屈原以前的北方文學裏找不到（實在可以說絕無而不是僅有），就是在屈原以後的中國文學裏也很少。

研究中國民族文學的人不可不知道，中國北方民族性是最質實的。這種質實的作風，經過數千年的薰淘，成爲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大家應該認識到：中華民族是「現實的民族」，和印度伊朗波

斯)民族不同；不過這種現實的精神成爲中國普遍的精神，恐怕要在秦以後。像秦以前楚國文學所表現的精神在別的國家裏並不稀奇，在文學的領域內尤其是俯拾即是；可是在中國文學裏，除『楚辭』外，實在很少。『楚辭』說到超自然界的東西涉及天堂地獄，例如『招魂』描寫『幽都』，就是地獄，『幽都』有土伯，土伯是有角的，有三隻眼睛，虎頭牛身。其描寫地獄慘況，如影歷歷，頗爲詳盡。近來一般人以爲天堂地獄是舶來品，這是錯誤的！不過後代的文化思想沒有向這方面發展，文學家也不大肯費工夫去描寫這類虛無漂渺的東西而已。

總之，像『楚辭』這樣的作品，在古代北方文學找不到，在秦代文學也找不到，對於廖先生根據『離騷』六字一句來斷定他是秦方士的仙真人詩這一點，是堅決的反證。我認爲他的證據實在不够得很。

以上是對懷疑屈原的存在的主張加以批評，說明他們觀察的不可靠，是從反面的研究。現在要從正面去研究，證明屈原實有其人和他的作品實在可靠。

有沒有這種證據呢？當然，屈原已經死了二千多年，而且是投汨羅江死的，屍首是不是撈起，我們不敢保證；不然，像他的地位（左徒居令尹之下）死後必有厚葬，我們還可以藉他的墳墓和遺物的發掘去考證，（抗戰前兩三年，安徽壽春李家姑堆發現一規模很大的古墓，掘出八百多件銅器，還有其他器皿。銅器上所刻文字，經考證結果，證明是楚幽王的東西。幽王是楚亡國倒數的第二位君主，壽春是當時楚都。他的墳墓被後人發現後，發現不少有價值的古器，可惜銅器的一部份還有些溜到外國去了。）不過直接的證據雖沒有，間接的證據找來並不困難。

我們知道，古書載屈原事蹟的並不自『史記』『屈賈列傳』始，在『史記』以前也有人提到屈

原，崇拜屈原的，那就是賈誼。賈誼年二十許便被漢文帝賞識，但被他人妒嫉，貶謫長沙，懷才不遇，鬱鬱以終，死年才三十有三。他是中國最年青的文人，後人尙稱他爲賈生。他生平崇拜屈原，貶長沙後曾有一篇爲後世傳誦的『弔屈原賦』，這篇賦開頭就說：「恭嘉惠兮，待罪長沙。側門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賈誼和屈原相隔不過百多年，他雖然看不見屈原，但那時候曾經看過屈原的人是很可能存在的，人活到一百歲雖然很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大家不相信的話，可以從這裏坐車子到歡樂山爬上金剛坡，又從金剛坡往下走，便可以找到一所養老院，這養老院裏面，便有一位一百二十歲的老婆婆——還是活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到賈誼貶長沙時，他一定有機會憑弔屈原的遺跡，連會見過屈原的老頭子他也可能遇到。假如賈誼和屈原相隔得好幾百年，我們還可以懷疑屈原的存在是一種傳說或者神話，屈原的作品是別人的贗品，但是一百多年這麼短暫的時光，而賈誼又是觀履湘水，博覽羣書的人，我相信絕對不會錯誤。所以屈原的是否存在，賈誼實在是一位强有力的證人。

其次，比賈誼稍爲後一點的，還有淮南王劉安。劉安好士，會招致天下文士，彙集他們的作品成『淮南子』一書。他又會寫過一篇『離騷傳』，這篇東西現在雖不存在，但其中重要的幾句，却被收入『史記』『屈賈列傳』裏，成爲這篇傳裏精采的一段：

「……國風一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

這是劉安的文章，太史公引用它。至於何以知道它是劉安的文章，則有班固和劉勰的文章可考，而『隨筆』、『經籍志』亦有『班固劉勰皆以爲淮南王語』句。班固劉勰時，『離騷傳』尙傳於世，他們的話是很可靠的，淮南王和賈誼年代相去不遠，又都有壽春（古楚都），同時我認爲漢人絕對不會拿秦人的作品來鼓吹，說是『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我們相信劉安的話是不會假的，所以從上面這段話，也可以證明『離騷』的的確確是楚國的文學。因此，屈原的存在和『離騷』之爲屈原作品，劉安也是一個強有力的證人。

此外，其他的證據還很多，不過講起來很費時間，今天沒空說。我們只從賈誼和劉安兩人就可以證明屈原是曾經存在了，兩千多年前不成問題的屈原及其作品，到今日還是不成問題。像胡廖兩先生的懷疑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我們不好說他們的懷疑是多此一舉。因爲對學術採取多懷疑多研究的態度，才會有進步。同時，經得起批判的才是真實，胡廖兩先生的懷疑之火，並沒有燒掉屈原及其偉大的作品。

證明了屈原的存在，我們還認爲不夠，還要更進一步去研究屈原的時代及其生卒年月。

屈原的年代是不是可考？我認爲不僅相對的年代可以知道，就是絕對的年代也可以推得。大家都知道屈原是距秦統一天下五十多年的楚懷王時人，但這樣還不够確實，我們還可以推知他詳細的年齡和生日。關於這點，可以說是屈原的運氣，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很少有人知他的生日，外國文學家也是一樣。從那裏知道屈原的生日呢？『離騷』開首不是有『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兩句嗎？這就是他的生庚年月，爲了說明這點，我想不憚煩地作一次較詳細的闡述。

『爾雅』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太歲是什麼？有幾種說法（漢代也有兩種），不外是歲星紀年。古代以木星爲歲星。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天空走一個圈子，便是一個週天，在天文學上定爲三百六十度。木星是行星，繞太陽而行，十二年走一週天，就是說他一年走三十度。古人算時，把週天上某幾點作爲歲星在天空通行的驛站，即是代表辰的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歲星運行原從巳比倫傳入中國，我曾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到現在是相隔十多年了，要想找新的材料來補充我的說法固然困難，但至於找新的材料來推翻他，則未嘗見過。）當這歲星走到週天上的某一特定處——寅——的時候，就是攝提格。所以所謂攝提格者即寅年也。『貞』，正也，當也。『孟陬』孟春，正月，寅月也。『庚寅』，寅日也。所以從『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可以推知屈原的生日是寅年寅月寅日。（中國古代僅以干支記日，直至漢武帝時，始用以記年，一直流傳至民國，他的用法和來源，不特現在青年人不知道，就是老年人也恐怕弄不清楚了。）

屈原出生的年月日已知道，那末，他究竟在距今若干年前生下來的呢？剛才我們說過秦始皇是呂不韋子，呂氏人極精幹，曾羅致天下學者，集其著述，都爲一帙，名『呂氏春秋』，序意篇內有『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兩句。涒灘是申，從這裏可以推得秦始皇以前的寅年。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秦八年恰好是紀元前二二九年，而紀元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應該是寅年，但是那一年的正月並沒有『寅』這一天。我們若果不能解釋這一點，則屈原的年代還是會成問題的。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也容易。我剛才說過歲星是十二年走一週天，但並不是剛剛十二年，要比十二年多一點，積八十二點六年便超過三十度（就是超辰）。這就是說，歲星的運行，應該照子丑寅卯……念下去，但有時會從子一躍便到寅。所以木星的運行從寅八年倒數上去，應該要減少一年以爲寅年，即三四〇年前

的楚宣王三十年，那年的正月初七恰好是庚寅，由此可以推算出屈原是生於三二一八年前的正月七日。

屈原的出生的年月日已經知道，那末，死的年月日是不是也可以推算呢？可以的。我們由屈原是在五月五日，這種風俗，沿至今，未嘗中綴，我相信五月五日是他的死期，這是不會成問題的。是在那一年的五月五日呢？也可以考出，從『離騷』和有關典籍裏，我們知道懷王起初很信任屈原，後被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蘭、懷王寵姬鄭袖等所譖，懷王才疏遠了他。在這裏。我們不特在闡明屈原的死年，而爲增加對他的藝術與思想的理解起見，有把他的時代背景加以敘述的必要。

戰鬪之世，七雄並峙，韓趙魏楚燕位潼關以東，號關東諸侯。潼關以西是秦國。秦據轂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高屋建瓴之勢，虎視眈眈，關東諸國皆在其恐怖勢力之下。他們對於秦國的威脅分出兩派意見，一派是連橫以事秦，一派是合縱以抗秦，張儀蘇秦就是這兩派的代表者。屈原主張抗秦最力，可以說是合縱的一派。最初懷王信任他時，楚國會兩居盟主。但他們敵不過張儀的第五縱隊政策，各國聯系漸告鬆弛。楚國內部也分出派別。屈原被譖於羣小，一天天的失掉信用。後懷王見欺於張儀，兵敗丹淅；復爲秦昭王所騙，身幽異國。竟達三年，而卒客死於秦。在懷王客秦時間，楚國不可一日無君，於是衆議立懷王長子，是爲頃襄王。照當時情勢推測，楚人仇秦情緒至爲高漲，會和秦一度絕，屈原是主張抗秦最力的，他的地位可能復過來；雖然當時令尹子蘭長政，上官大夫之流在朝，而頃襄王也不是一個『好寶貝』，不容許屈原恢復當時的政治地位，但在社會上，在人民心目中，屈原的地位是無疑的曾經恢復過來的。

迨懷王客死，骸骨歸楚，楚人憤慨萬分，而秦楚的對立更爲尖銳。是時關東諸侯也與秦決裂。到

頃襄王六年，秦用白起，東出潼關，侵略韓國。伊闕一戰，斬韓卒二十四萬。後來王給襄王一封哀的美敦書說：貴國絕交多年了，如果要戰爭，可早作準備；如其不然，就要改變態度。襄王因懼秦威，到底軟化了，而且居然做了秦王的半子。懷王客死不過三年，襄王復報甫卸，就忘却父仇，投降敵人。在這種局勢之下，凡是具愛國心的人，無不極力反對。屈原是一個忠心耿耿的民族詩人，他的悲憤，他的不滿，是我們可以推想到的。忠奸不兩立，自古而然。那時候靳尚子蘭當然不會放過他，後來襄王把他充軍。『史記』所謂：『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頽，形容枯槁』，就是指的那時候。

屈原晚年過的流亡生活，和但丁一樣，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兵又大舉攻楚，銳不可當，一下便把楚國打潰了，佔領了洞庭江南等地，而且攻破郢都，把楚王先祖墳墓掘開焚燬了。襄王君臣亡命於陳城，狼籍不堪，本來，到這種田地，秦國是可以一舉滅楚的，爲什麼白起會退兵呢？關於這一點，歷史上雖然沒有詳細的記載，不過我們讀史的要費點腦筋。照我的研究，自懷王客死秦國後，楚人恨秦至深，時思報復，白起所擊潰的是楚國的正規軍隊，但當時和白起爲難的，必然是到處譁起的民間武力，打游擊戰；假如不是這樣，則白起的退兵就無法解釋了。

此外，還有一點可以作我們的證明，就是秦以前兵器用銅製造，始皇統一天下，收宇內兵器鑄爲金人十二，這十二個大都是銅人（大小尺寸見『水經注』）。到漢代鐵器才流行，而秦漢之際便是中國銅器時代轉變至鐵器時代的一個關鍵。在那個時，楚人已利用鐵器，『荀子』『議兵篇』上說：『楚人宛鉞鐵鎚，慘於讎藎』，可爲明證。不過初用鐵器還只限於鋤頭、犁鉞等耕田器具；因此，我們推想白起的退兵，正是楚國老百姓的鋤頭發生了效力的結果。

話說遠了，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屈原是什麼時候死的呢？就在襄王二十一年；在頃襄王不念父仇，靦顏投降之後，當秦兵大破郢都，辱及楚王先祖，蹂躪楚國人民之時，他是力主抗秦的人，同時又是一位詩人（如果不是詩人，情形就不同了。譬如在楚國亡後，項羽的叔父項良就組織民衆，起而抗秦。項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惜起義不久，便告陣亡，否則劉邦會不會作起皇帝來，還是一個疑問。項羽則是一個『草包』，項良要他讀書，他偏不肯。老實說，一個人沒有一點學問，是沒有辦法的，項羽一身蠻力，終於上了劉邦的當，若果項良還在，劉邦不會成功，中國歷史也會換上另外一頁），沒有魄力組織軍隊，只能把滿腔悲憤寫出來，去喚醒民衆。詩人與勇士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沒有辦法。（我說屈原是一個詩人，並不是鄙視他，我們以為與其多一個項羽，不如得一位屈原；沒有詩人屈原，我們那裏還有千古絕唱的『離騷』！）

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寫了一篇『哀郢』（『九章』之一），開頭說：『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毫無疑問的，這是描寫郢都被攻破後的慘狀。文詞上雖有種種解釋，但事實不容否認。我認爲就在那一年，屈原從他亡命的地方——漢水之北，被敵人壓迫，流徙到洞庭，到長沙，再到汨羅，終於悲憤難遏，懷沙抱石，自沉汨羅江中。根據這點，則五月五日就是屈原的死日，說來並不勉強；而且我們還可以斷定，他的死，不是和一般才子的懷才不遇，因而自殺；當然他也是一個懷才不遇的讀書人，不過他的死並不是這麼單純。他是一位民族詩人，他看不過國破家亡，百姓流離顛沛的苦況，才悲憤自殺的。他把所有的血淚塗成偉大的詩篇，還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國，與國家共存亡，這是我們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偉大的原因；他並沒有宣傳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而二千多年沒有一個中國人不崇拜他，這絕不是偶

然的。

我們既然知道屈原死於頃襄王二十一年，就可以推出他生於距今二二七九年前的正月初七日，死於二二一八年前的五月初五日，時年六十有二。

在一般人的腦海中，覺得屈原很年青。其實他的年齡並不年青，而是因爲他的精神年青。我們斷定他的年齡六十二歲並不過分；因爲他曾任左徒，左徒位於尹之次，年紀當已不小（甘羅雖十二顯揚，但世上甘羅並不多），他在『哀郢』中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從這裏，我們至少知道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過了九年的亡命生活，至以後更流亡若干，尚不可知，照這樣推算，屈原死年六十有二，我認爲相當可靠。同時，中國古代對數字的觀念是三者數之中，九者數之結，我們對『至今九年而不復』的九字不能機械地作數字看待，他所謂九年，也許是一個長遠的數字。古人行年七十方稱老，屈原六十二歲也可算老，所以『涉江』裏有『年既老而不衰』句，也是一個證明。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屈原是存在的，不是神話中人物；『離騷』是他的精心傑構，而不是虛無飄渺的仙真人詩。他生於二二七九年前的正月初七日，死於二二一八年前的五月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他的死因，並不是像一般青年中的懷才不遇，而是憂世憤俗，不忍看祖國淪亡，人民流離無告。所以在白起破郢都那一年，被迫轉徙洞庭汨羅長沙一帶，終於懷沙抱石自沉汨羅江中，與國人長辭。

屈原的藝術與思想

（按本篇爲「屈原研究」下篇，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華職業學校講演，蕭仲泉記。）

今天講屈原的藝術與思想。但得預先告罪的，即因時間關係，不能詳細敘述，只於所見到的藝術一方面約略的提出一點來貢獻大家。

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詩人。我們講屈原的藝術，就是講屈原的詩。講屈原的詩，首先須要考證屈原的詩。現在世間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問題。我們要把這些成問題的，加以考證，然後才能更進一步作藝術的研究。

屈原的作品在「漢書」「藝文志」上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的話。現在我們能見到的王逸章句的楚辭裏面，關於屈原的作品，的確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殇」、
「禮魂」、
「九章」九篇——「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加上「天問」、
「遠遊」、
「卜居」、
「漁父」共爲二十五篇。但根據「史記」「屈原列傳」，「楚辭」裏面「招魂」一篇是被認爲屈原的作品，列傳後讀語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和王逸的解釋稍有不同。王逸以「招魂」爲屈原學生宋玉的作品，作來招屈原之魂的。但據我的研究，應以司馬遷的讀語

爲準。「招魂」是屈原作來招楚懷王之魂的。前次講過，楚懷王被秦國騙去，追求割地，懷王不允，遂被幽囚三年，竟死於秦。當懷王被騙去幽囚的時候，楚國朝野發生悲憤的情緒，乃必然的現象。懷王死在秦國以後，屈原作「招魂」，表明他期君歸來的懷念。「招魂」的內容，叫他——懷王，不要上天去，不要到地下去。也不要到東方去，南方去，西方去，北方去。天上地下以及東南西北都有許多不好的東西，最好是回來。回來，則吃的怎樣好，住的怎樣好，也有好看的美人，好聽的音樂。他把好壞形容得非常微妙，是中國有數的好文章。

「招魂」是屈原做來招懷王的，在「招魂」裏面有沒有內證呢？有的。便是全篇落尾的那首「亂曰」——講到這個「亂」字，事實上本就是辭字，是漢朝的人讀錯了的。古金文中凡司徒、司馬、司空的字都作「亂」，從文字的结构上看來，即是治絲之意，故用爲司，訓爲治，並引伸爲辭。被漢朝的人弄錯了，「亂」字失傳，「亂」字弄反，古書中每有亂訓爲治的地方，後人莫明其妙，竟生出「相反爲訓」之例，其實是以訛傳訛罷了。「楚辭」各篇，落尾處多有「亂曰」（即「辭曰」），正是「楚辭」的命名之所由來。又賈誼的「弔屈原賦」的落尾作「訊曰」，其實也是「辭曰」的錯誤。

●「招魂」的「辭曰」裏面明明說「獻歲發春兮汨吾南正」，接着又說：「與王趨夢兮課先後，君王親發兮憚青兕，……魂兮歸來哀江南」，可見被招的是「王」而與招者的「吾」是完全兩個人。這決不會是宋玉招屈原之魂，也不會是如一部份人所說是屈原做來招自己之魂的。再研究其他各篇吧！「遠遊」是有問題的，「遠遊」和司馬相如的「大人賦」語句相同的地方太多，而且結構亦大抵相同。我想這應該就是「大人賦」的初稿。「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時語曰：「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可見「大人賦」有「未就」的稿本與「具奏」的定本兩種，稿

本後被發現，被人誤認爲屈原的東西，便雜入了『楚辭』的。其實屈原的思想，簡單的說，可以分爲：一，詞藻；二，藝術；三，儒家的精神。站在藝術的立場有時描寫超現實的境地，但在精神方面，却是極端的忠君愛國的倫常思想。屈原的文章裏面，沒有老子莊子那樣離開現社會沉醉於烏托邦的虛無飄渺的氣態，但是『遠遊』則與老莊的氣脈相通，合乎老莊的思想。『遠遊』和『大人賦』，在文格上當然有些不同，『遠遊』更近於『離騷』，且多用『離騷』中的成句，『大人賦』則句調曼衍，鋪張揚厲，與『子虛』『上林』諸賦氣韻相近。但這也正是『未就』與既具之不同，未就稿未脫『離騷』的窠臼，既具者則特備司馬相如自己的風格而已。要之『遠遊』這一篇文章，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不是屈原的作品，應該剔除。加入『招魂』，剔除『遠遊』，則屈原賦仍舊是二十五篇。

●我們研究屈原的作品，過細的說，每一篇都應該加以討論，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礎工作。這步工作沒有做好，更進的研究便成爲空中樓閣。但以時間關係，只好再選出重要的幾篇來談談。二十五篇當中的『卜居』、『漁父』兩篇也有問題，恐怕是屈原學生宋玉、勒、景差之徒做的。這兩篇文章雖然並不甚重要，但適足以證明屈原這個人的確是存在。又胡適博士看『天問』一篇，也認爲不是屈原的。胡適博士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爲後人雜湊起來的。』假設大家承認胡適博士的話，『天問』也要剔除。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同胡適博士的見解恰恰相反，『天問』是中國二千多年來最奇特最有價值的好文章。『天問』全篇提出一百七十二個問題，從天地開闢問到自己身邊。它的體裁本是四字一句。在這樣限定的格式中，提出那麼多問題，或兩句一問。或四句一問。問得參差歷落，絲毫也不板滯，真是極大的本領。這一種奇妙的文章，不僅是在中國，就在別的國度裏面也還沒有見到第二篇。那內容是有些難懂，待你一懂得之後，不獨文理很

通，見解高明，在文章上有很大的價值，而且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上，有可寶貴的資料。中國古代的史料，有很多失掉了，就是神話傳說，也大都失掉了。『天問』的問題當中，替我們存了許多古代的神話傳說。以文章過於簡單，又本身表示懷疑的態度，沒有充分敘述，不容易明瞭，因此從前就有人認為有脫誤的。例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我們如不懂得此中的故事，當然與看天書一樣，說他不通了。對國學很有貢獻在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跳水淹死了的王國維先生發現了這個故事。『該』是人，『恒』也是人，『季』也是人。『卜辭』裏面的王亥，王『和』季。王亥王互是兄弟，季常即勤水而死的冥了。王亥的故事見『山海經』與『竹書紀年』。『山海經』上說『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紀年』云：『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教其君綿臣也。』明瞭這一個故事，才把『天問』上『該秉季德』『恒秉季德』講得通。『天問』上面說的當然還有許多東西我們不知道，將來地下發掘出來的新東西如再多得一些，能够印證，我相信必然還可以有更多的闡明。

『九歌』十一篇，在胡適博士也認為不是屈原的作品，並認為是楚國的古代民間歌謠。但其實『九歌』的結構音調，雖與『離騷』有所不同也並非全相懸異，『離騷』大體上以六字為讀，兩讀為一句，在第一讀的尾上加一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調來得舒緩沉着。『九歌』是一讀當中加一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句調來得輕靈愉快。我看這只是作者的年齡和心境上的不同。『九歌』應該是屈原年青得意時的文章。還有『九歌』這十一篇是一個體裁，無論怎樣研究都要認為是一個人做的東西，一個時代做出來的東西。

其次『九歌』中有『河伯』一篇。黃河的神，稱爲河伯。『九歌』中的『河伯』，是祭河神的歌詞，大家知道楚國的疆土，過去沒有到黃河流域，迨楚惠王十年滅陳以後，疆土才達到黃河流域。楚惠王十年，即孔子死的一年。從這個年代以後，楚國有可能祭河伯，纔能有河伯的文章。或者有人說疆土沒有到黃河流域，也可以祭河神。但我們知道『左傳』上有這樣一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誰嶂，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從此知道楚國向來不祭河神。楚惠王滅陳以後，疆土到了黃河流域，才有可能開始祭河神。這時間並不久遠。胡適博士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把『九歌』看得很古，這是疏忽，我說以昭王不祭河神的實事，就足以證明『九歌』是戰國時代的東西。假若在屈原以前不久，楚國就出了一位美妙的詩人作出了『河伯』、『九歌』這樣的文章，他的姓名還不保存下來，還不被漢朝人稱爲辭賦的開山祖師嗎？要懷疑『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我看證據是很薄弱的。『九章』在近年來也生了一些問題，我不想多去牽涉。『九章』除『橘頌』外，與『離騷』的結構情調，大抵相同。『橘頌』稍爲特別，主要是四字句，如把第二句尾的兮字除去，更差不多是七言詩。句法和『招魂』相同。據我看來，『橘頌』、『招魂』、『九歌』、『天問』大抵是屈原比較年輕時的作品，我考證屈原死時，年六十二歲，是爲愛國而死的。作楚懷王左徒官在三十歲左右，在得意時代的文章，儘可以充分表現些樂觀情緒。晚年所作的幾篇，如『哀郢』、『離騷』，寫於國破家亡的時代，鬱鬱之情，便溢於言外了。

現在進一步研究屈原詩歌的成就，就是屈原藝術的成就。我們向來認定屈原有特制性。自從屈原把『離騷』做出了以後，中國文學便創出一個特殊的體裁，所謂騷體。歷來學者區別南北文學，南方

以『楚辭』爲代表，北方以『雅頌』爲代表。『離騷』與『雅頌』的體裁，的確各不相同。從形式上說，大家都知道『詩經』是四個字一句，而『楚辭』有六字一句的，也有四字五字七字一句的不等。從內容上說：北方的詩，是現實的，楚辭是超現實的成分多。後人因此以楚辭爲中國南方文學代表，『雅頌』爲北方文學代表。這樣區分我們並不反對。不過這樣看法，還僅是皮相，並沒有認識到屈原真正的偉大處。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在春秋戰國時代，有一個很偉大的文學革命，與近代五四運動一個樣子的文學革命。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以前，做文章必須文言，無論信札宣言，以及一切應用文字，莫不是文言，白話是在所反對，棄而不用的。五四運動以後，產生了白話文。現在白話文的力量站在主流。檢查社會上一切的文字，文言文雖然還存在着，不過白話文的勢力是蓬蓬勃勃的。怎麼會發生這種變革？社會使然。中國社會到近代來，已由封建制度變成民主制度。封建時代表示生活情形的文言文不適用於現在了。文言文不能用來作爲表示現在生活情形上的工具了。其原因是固定的文言文，不能把活鮮鮮的生活描寫出來。生活與文學是不能分開的。五四運動的主因，就在這個地方。春秋戰國時代也是因了這個原因，起了一個文學革命。我們曉得凡是在文章裡面，用呀哪嗎啊等字作語助詞的爲白話文。用之乎也者矣焉歟等作語詞的爲文言文。但在春秋戰國以前的文章，沒是用過之乎也者矣焉歟等字作語助詞，這種文章是春秋戰國時代才有的。我們拿古書來看，單以『書經』來說吧，『書經』裡面有幾篇是周朝初年的文章，有一部份是殷朝末年的文章，還有更古的虞夏時代的文章，卻是後人追述的，大抵是在戰國初年。所以拋開最古的文章，而拿周朝初年的『召誥』，『洛誥』等來看，其裡面找不出之乎也者矣焉歟等字。拿這些文章的結構，來與周秦諸子比較，顯然不同。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中國文學在春秋戰國

時代有了個很大的變革，就是使文學與活鮮鮮的生活接近了起來。換一句話說，使文學同生活配合了。大家或許要問，文學改革的目的在接近生活，爲什麼春秋戰國時代，用之乎也者矣焉歟作改革以後的語助詞呢？這是後來語音稍爲發生了變更的關係。其實之乎也者矣焉歟，是當時的口語詞，譬如者字從前讀成啊，也字從前讀成呀。例如「孔子者聖人也」，就是「孔子啊聖人呀」！完全是白話。唯以文字固定下去，讀者變更，就失掉了口語氣態，文字與口語，遂漸次的分開了。

春秋戰國以前的文字，其結構的不同，剛才已舉出了『書經』的『召語』『洛語』，我們再拿殷代的卜辭也可以證明。用地下發掘出的青銅器上面鑄成的銘文，同樣也可以證明。我們看四五百字長的毛公鼎，那銘文間，那有之乎也者矣焉歟的字？古代文字所以形成這樣的原因：一是字少，力求簡單；二是爲貴族的專用品，即適合於做官的需要，把文字弄成爲不易接近的東西。當時文字同生活越隔得遠越好。由這種主觀的需要加上客觀的條件便形成那種貴族式的神秘性的木乃伊。客觀環境不改變，就是說社會沒有發生天翻地覆的革命，文字是不會改變的。要社會革命以後，新起來的社會領導者，求文字同生活配合，文字於是發生改革，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的。

● 近幾十年來，我們中國起了天翻地覆的變革，無論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都不是從前的形態了。起了這樣大的變革，就形成了文字革命的客觀環境，所以產生五四運動。春秋戰國以前，是一個奴隸社會，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奴隸開始解放，社會乃由奴隸生產制度，變成莊園生產制度。社會起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文字當然要隨着發生變革。我們明白了這一點，纔能知道屈原的真正的偉大處。楚辭的特制性，也必須要知道這一點，纔能曉然於心。

楚辭是怎樣形成的？現在將我研究時所得貢獻大家：起先不是說過，一些人把中國文學區分爲南

北兩種嗎？『雅頌』爲北方的文學代表，楚辭爲南方的文學代表。實際上四個字一句的調子——『雅頌』，並不限於黃河流域的北方。『雅頌』是貴族文學長江流域的南方，其貴族文學，同北方文學一樣是四個字一句。拿屈原的作品，就可獲得證明，『招魂』『天問』『橘頌』『離騷』，與四個字一句的調子是很相近的。在南方文學裡面找不到更多的四個字調子的東西，我想與秦始皇燒書有點關係。四字調的東西，在秦始皇燒書以後，北方還保存得一份，南方便沒有了。不過不是絕對沒有，在地下還保存得一些，近年來不斷的在長江流域挖出銅器，譬如在安徽一帶——屈原祖國的領土，江西——徐國的領土，挖出不少的銅器，江蘇——吳國的領土，浙江——越國的領土，也挖出不少的銅器。這些地方——安徽、江西、江蘇、浙江，都是長江流域的系統，我們在徐楚吳越領土內挖出來的銅器上面得了好些有韻的文字。查其結構，大都是四個字一句，隔一句押韻。今天以時間關係，不能多所舉例，而且背誦原文，大家也聽不清楚，只好留待大家去看。拿地下的東西來證明，就曉得四個字一句的文字，並不是北方專有的，南方也是一樣。

● 南北文字一樣的原因在那裡？這須得加以說明。中國文化，發源於殷朝，即由殷人創始的，『書經』上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便是說文化乃自殷朝始。殷朝以前有沒有文化？有是有的，但不會是怎樣高度的文化。殷人集中於黃河流域中部，即山西一部份、河北一部份、河南一部份、山東一部份。殷人的疆土在這一帶，中國的文化也起於這一帶。後來周人從西邊陝西偏起出來，殷人乃被壓迫而離開疆土。由黃河流域到淮河流域，再由淮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就是由北方到南方。春秋時代南方的宋國、楚國、徐國，都是從黃河流域被壓迫南來的，南方的文化，就是這些國家來開創的，所謂『筵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中國北部是殷人開創的，周人繼承殷人的文化，再發展下去。中國的

南部事實上也是殷人開闢的，周人以勢力趕走殷人，佔據了殷人開闢出的北方，仍不斷的仇視殷人；而殷民族也不斷的仇視周民族，於是形成南北對立的局勢。古書爲宋楚徐吳越爲周封的諸侯，近來經研究的結果，已證明周封諸侯一語並不確實。不過政治上，南北雖然是分開的，而文化則係一根兩枝。『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幾句話是經過了西周幾百年間，南北文化統一的說明。因此我們知道北方固體文學——四字調，與南方固體文學——四字調，同是一個源頭。傳到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起了大的變革，文字上也同樣起了大的變革。當時的白話文有周秦諸子的散文爲代表，當時的白話詩便是屈原的楚辭了。

屈原的騷體有來源嗎？研究起來，是由民間歌謠發展成功的。『詩經』是四個字句，但『國風』的體裁，多少有點不同。『國風』採集成功於民間的歌謠，採集的時間，在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民間的歌謠，未被『國風』採集的也有，如『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拿這些歌謠來看，和『楚辭』差不遠。歌謠的體裁，不但不像貴族文學限於四個字一句，同時字句中每夾着個兮字。這些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研究『國風』所採的民間的歌謠，便可知兮字調不限於南方，北方也是有的；更可以認識屈原的『離騷』，是民間文學的集大成。『離騷』體裁宏大，與古古板板四個字一句的，貴族的形式文學全然不同。他有革命性、特創性。這個特創，由剛才的說明，可知不是毫無根據的。

講到這裡，須得要把古時對兮字的讀音加以說明，清朝大音韻學家孔廣森證明了古時讀兮字爲啊。以孔廣森的證明，懂得了幾千年來不可思議的東西；我們讀『離騷』覺得很奇妙，並對兮字調的作品，目爲詩人的風雅氣。但把兮字讀爲啊却完全是白話。如『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

庸」，把兮字讀成啊，不完全是白話詩嗎？明瞭了古時對兮字的讀法，可知「垓下歌」、「大風歌」也是白話詩了。大家都知道楚霸王「讀書不成」，是沒有學問的人，怎能做出「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樣幽雅的歌？漢高祖是一個流氓，怎能作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樣幽雅的歌？今天把兮字讀成啊，即變爲「力拔山啊氣蓋世，時不利啊驂不逝，騶不逝啊可奈何？虞啊！虞啊！奈你何」的口頭語，楚霸王當然可以作，漢高祖也當然能說出「大風起啊雲飛揚，威加海內啊歸故鄉，安得猛士啊守四方」的感慨話了。

屈原的高明在什麼地方？就是他在文學史上，成就了一大革命。他在文學史上，對詩歌有最大的成就，是一個文學革命，詩歌革命者。他把民間文學擴大起來，成爲與生活配合的新文學，以活鮮鮮的新文學來代替了古板的貴族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異常簡短，而「離騷」是洋洋灑灑的長篇大作。而且自屈原以來，還沒有見過「離騷」這樣好的長詩，似乎不僅空前而且近於絕後了。

騷體是民間文學的擴大，是白話詩，而「楚辭」也愛用當時的白話。現在舉一個證明：「閭闔」這兩個字，我們現在看來，是一個難解的文言，但在楚國當時，只是白話。楚國稱「閭闔」，見於說文。屈原的詞，多運用這種白話，他解放了中國的詩歌，利用了民間的歌謠，創造並完成了中國的一種詩體，這種功績在歷史上真是千古不朽。「離騷」出來到現在二千多年了，文學方面，莫有不受他的影響的，後代的各種詩體，如五言七言長短句等，都可以在楚辭中找出胚胎的，這正是屈原偉大的地方。總括一句話，屈原不僅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民族詩人，而且的確確是很有革命性的革命詩人。他的藝術怎麼樣？就是革命的藝術。

屈原思想

侯外廬先生的『屈原思想的秘密』，我過細拜讀了，受益不淺；同時他還有『祝賀』我的思想，我尤其感謝，關於屈原的思想，我在以前所寫的研究屈原的一本小冊子中本來早有敘述，但那書在坊間很難找到。最近雖曾作過兩次講演，又因時間關係，對於思想這一部份，却未能展開。現在讀了侯先生的大作，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鼓舞，因此我想把我所懷抱的見解，重新來敘述一遍，以就正於侯先生及對於屈原素有研究的同好。

侯先生認為屈原的思想有矛盾，而『這一秘密是歸結到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的矛盾』，這個斷案是相當正確的。但他把屈原來和民國十六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對比，又和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對比，這兒我覺得便值得商榷的地方。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是近世歐洲文學的寫實主義的巨匠，他們在方法論上是進步的，然而一則擁護王權，一則篤信神秘，在世界觀上，偏於保守。這個矛盾，在現在已經成爲了周知的事實，不成問題。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極合乎科學的律令，他也確實是得到了空前的收獲。而他却自命爲勝清的唯一遺老，終於跳水以殉，博得一個『忠愍』的諡號，這却明白地表示着他的思想的落後。他的死，正是這種矛盾的一種消極的解決，也是毫無問題的。但要說屈原的死也和這是一樣，方法論是前進的，『求真的』，世界觀是落後的，『本質上反動的』，那却不大有問題。我的看法却正相反。屈原的世界觀是前進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爲詩人在構想與造詞上的技術——却不免有些保守的傾向。這便是我所認識的屈原思想的矛盾，結論的形式雖然和侯先生所

見到的相同，而內容則恰恰相反。如要展開這個問題，在步驟上，却非把中國古代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發展，從新展開一遍不可。

中國的古代，在殷以前大抵是氏族社會——我說是大抵，因為在這一時代我們只出於推測，並沒有充分的實證。殷周時代確實是奴隸社會——我說是確實，因為在這一時代我們得到的確證很多，是不會成爲問題的。雖然現在也儘有人還在說周朝是『大封建時期』，或者又有人說『中國沒有奴隸制度』，或『奴隸制度未完成即已脫變』。但這些都是出於認識不足，研究的沒有到家。假使那些人再充分的研究一下，把認識充足起來，我相信在不幾年之內終竟是會改變的，只要是真正地抱着科學家的態度，而沒有成見的人。

爲什麼說殷周是奴隸社會？因爲當時是在加大規模的奴隸來從事生產，也就是說當時有大規模的生產的奴隸。關於生產奴隸的有無這一點，近來也還是有人認爲並未論定。中國人做學問，大抵都肯在名詞上用功夫。譬如說『封建』吧，他首先就把那一套『封建諸侯建同姓』的舊觀念在那兒盤旋，古時是說夏殷周爲封建期，現在讓一點價，把夏殷請出去，把周代保存起來，即作爲『封建諸侯同姓』的『大封建時期』。他就不問，究竟我們現在所說的封建制的本質是怎樣，周朝的生產又是怎樣。又譬如說『奴隸』吧，大抵便只在奴隸字面的文字上去找奴隸社會，把『說文解字』乃至『康熙字典』翻交，所能找到的臣妾童奚奴婢以至隸僮臺輿等等，找來找去都只是一些從事服御的家內奴隸。做了這一段工夫的人，認爲中國古代是只有家內奴隸，沒有生產奴隸，所以他們會說中國沒有奴隸制或奴隸制未完成便脫變。然而他們却沒有想到中國古代的生產奴隸並沒有用臣妾奴婢隸僮臺輿等字，而是種爲人，庶人，小人，民，庶民，黎民，黎羣，黎甯，人畜，民儀，民獻等等的。生產奴

隸一解放了，這人、民、黎、庶等字樣卻着起了蛻變，失掉了奴隸的含義。要研究中國古代而不注重在這一層，不注重生產者的性格，而只是在文字字面上去探求的話，那是永遠找不出生產奴隸來，同時也就是永遠闡明不出中國古代社會的面目。

我說中國古代的生產奴隸就是人民，早在十三四年前。因為在西周時代的資料特別多，足以證明西周的人民就是生產奴隸，故我堅決地斷定西周是奴隸社會。殷代我沒有得到多少直接的證據，故我起初多少還有點游移。西周以後呢便已經在開始蛻變，故我把春秋戰國時代認為過渡。許多反對我乃至痛罵我的人（在研究文字中動輒愛罵人是浪漫，狂妄，或甚於此的話，十幾年來我領教了不少），硬要說西周不是奴隸社會，而都不大注重人民就是奴隸這一點，實在是一件驚人的事。驚人的，是我感嘆着，文字這項符籙束縛着思考力的權能竟會有這麼偉大！我現在要懇切地請求，請求大家把這個論點注意一下，如說這個論斷是不可靠，那就請提出反證來。

● 殷周時代的人民地位是在家內奴隸之下，是人中的最下等。例如『左傳』昭公七年楚國的芋尹無字說的『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從事牧畜生產的圉牧是在十等人之外；而還沒有提到從事農耕的人，這種人當然也是十等人之外的。又例如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銘裏面有這樣的話：『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汝夷司王臣 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這些臣人是和衣服車馬一道錫予的，所謂『邦司』就是管家，所謂『夷司王臣』也就是管理夷僕的王家管事，都是家內奴隸，故同被錫予而位在『人鬲』之上。『人鬲』究竟是什麼？好在他的內含已經明白表示着是『自馭至于庶人』。馭不用說就是十等人中的輿，而庶人在此是居於最下等。

再把「人鬲」解釋一下吧。鬲字讀歷，漢朝的人又作「鬲」，從瓦隸聲（見「說文」）。好些人把它讀成障，是讀錯了的，這本是一種三個空脚而形頗似鼎的器皿，就是後世鼎鍋的祖先，鼎鍋下面還有三個小乳頭形的脚，就是那三個空脚的退化了。以鬲字作爲人民身分的一種稱呼是出於假借，除大盂鼎之外，還有周成王時的令簋，那銘文上說「姜賞令（人名）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也有「鬲」這種人，而地位在臣之下，與貝朋之類同爲賞賜的物品。這種稱謂除彝器銘文之外，文獻中沒有見過，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只是用的字面不同罷了。例如「逸周書」：「世俘解」上說：「武王（克殷），遂徵（征）四方，凡敦國九十九國。滅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裡面的磨字就是鬲的同音假借字了。這不是磨，請不要認錯。我們根據這項資料，可以知道鬲的這種稱謂在文獻上也有，而鬲這種身分的人在殷代已經存在，而且爲數甚多。足見殷代已經是奴隸社會。其實鬲字也就是黎明的黎，民儀的儀，都是同音假借字。古時候同音的字便可通用，這是表明中國文字發展過程中難以表形爲主流，而亦時有表音的支流。要曉得「同音通用」這個通例，有許多古書才可以讀，中國的訓詁之學也就是建立在這個通例上的，黎大概是中國（主要是南方）的先住民族吧，古人「命九黎之人曰民」（見「呂刑」鄭注）即是說把黎民族滅了，使它成爲奴隸。這黎人現今在海南島上還有一部份存在。古時的「九黎」應該就是「子欲居九夷」的九夷。這九夷的名目在「後漢書」：「東夷傳」上於詳細的記載。

「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長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武乙以前的情形，在地底資料上雖然沒有得到直接的左證，但在武乙以後的情形，則甲骨文卜辭中關於殷人征伐夷人的記錄極多。就我們所研究到的結果，知道帝乙時代曾經屢次大規模的征伐過夷人（卜辭作爲「尸方」，尸與夷古字通，古本作尸，後人改作夷。作尸者似猶今人，外國人爲「鬼子」也）。而用兵的地點亦多在淮岱，與古史相證合，殷紂王與東夷的關係，在「左傳」上保留有幾項資料。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四年楚椒舉語）。

「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昭十年叔向語）。

可見紂王時代又曾討伐東夷，而卒至把它征服了。征服了的結果，便是這些夷人或者黎人化爲了奴隸。故爾古本「秦誓」上說「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周武王自稱）有亂（司）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見「左傳」昭二十四年。今本「秦誓」中有相類之語而大同小異，但今本「秦誓」乃僞書）。夷人爲殷所有，是被用來從事生產或當兵。當兵的結果，故惹起「前徒倒戈」的悲劇，便是俘虜兵掉頭，或奴隸叛變。在古代氏族觀念極盛的時候，族與族之爭，每致整族淪亡亦不惜，不是俘虜兵是決不會有「倒戈」的現象的。今世未開化民族之爭執及開化民族中之「械鬪」亦可爲旁證。殷人用奴隸來從事生產，在下辭中頗有證據。卜辭裡面每見「王令小臣某黎衆人黍于某」的辭例。小臣就是家內奴隸，「衆人」就是所謂「庶人」，所謂「黎民」，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了。故爾殷代，至少它的末年，確實是達到了大規模的奴隸生產時代。而這些奴隸的來源大抵就是夷人或者黎人。故這些奴隸便稱爲「黎」，或者「鬲」，或者「人鬲」。「書經」上的「民獻有十夫」，今文作「民儀」其實也就是「人鬲」。獻字是古文家認了別字。因爲獻這項古器，是在鬲之上更加一層甌，

其象形文（小孟鼎銘中有之），與兩實相類，古文家認不清古字，便把它讀錯了。然而根據大孟鼎銘，「人鬲」實家內奴隸與生產奴隸的統稱，生產奴隸的「庶人」是居在最下位的。又根據「世俘解」，「馘磨」與「俘人」對稱，亦足以證明「磨」是兩種奴隸的統稱，而「人」便是庶人了。在這裡面庶人自佔大多數，故後來黎民與庶人漸漸就等於一而二而一的東西去了。

何以知道庶人就是生產奴隸？根據卜辭的「衆人黍于某」的記載便可證明。我們再引證「左傳」上的資料，更可以得到明確的概念。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襄九年楚子囊對於晉國的評語）。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襄十四年晉師曠語）。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遂是進級之意），人臣隸圉免。」（哀二年晉趙盾師辭）。

根據這三項資料，我們更可以知道，「庶人」就是從事農耕的。這是我們中國這種大陸國或者農業國的主要的生產者。這三項資料都是春秋末年的情形了，在這裏面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庶人的地位生了變化，而品質也生了分化，由庶人之中生出了工商的新的階層，庶人被提升到貴族或奴隸主之下，家內奴隸之上去。在初本來是不入等級的最下等人，却被提昇了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所說的是什麼？便是說明生產方式起了變革，而庶人漸漸由奴隸以下的地位解放了出來。研究古代史的人，在這些地方是應該特別把眼睛睜大些的！

中國是在溫帶中的大陸國，也就是大農業國，有的是土地，有的是人。在這種物質條件之下，便馴致了奴隸解放的機運，也可以說是馴致了一種中國形態的由奴隸制轉化為封建制的方式。這是轉化得很迂緩，很自然，而沒有採取十分劇烈的革命形式的。自大氏族制解紐以後，由大宗而小宗，而別宗，土地與人民均生出分割，由大集團的共有成為各個小集團的共有而仍統轄於公。各個小集團利用有餘的人力去開拓有餘的土地，於是在公有土地之外便生出私田，所謂「爾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生出來的，並不是如孟子所解釋「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的意思。土地再分割，人力再加榨取，所分割者愈小，所開拓者愈大，便形成私肥於公的形勢。於是公糧下移，王綱解紐，逐漸鬧到政逮諸侯，政逮大夫，政逮陪臣的地步。生產奴隸的庶人，他的生產價值被人認取了，在各個所有主之間被人互相爭奪誘致，於是他的地位也就不被提高了。而生產奴隸本身也可以利用其剩餘勞力開拓有餘土地，或利用別種資料而形成爲工商階層，自己本身也逐漸地偷渡到富庶的地步，他也可以自備家內奴隸或甚至生產奴隸，便是娃子又有了娃子，所以庶人地位便超在了卑隸之上，這便歸結成奴隸解放，奴隸解放者非家內奴隸免籍，乃是生產奴隸蛻變，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這個蛻變時期，大抵就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地大，各地的發展情形並不平衡，因而各國的蛻變時期有先後，以中國爲單位來說，則前前後後合計經過了三四百年，但如以各個的國家爲單位來說，那情形又稍有不同。春秋列國之中，大抵齊國蛻變得比較早，它是靠官山府海的工商業而興起的，情形特異。其他各國在農業的生產方式上所可見的巨大變革，例如魯國，在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這似乎是農業革命的最早的一例。在古公田時代，是無所謂賦稅的，公田所產，由公家籍之，

即是全部生產均歸公家，生產者由公家所餉養而已。待到私肥於公，則公家所入實微乎其微，故不如泯却公私，承認私有，而一律採取賦稅制。這樣，則公家的收入，比專靠公田所入者會要大。必定要大得多，才會採取這種變革的。在魯國，雖然宣公十五年已『初稅畝』，然到一百一十二年之後的哀公十二年又才『春用田賦』，大約在制度開始改革之際，阻礙橫生，其間是有過一長段沒有行通的時期的。

在「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有楚國改革田制的資料，「楚薺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澗，町原防，牧濕臬，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又在襄公三十年有鄭國改革田制的資料。「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廢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奢侈者因而奪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這項資料把制度變革時的一般人的動態，表現得極其簡明而生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所謂『與人』，那便是十等人中的第六等的家內奴隸，而他們公然已有私有的『田疇』了。把這些私有的田疇通同登錄起來，承認它的私有而分別徵稅，更把奴隸主的所謂『大人』，加以甄別淘汰，好的也聽其私有，不好的便索性殺戮。子產這位政治家，在當時一定有好些人罵他爲『過激派』，故大家都想『殺』他。然而經他一改革，才僅僅三年，便大家都歌功頌德了。足見得舊制度已經十分腐敗，早就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

到了戰國時代，魏文侯時的李克，亦即李悝，有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富強，其詳不可得而聞。傳其

衣鉢的有吳起與商鞅，吳起行之於楚，『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而使楚國強，但遭了『貴戚』之衆怒而被『宗室大臣』射死。商鞅行之於秦，『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秦國因之而強，亦受『宗室貴戚怨望』而遭車裂。這兩位革命的政治家（吳起雖僅以兵家名，其實他是長於政治的），雖然同以悲劇終結，但他們的法術的行與不行，便規定了秦楚的命運。秦國用商鞅之法而卒至兼併天下，楚國廢吳起之法而終絕滅。關於秦楚的對比，在楚襄王二十一年曾經攻下楚都，焚其宗廟，逼楚國東遷的秦將白起有一段極有史料價值的話，見『戰國策』卷三十三，中山策的最末一篇：

「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詔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掎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

不愧是一位名將說的話，他沒有把戰爭的勝利純全歸之於軍事的勝利，而是把它和政治動員的情形嚴密地鉅繫着的。楚國鬧到『諛諛用事，百姓心離』的實況，不是足以證明吳起之法是掃地無存了嗎？

由以上所述，可見中國的古代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確實是進行着一個很大的變革。即便是由奴隸制逐漸移行於封建制，而這個變革的完成是在秦嬴兼併天下以後。秦以前和秦以後的中國社會，完全是兩個面貌，這是毫無問題的。

有了這樣的社會變革，自然在意識形態上便生出極大的反映。首先是人民的價值生了莫大的變

易。以前是人民與六畜同科的，例如周官朝士「凡得獲賈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又「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珍異」，人民六畜牛馬同爲販賣品。甚至人民的價值連牛馬亦不如，夷厲時代的晉里銘，載明晉這位先生曾以一匹馬和一束絲去掉換五個人（在那銘文中連這五個人的名字都是揭載着的），是見五個人的價值僅僅超過了一匹馬。這人民的價值是多麼賤！然而到了戰國時代却發生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的議論了。

因爲人民的價值提高了，故爾倫理思想也發生了變革，人道主義的思想便澎湃了起來。儒家倡導仁，道家倡導慈，墨家倡導兼愛。這都是叫人要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特別是在上若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以前在氏族制時代是把人當成犧牲（卜辭中還多以人爲犧牲的記錄），在奴隸制時代是把人當成牛馬。現在是要求把人當成人了。把人當成人，便是所謂仁。這個仁字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新名詞，在卜辭及金文中沒有見過，就是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籍中也沒有見過。這個字的出現，是當時的一個革命的成果，我們是應該把它特別看重的。事實上當時的儒墨道三家的整套的倫理思想的出現都是革命的成果，我們不可以拿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眼光去看，要辯證的從歷史的發展上去看。不能說在現代這些思想有一部份是落後了，而公式的地斷定這些思想本質的地便是反動的。

更其次是政治思想發生了變革。保衛人民的德政思想成了普遍的潮流。在消極方面反對不利的戰爭，反對不義的刑戮，反對世卿制度，而在積極方面則主張『尚賢』，主張『有德者必在位』，主張『爲政以德』。而爲統一全中國起見，極力主張消弭各個氏族集團的個別傳統，特別是個別的氏族血統，而倡導出整個中國民族的大公祖以爲統一的基點，道家捧出黃帝，儒家捧出堯舜，墨家捧出夏禹，都是這個用意。這黃帝堯舜的出現，我們是不可輕略看過的。在以前，各個氏族集團各有它的小

公祖，例如我們在卜辭中所見到的殷代祖先只有上甲王亥高祖變（王國維謂即帝嚳）諸人，周代金文中數到的周人祖先只及文武，周詩中也只見到公劉、太王、后稷，唐堯虞舜是連痕跡都沒有的，不用說更古的黃帝了。故爾黃帝堯舜的出現在當時也實在是革命的出現，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企圖泯却各族的差別觀，而在政治上求得中國的大一統。

● 更其次是地上的思想反映到天上，地主的神制既遭反對，地上的王位既輕於民位，則天上的唯一神——地上王的影子——也就發生了動搖而模糊起來了。在氏族制時是萬物皆神，在奴隸制時是萬物一神，而到春秋戰國時代則成爲『民者神之主』，中國的唯一神觀念——上帝，是創生於殷代，卜辭中已有上帝的名稱出現，在周初雖曾略見動搖，但不久仍穩定如故。自夷厲以後，神使人倒其覆，變風變雅中常受詩人責怨，而到春秋末年以後，更幾乎完全消失了他的存在。周秦諸子中除墨家尙承認有人格神之外，道家便主張只有一個無形無影的『道』，是超越空間時間，無處不在，無誰不在，似虛而又非虛的一種實證。儒家則主張只是一個理，也就是變化的道理，宇宙中就只有變化，由一個陰陽剛柔之對立而生。這變化有時謂之『易』，有時亦謂之『道』，在便宜上亦謂之『天』，亦謂之『神』。事實上道儒兩家都是無神論者，這個變革也不能不說是天大的變革。

● 更其次是整個的知識下移，文字藝術一切都生了變革。我們知道古代的知識是爲貴族或奴隸主的專用品，除王室公室乃至王室公室中的少數史巫之外，一般的人民都是無知識的文盲，故爾古人說：『民者盲也』，或者說：『民者冥也』。知識爲貴族的專用品。一切的文字藝術文物禮節都是貴族的專用品，所謂『禮不下庶人』，便是文化化不到奴隸身上去。然而在春秋戰國時代，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儒道墨的大師當然多是世族出身，而他們的弟子則多是庶人。而且人數之多出人意外，孔子的及

「弟子便有三千人，單是他的弟子澹台滅明的弟子也有三百，戰國時「國的田賦」「營養千鍾徒百人」」（見「戰國策」「齊策」），都是很興旺的一些讀書幫口。所以孔子以一沒落的流亡貴族，而他的弟子們尊之爲「素王」。實在是巍巍乎有王者的氣象。

文字的變革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類自有文字似乎很快的便爲貴族所壟斷而成爲神祕的工具。因此一切古代的文字都和民衆有很大的距離，和民衆的言語有很大的距離。文字異常的緊縮，異常的奧妙，異常的定型化而類似於化石。這裏是有政治上的必要的，因爲愈要和人民脫離，才愈顯得神祕，愈顯得神秘，才愈使人民難於接近而易於壟斷。但是人民抬起頭來了，知識不能不下移，容載知識的工具便不能不要求其通俗化，故爾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文體便生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我們請把卜辭金文訓詁雅頌拿來和周秦諸子的文章詩歌比較一下，便可以立地知道這其間的懸隔。散文則有之乎者也的語助文體出現了，這是在前所沒有的。詩則有「國風」的民間歌謠的蒐集與「雅頌」也大有不同，一句話歸總，便是文字逐漸具體化、大衆化。在這時，的確是有一個文藝上的大革命。

以上便是春秋戰國時代，應着社會的變革，由奴隸制至封建制的變革，而生出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即思想革命。屈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將近末期的，我們請更進一步來檢討他的思想，他究竟不是反動，是不是「本質的地反動」。

屈原思想很明顯地是帶有儒家的風貌。這種見解並不始於我，古人早已就有見到的。例如淮南王劉安說「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其志足與日月爭光（語出劉安「離騷傳」，今佚，爲「史記」「屈原傳」所採錄，據班孟堅序知是劉語）。王逸更引伸之，謂「「離騷」之文依「五經」以立義」。（見王注「離騷」序）劉勰「文心雕龍」）

辨騷亦謂『取鎔經義，自鑄偉辭』。降室而清的戴東原，也說『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見戴著『屈原賦注』序。）這些舊式詞學者於引證上雖然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之處，但斷案是沒有錯的。最好我們從屈原作品中來檢查一下，看他有些什麼思想，究竟和儒家是不是接近。

第一我們感覺着屈原是注重民生的。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離騷』）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

像這樣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國的思想實在是分不開的，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國，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樣可以減少艱苦，怎樣可以免掉離散。特別『抽思』的那兩句，尤其表明了他的愛民的心切，他本是打算放下一切朝別處跑的，但他一念到老百姓的受難便只好自己鎮定下來，這是多愷切而又沉痛的一個自述呢！古時候的人每每屈原不得志於楚國爲什麼不肯跑到別國去發展自己的懷抱，有的又作這樣的解釋，以爲他是楚國的同姓不忍離開自己的祖國，這些都是膚淺之見。一向的人只看到屈原高唱忠君愛國的調子，差不多都忽略了他是位民本思想者，所以對於屈原的態度每每不能了解。像班固這種人竟非難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君上，強非其人，不知道兩哲保身，這更是十足地透露了班固自己的可憐性，所謂『螭螭撼大樹，多見不自量』了。

屈原在當時的確是可以走的，一國不容即便出走於他國，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很流行的一種風氣。就例如孔夫子吧，他本是宋人而流寓於魯國，在魯國不得志，他便周遊天下，走了不少的地方，他的弟子們也是分散到東南西北的。他的再再傳弟子如像孟軻，也由鄒而齊而梁而宋，走到老都還不見休息，荀卿也是由趙而齊而楚，而終老於蘭陵。孟荀以外的一些遊士說客，那更朝秦暮楚，昨趙今齊，甚至於走到那一國去便勸那一國的主人去侵略自己的祖國，真正正是澈底而又澈底，澈到了沒有底的地步。古人曾說『楚材晉用』，事實上最普遍的是晉材秦用，秦國與國的一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晉人，如像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等都是。這正表明當時的一般具有見識，人所懷抱的大一統思想的實踐。周秦諸子同是主張大一統的，但大別也可以分為兩派，主張德政的人例如儒家，則大抵反對秦國，而主張刑政的人例如法家雜家之流，則每每不擇手段，而傾向於維護秦國。春秋戰國時代，尤其是戰國末年，中國實在是已經到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地步，只等有一個國家來收這政治上的大一統的功績，當時的列國中最有資格的就是秦楚兩國，劉向有兩句話：『橫則秦帝，縱則楚王』（見『戰國策叙錄』），把當時的情形說的最為扼要。秦國最佔優勢，居高臨下，俯瞰中原，而它的刑政修明，人民善戰，故最有資格。楚國則地大物博，奄有長江流域淮水流域一大片膏腴的土地，而其南方更是無敵地帶足以供其盡量發展，只要刑政能够修明，也是很有資格。楚國還有一項資格是它的武器的資源不缺乏。金錫的產地江南吳越為其所有，而它又是鐵器之開始使用者，『荀子』的『議兵篇』有『楚人鐵鉅寬鎚，慘於鏑』，秦昭王也曾說過，楚用鐵劍故其卒強。（此語出處失記，俟查出後再注。）這，我們可以知道，是因為有大冶產鐵礦在它境內的緣故。在這兒我們更可以了解，屈原在可以走的風氣之下，而偏偏不肯走的另一個原因了。屈原也是主張大一統的人，而且所懷

抱的還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統。劉安對於『離騷』的批評有幾句很扼要的話：『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除掉『下道齊桓』多少有點問題之外，差不多全是儒家史觀的體系，其實就是齊桓管仲也是孔子所稱道的人，所謂『微管仲，吾其夷矣』，又『齊桓公正而不譎』。到了孟子才誇張了些，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屈原所抱的是德政思想。他是想以德政來讓楚國統一中國而反對秦國的力征經營。故爾他的眷愛楚國並不是純全因為是父母之邦，並不是因為自己也是楚國的公族而在那兒迷離『舊時代的魂』。我們要知道，他所稱道的『前王』或『前聖』，並不是楚國的先公先王，除掉『離騷』第一句的『帝高陽之苗裔』而外，他絲毫也沒有把楚國的過去的史實來低徊過，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我們且把他所稱道的『前王』和『前聖』索性開一個清單在下邊。

- 一、『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 二、『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 三、『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 四、『湯禹嚴而求合兮，擊咎繇而能調。』
- 五、『說操築于傳嚴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威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以上『離騷』）

- 六、『令正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

七、『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惜誦」）
 『駕青虬兮騷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璠之圃。』（「涉江」）

八、『堯舜之抗行兮，竊杳杳而薄天。

衆讒人之嫉妬兮，彼以不慈之僞名。』（「哀郢」）

九、『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

十、『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以上「懷沙」）

十一、『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思美人」）

十二、『鳳凰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離騷」）

十三、『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

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

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十四、『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頌」）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跡。』（「悲回風」）

十五、『夫何彭咸之造恩兮，暨志介而不忘。』

十六、『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以上「悲回風」）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抽思』）

以上一共揭舉了十六項，還有幾次一等的賢人我沒有舉出，『天問』篇裏面的，我也整個除外了，『遠遊』我認爲是司馬相如『大人賦』的仿稿，也是除外了的。我們看他所稱道的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不正和儒家的古史觀是整個一個系統嗎？稱讚伯夷伊尹，稱讚皋陶彭咸，不也和孔孟是一個脚步嗎？『彭咸』有的說是一個人，又有的說是兩個人（彭祖與巫咸），與孔子所說的『竊比於我老彭』是一樣，也有的說是一個人，又有的說是兩個人（老子與彭祖）。假使是一個人，則老彭應該就是彭咸，假使是兩個人，則彭祖是其通稱的。儒家的古史系統是根據大一統的思想所考出來的東西，堯舜的存在，我們在下辯和金文裏面並沒有發現，而且在殷周人的訓誥雅頌裏也是沒有的。儒家的一套堯舜觀和道家的一套也不盡相同，例如第八項的被堯舜『以不慈之僞名』的便是莊子，莊子說『堯不慈，舜不孝』，在這兒屈原還是把莊子當成了『讒人』在指責的。儒家把堯舜時代粉飾得很莊嚴，事實上對於氏族公產社會的烏托邦的景慕。『詩經』上的『帝典』（即『古文之堯典』與『舜典』）、『皋陶謨』、『禹貢』、『洪範』，這四篇東西，在我看來是子思一派的人假託的。在當時，它本質上是一種革命的、前進的思想，並不是迷戀『舊時代的魂』。屈原完全承繼了這一體系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現着他的革命的、前進的精神，他主張德政，主張選賢舉能，主張大一統，他根本沒有拘泥於楚國一個小圈子裏面的傳統，那是更不能說他是迷戀『舊時代的魂』的。

『有德者必在位』的主張，在他的詩裏面也有，例如：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而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離騷」）

這不是表現得明明白白的嗎？他之所以「繫心懷王」，其實是「願蓀美之可完」（「抽思」），想他成爲有德的人物，借楚國的地位來作德政式的中國的統一，待他實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他也只好罵他是「樂君」（「惜往日」）了。他決不是因爲「是一個三閭大夫，對於沒落的公族制，因而寄着衷心的同情感，……企圖改善當時公族專政的制度」。屈原的道德節目也和儒家所理想的別無二致。他是注意在「修己以安人」。例如：

一、「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二、「耿吾既得此中正。」

三、「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

四、「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五、「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禱好修以爲常。」（以上「離騷」）

六、「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涉江」）

七、「善不由外來，各不可以虛作。」

八、「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以上「抽思」）

九、「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

十、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十一、「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以上「懷沙」）

十二、「芳與澤甚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

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出影。」（「思美人」）

十三、「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

像這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此外還有無數的香草美人的譬喻，和對於驕傲虛偽之斥責，整個的骨子是以『論語』學庸裡面的思想在那兒撐持着的。

道德的內涵雖然儘可以時代而不同，而道德的節目有些是永遠不能變的。譬如仁義這兩個節目，牠們的內涵，就是說要怎樣才算得仁，怎樣才算得義，這是時代而變的，而應該仁，應該義，却永遠不能變。把人當成人就是仁，應做就要做就是義，這永遠不能變。屈原是深深把握着他的時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賢能，企圖以德政作中國之大一統，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澈底的身體力行的人，這就是他的義。像他這樣大仁大義的人物，我覺得實在是可以『參天地』，實在是他自己所說：『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的。他倒不僅是一位革命詩人，更說不上什麼『藝術至上主義者』了。

在這兒我們倒有個問題：便是屈原這樣澈底的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他這思想的源泉是從什麼地方

來？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南方的思想和北方的思想是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區別的。儒家特別代表了北方式的現實主義，道家則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現實的理想主義。道家中的主要人物莊子是宋人，老子的『道德經』成於環淵之手，是楚人，都是南方的人物。『孟子』上有一位『爲神農之言』的許行，也是楚國的人物，『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便責備他們說：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據這個故事看來，可以知道當時確有南北學派之分，而陳良是楚國一位儒家代表，並且是曾經教過幾十年的門徒的。照年代上說來，我覺得屈原說不定就是陳良的弟子或其私淑弟子。屈原出使過齊國，他和北方的儒者也應該有過直接的接觸，可惜在這一方面沒有資料可以考證。

●屈原的關於形而上的思想也深受着儒家的影響。他本質上對於神的存在是懷疑的，『天問』一篇差不多整個是對於『怪力亂神』的疑問。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然 留着天的信奉，例如前面已經舉出過的『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便是良好的例證。或許在他的觀念中的『皇天』或『后土』，也同儒家一樣，只是一種理念，而不是像殷周時代的乃至如釋家意識中的那種人格神吧。照道理講來應該是這樣，因爲一方面既那樣『懷疑』，另一方面似乎不應該再專有人格神的信奉。不過屈原在這兒却現出了他的矛盾。他的詩裏是有天堂地獄等的描寫的。我們根據司馬遷的記載，把『招魂』認爲是屈原的作品，『招魂』裏面上帝能够說話，而且還住在天上，天門有九頭怪物把守。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豺狼縱目，往來僦僦些。

懸人以俟，投之深淵些。

致命于帝，然後得寤些。」

這說的是天堂，看這所寫的當然並不是樂園而是十分險惡的地方。假使把天堂寫得十分險惡是屈原創見，那倒是在把天堂來開玩笑，和『天問』篇的慘疾思想頗相配合。『離騷』裏面也說的天堂，而且還把天堂的看門頭兒（帝閻）罵了一番，這倒是守真篤確的屈原的思想。他叫月神的望舒跟他做先鋒，叫風伯的飛廉跟他做後衛，叫鳳凰任傳宣使者作通報，乘着風雲，在空中或上或下，或分或合的便走到了天國的門前。他叫天國的門子跟他開門，然而那門子却倚着天門望着他，不跟他開（大約是要點進門禮吧？）他沒有辦法，天又昏暗起來了，自己在天門前躊躇了一下，他又想往崑崙山上去。回頭再把天門望了一下，不禁流下了淚來，傷心的是連天國中都沒有好人存在（『哀高丘之無女』）。這思想真是够奇特的，在二千多年前，無論那一國的著作家，我相信都不曾有過這樣奇特的思想。

「招魂」中又寫到地獄：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

敦服血拇，逐人駸駸些。

參自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這是中國所固有的描寫地獄的文獻。「尚書」「帝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雖然同叫幽都，但指定爲北方區域，和這不同。這些怕是中國古代所流傳下來的僅有的傳說吧。有人說：這是南方古代所接受的印度思想，但恐怕也不盡然。一切宗教性質的東西都是人世間的反映。自氏族社會解體以來，人間有王長者出現。王衣玉食，作福作威，反映到天上便成爲上帝與天堂。與王長者爲對的奴隸們或叛逆者，則受苦受難，該燒該殺，再澈底一點，就讓他埋進土裏也逃不掉監獄和禁子了。土伯和幽都便是遺禁子和監獄的影子了。中國古代既有監獄，怎能說不會有地獄呢？不過中國的這種觀念還沒有十分發展，便被後來輸入的印度思想所代替了罷了。

屈原思想對於奴隸制時的神權吏紳本來是懷疑的，但也却不惜費力量來描寫天堂地獄，而仍然承認着上帝與土伯的存在。他反對『怪力亂神』，但也謳歌『怪力亂神』，像他的『九歌』裏面所謳歌的一些神鬼，差不多都是一些怪力亂神的標本。這是不能不說有點矛盾的。這矛盾該得怎樣解釋呢？我看這解釋也很簡單，便是屈原並不是一位純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他在思想上儘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現實主義的儒者，而在藝術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義的詩人。這兩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實說是相合無間，並顯不出怎樣的矛盾的，換句話說，便是他的人格和作品把這兩種傾向巧妙地調和了。作爲一個藝術家，和純粹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他須得反映多方面的生活，他須得把思想賦以血肉，穿上衣裳，而使之形象化。特別是在習慣上有許多不合理的東西，我們不知不覺地也還非得把它們沿用不可。譬如我們現代的人，誰都知道地球繞着太陽在轉，然而我們每一個

人在晴天的清晨，總要說：『太陽出來了』，在晚上總要說：『太陽下山了』。誰都知道月亮並沒有盈虧，然而總還是說月圓月缺。心識只是管血液循環的，我們要表示感情的時候，還是在說：『你不知道我的心』，或者說：『很想把心子剖給你看』，這是不合理，是矛盾，然而誰也不覺其不合理，誰也不覺其矛盾。故爾歌德儘管是汎神論者，而他的『浮士德』依然在描寫天堂上帝惡魔；愛因斯坦儘管是相對論的倡導者，而他依然信仰耶穌教。屈原思想和他藝術表現上的矛盾，便只是這樣。合理的思想照例是前進的東西，生活習慣總要落後一點，藝術是生活習慣的反映或批判，它在純粹性上便要受些限制。但是生活習慣到了若干時後也是要跟着前進的，到了那時候還要固執着那種生活習慣，那就成爲思想落後了。屈原所表現的天堂地獄和神鬼等，在北方的詩歌中却幾乎沒有，在這兒也可以得到說明，便是北方的生活習慣在當時已經和南方的大有距離。

中國文化的濫觴，事實上是起於殷代。殷朝的人集居在黃河流域的中部，最早把這一帶地域開化了出來。周人代殷而起，殷人大部份被奴隸化了之後，但還有一部份和他的同盟被壓迫向東南移動。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便是宋徐楚諸國。這些人『筭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算又把這東南夷的舊居開拓出來了，把殷人所創生的文化移植到了南方。所以在周代數百年間，儘管南北敵對，各自發展，而在文化上依然是同母的兄弟。因爲無論南北，都是殷人把它開化出來的。但是殷人的氣質和周人的頗有不同。殷人是比較愛好藝術的氏族，殷墟所發掘出的古物，無論是銅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所刻的文字，都富有藝術的風味。又因時代關係，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帶着超現實的氣韻。周人則是比較現實的氏族。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的。他們承繼了殷人的文化，但加上了自己的現實主義的特徵，在幾百年的陶冶中，於是在黃河流域又形成了一種

較質實的生活習慣。南方的開化既較遲，而又是殷人的直系的文化傳統，故爾南方的生活習慣較爲原始，然亦較富於藝術味，這便是南方的思想與詩和北方的思想與詩，在風格和內容上，何以頗爲懸異的原故了。我曾作過這樣的比譬，殷人頗像雅典人，周人則頗像斯巴達人。我覺得這個比譬是相當恰當的。中國文化既導源於殷，在周代雖有南北之分，而自秦國兼併六國以後，天下一統，秦人是更質實的氏族，於是北方的現實主義的文化便統一了全中國，殷楚人的那種生活情態便漸漸融化了。

● 屈原的詩是把民間形式擴大了，而且盡量的採用方言，在春秋戰國的文學革命中遂成了詩歌方面的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在別的集會上已經敘述過好幾次，我在這裏不想再贅述了。不過他這詩歌形式的革命却和他的思想的前進性是合拍的。他是注重民生的人，乘着奴隸變化的潮流，知識下移的氣運，對於已經疆定了的詩歌，借民間的活生生的生活與言語的滲入，使它復活而蓬勃了起來，這是他的一個偉大的成功，是永遠也不能磨滅的。但可惜他的作品留存於世的只有詩而無文，這却不免是一件憾事。他是替楚懷王擬造憲令的人，「惜往日一裏面也說：『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他應該是有許多散文寫出的，而這些散文却没有方法再見了。

總之屈原的思想是前進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儒家思想，在當時，由奴隸變爲封建制的當時，是前進的，我們不好由現代的觀點來指斥爲反動，更不好因而說屈原也是思想反動。他和王國維不同，王國維是在封建制已開始蛻變的時候而仍然固執着封建思想。同樣也和托爾斯泰與巴爾札克不能並比，屈原固仍不免有些矛盾，但他的矛盾只是在爲藝術家的構思和遣辭上，有意無意地不能將舊有的生活習慣完全擺脫，便是思想是前進的，而方法則不免仍有多少限制。這樣小小的矛盾並不是使他終於懷石自沉的原因。他的自殺的原因倒是由於他的理想和楚國當時的現實相隔太遠，不能不使

他失望，因而他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劇了。請再把白起批評楚國的話摘錄一遍吧。

『是時楚王恃其國大，大恤其政，而羣臣和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諫，百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這和屈原作品中所斥責的楚國當時的情形，儼如桴鼓之相應。處在這樣的國度裡面，而又身受迫害，日爲偏強到底，感受性比任何人都要銳敏的人，你叫他會怎樣？白起在楚懷王廿一年拔郢郢。澆夷陵的兵勢，確實把楚國幾乎逼到了亡國的地步，早就看到了這一步，而終於看到了這一步的詩人屈原，你叫他會怎樣？更何況屈原他是有至高的理想的，他是想以德政來實現中國的大一統，然而好端端的一個楚國却被父子兩代的『繁君』和羣小們弄得一場糊塗，看看那以力征經營的秦國便要以刑政來統一天下，這不是比一個楚國亡了，還更加令人失望的事嗎？臨到了這樣的一個最大失望，理想家的屈原，你叫他會怎樣？我看除死而外，在他實在是沒有第二條路的。更何況他的死，就和王國維是因爲肺病和經濟逼迫一樣，也還可以有別的生理上的原因，該我們考慮到。我就感覺着屈原的身體，並不十分健康的，過着三十多年的悲劇生活的人，論道理也不會健康得起來。他悲傷鬱鬱，長久不能去懷，精神和身體都不能不受損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請看他說：

一、『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

終長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風』）。

二、『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三、『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以上『抽思』）。

睡了似乎夢也很多，又很怪：

一、『惟郢路之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二、『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惜誦』）

還有身體上也確實有痛苦。

『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惜誦』）

這大約是神經痛，不然便是肋膜炎。至於他有心悸亢進的徵候，在他的詩裡是屢見不一見的。再說『離騷』那種詩形，『九章』的大部份也是同樣，是有點『印版語』（STEREOTYPED EXPRESSION）的傾向的，這也是精神多少有些異狀時的常見的徵候。我這樣說好像有些侮辱我們的詩人，但這責任是應該由楚國當時的一批羣小來負。而且天才和狂氣，照現代的精神分析家說來，實在是比隣。屈原先生多少有些精神上的偏向，怕也正是使他成功爲了一個偉大的天才的因素吧。

（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關於屈原的文章我已經寫得不少了，但朋友依然要叫我寫：因為又到了吃粽子的端午節——新式一點說：是做紀念文章的詩人節。

爲紀念屈原而寫文章差不多也要和紀念屈原而吃粽子一樣了。年年所寫的，人人所寫的，無論內容和形式，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不同。但年年做同樣的粽子，年年吃同樣的粽子，而人人都覺得興高彩烈。因而可以推得：年年寫同樣的文章，年年看同樣文章，人人也會同樣的興高彩烈的吧。

想到了這一層，又提起了我寫這篇紀念文章的勇氣，雖然目前在寫着別的東西，實在沒有多的工夫。不過反正是吃文字，我本無什麼新的發明，新的研究，想讀者也未必盡都期待着我會 有什麼新的發明，新的研究。

率性抄出一篇舊文章吧。

『屈原自沉處的汨羅，我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時候是路過過的。那時候做過一首舊詩來弔他，大約因爲舊詩容易記的原故，是還留在我的記憶裡的。』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耀江渚，朝氣漲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月，懷石理則那？」

我當時還不會知道屈原何以一定要死的理由，我覺得僅僅是被放逐，僅僅是在政治上的失意，一位有爲男子應該是還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不至於一納頭便去憔悴死。但我現在經過了一番研究，知道他的死是在楚襄王二十一年，那時秦將白起把楚國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湖江南，楚國的君臣逃到了陳城去，幾幾乎演出了國破家亡的慘狀。屈原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才迫不得已而自死了的。所以屈原的自殺是殉國，並不是殉情。

感情是富有傳染性的東西，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的，便是這個現象的舊式的說法。自從屈原死後，凡是神經過敏的詩人稍一不得志要自比屈原，其實屈原是不好比的。尤其是以國家民族爲口頭禪的人更不好以屈原自比，因爲要想成就一個屈原，那兒須得有一幕亡國滅種的慘劇。在這兒有最後一句話讓我寫出的是：

我國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一九三五年滬雜三週年紀念週）

這如末尾的紀年所表明，已經是八年前的東西了。那時我寫過一部關於研究屈原的小冊子，這是小冊子的序。文章雖然舊，但我卻沒有比這更新的意思。而且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似乎也並不如吃粽子的那樣普遍，因此也就更增加了我抄錄出來應景的勇氣。

近來因爲關於屈原的東西寫得大概過多了一點，似乎引起了一部份人的反感。有的說：屈原這樣的人我們現在是不需要的。但這也就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意思了，並不新。

又有的甚至於以爲我在自比屈原，這也就是我上面所說「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似乎也並不如吃粽子的

那樣普遍」的一個證據。

對於一個人的批評總須得客觀一點才好，研究屈原固然應當這樣，批評目前的人也應當這樣。要一個人的著作和行爲通盤看一下，再下結論，不要老是那樣全靠主觀，甚至全靠戴着着色眼鏡。

前幾天接到一位新朋友一封信，那開頭寫着：

『我讀「屈原」劇本，意以爲你是以此自托，因此，把你想像爲屈原一樣的憂患深的人物，及到見面纔知道你是這樣的瀟灑，完全全的脫出了我在自己的意識內給你劃定的範圍，也許因爲我還沒有往深裡看，但已經足夠讓我感覺，以我的沉鬱的性格恐怕很難和你締結融洽無間的友誼。』

就抄至此爲止吧，這已又足證明主觀想像是怎樣的靠不往了。這位新朋友，恐怕多少是有點感覺着失望，因爲我並不像屈原。但我是否如他所說的那樣『瀟灑』不得而知，不過不像屈原！恐怕是千真萬確的。我不是早就罵過自比屈原的人，比現在罵我自比屈原的人還早得多嗎？

而且我是決不相信中國會亡，中國的民族會滅的，因而我也就可以自行預言：我斷不會和屈原那樣跳水自殺。

請不要爲我操心，我還須得再說一遍：

『我國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

詩 訊

頃得壽昌自桂林來信，示及亞子先生端午新詩及壽昌的和什，僅將原信摘錄如下：

「昨端午日，此間在灑江亦有聚會，惜弟未及參加。亞子先生僧沫沙見訪，因共逸餐。旋在七星巖前飲茶，風雨忽至，避大楓下。亞子成詩三章云：

「懷沙孤憤鬱難平，千載誰留屈子名。

「猛憶嘉陵江上客，一篇重寫幽情。」

「劍態蕭心吾已倦，吹雨打汝能狂。

「飄零湖海三畸士，臥對雲烟憶故鄉。」

「楚吳前輩典型在，風洞由高接水湄。」

百卷南明書未就，忍教流涕語興衰。」

首絕指吾兄近作「屈原」。次絕亞子自言體方漸衰，禁不起風吹雨打。三畸者亞子、我、沫沙也。末絕亞子曾有寫南明史事百卷之意，草稿大半遺於此次香港之變。

弟和詩云：

「九死猶能寫不平，吳江原豈以才名？」

天涯何事嗟衰老？珍重楓林聽雨情。」

「龍舟如箭波如沸，中正橋頭萬姓狂。」

「莫道人情如紙薄，詩人處處有家鄉。」

「萬里投荒絕險夷，攜雛直到灤江湄。」

「脚根不軟詩囊富，畢竟先生力未衰。」

亞子求真慕義之情，老而彌篤，真詩壇之瑞。前三詩望兄和之，並爲發表。……」

亞子先生的詩，我素來是喜歡的。因此壽昌的這封信使我加倍的愉快。自從香港淪陷以後，我們久不知道亞子先生的行蹤。曉得他是回到祖國的懷抱裡來了，但不知道他究竟是住在什麼地方。這次算好了，知道他確確實實是到了桂林，不僅安全無恙，而且雅有興趣，這真是值得慶賀的事。原詩不免有寂寞之意，但這似乎正是表現着純真的詩人的心。詩做到好處，總不免要浮着一種輕淡的哀愁。任何藝術做到了好處，似乎都要達到這種境地。因此像我這樣相當粗獷的人，要做詩實在是難得做到好處的。不過我依然是照壽昌所吩咐的和出了，我的和詩是：

以不平平平不平，哲人依古總無名。

譽非舉世浮雲耳，勸阻無加自在情。

天真真謔原爲一，敢道中行卽是狂。

今日人間成地獄，還從地獄建天鄉。

欲讀南明書已久，美人遠在海之湄。

薪樵豈有傷麟意？大道和天未可衰。

屈原

郭沫若 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三〇〇